

書叢學文生學

體語

特亞里依

登錄全圖至第
號3790第

著原馬荷

意譯歌高

行印局書華中

1605

引子

本書是希臘上古詩人荷馬 (Homer) 第一首史詩又一名奧德賽

75-2

(Odyssey)。這兩首詩歌，自古至今，一直傳遍全世界，譯成各國語言歌曲，都能够同樣的受人歡賞稱頌，可見這兩首詩歌所佔的地位和價值了。荷馬的身世，却沒有精確的記載，我們祇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是一個遊行的謳歌者。本書是根據 A. T. Church, M. A. 散文本譯述的。現在將原序的大意來做引子。

三千年以前，世界還是很幼稚，歐西大陸不過茫茫一片草莽，爲蠻族游

牧之地，祇有地中海對面，亞細亞近鄰，組成幾個國家，有城雉，有文字，有法律，已漸漸走進文明區域。各個國家中，祇有希臘可算開化最早的民族了。他們知道征戰，精通各種學問，政治藝術，執世界文化之牛耳，是現代文明的創造者。當草昧初開之時，他們有審美義勇責任公平種種高尚的思想。便是未有文字之先，他們的謳歌者，已經有口傳詩歌，贊頌英雄功蹟；這些歌曲，子孫相傳，世代不絕，後來集成兩首又長又動人的史詩，成爲世界上不朽的傑作。

依里亞特 (Iliad) 是敘述圍攻脫勞城的故事，在小亞細亞海岸西邊。脫勞王子 巴里斯 誘惑希臘第一美婦人斯巴達 王后海倫，跟他奔逃；由是希臘各邦王子，集成海陸大軍，橫駛愛琴 (Aegean) 海，爭奪海倫。他們一直血戰十年。據古老傳說，衆神也加入戰爭，有的袒護希臘軍，有的袒護脫勞軍。結果，全藉多才多藝，又勇又強，聰明而擅智略的戰士優里賽斯 之力，才一舉攻下了脫勞城。

奧德賽是敘述優里賽斯歸途中遇險，神們判定他的命運，漂泊十年。他經歷許多驚心動魄的危難，漂流無數怪誕奇離的土地——如長人國，吃人國，妖人巨怪，不可思議的地方，說不盡風波險阻。他祇是奮勇進前，結果祇剩了單獨一身，回歸希臘西岸，多巖石的小島依薩加故鄉。而他的宮室，他的財產，他的家族，都給鄰國貪婪的王子霸佔了。他以智計克服了他們，和他的貞潔妻子潘娜洛浦相見。他的一切厄運也就此告終了。

當你們看此書時，要忘記你們現在的文教，幻做上古希臘人的境地。他們的眼光祇看見世界小小的部分——地中海東岸——但是在他們已經是浩大神怪不可思議的境界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世界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世界。

亞靈匹斯山的北面，為神祇所居，最有權力的，是衆神之王名修士，管理天地雷電；希拉是神后；愛波羅是弓箭之神；阿西娜是技巧美術之神；柏賽頓

是海神；亞弗路岱脫是愛神；希非史脫史是冶鑄的神；阿立斯是戰神；漢米斯是敏捷的使者。其餘的看到後來，自會知道。衆神都是受人崇拜，禱告，貢獻犧牲；如同各國傳說神話一般，神會隨意幻化男女人形；神們也有喜怒愛憎。總而言之，憑神喜怒判定凡人的命運。譬如你們看這本簡單古舊天地星辰的幻想，給迷戀了，應不止愛這古事的本身，並且你們更明白爲甚麼這故事，繼續承承，無男女老幼，流傳口頰，使世界歌頌不絕。因追述英雄事蹟，冒險戰爭，高尚行動，這些都是人類原有的求智求美求仁的觀念。

原序大略是這樣，我就介紹給讀者們吧。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高歌

體語
依里亞特

目錄

| | | |
|----|-----------|-------|
| 一 | 脫勞戰爭的原因 | 一—三 |
| 二 | 爭鬪 | 三—一 |
| 三 | 西底斯爲她兒子求神 | 一—一六 |
| 四 | 巴里斯和麥尼勞決鬪 | 一六—二四 |
| 五 | 脫勞人背棄盟誓 | 二四—二七 |
| 六 | 狄奧米特的功業 | 二七—三三 |
| 七 | 英雄的事業 | 三三—三八 |
| 八 | 革羅克斯和狄奧米特 | 三八—四三 |
| 九 | 赫克托和安狄路曼其 | 四三—五一 |
| 一〇 | 赫克托和阿琪克斯 | 五一—五九 |
| 一一 | 曠野之戰 | 五九—七二 |

依里亞特

| | | |
|----|----------------|---------|
| 一二 | 阿加米倫王的懺悔 | 七二—七七 |
| 一三 | 三大將謁見阿且里斯 | 七七—八六 |
| 一四 | 菲尼克斯的歷史 | 八六—九四 |
| 一五 | 狄奧米特和優里賽斯暗襲脫勞軍 | 九四—一〇三 |
| 一六 | 希臘諸大將之受傷 | 一〇三—一一一 |
| 一七 | 圍牆之戰 | 一一一—一二八 |
| 一八 | 兵艦之戰 | 一二八—一三六 |
| 一九 | 柏特洛克勞斯的功業和死亡 | 一三六—一三五 |
| 二〇 | 阿且里斯的悲憤 | 一三五—一四三 |
| 二一 | 製造軍器 | 一四三—一四八 |
| 二二 | 憤怒的結果 | 一四八—一五二 |
| 二三 | 河濱之戰 | 一五二—一五八 |
| 二四 | 赫克托被殺 | 一五八—一六九 |
| 二五 | 求贖赫克托 | 一六九—一七六 |

體語
依里亞特

一 脫勞(Troy)戰爭的原因

希臘(Greek)最古時候，斯巴達(Sparta)王有一個第圖屬藏比的女兒，



(南)

名叫海倫(Helen)。當時希臘各邦王子，莫不願望得她做妻子，因此斯巴達王會集各邦王子，當他們酒酣席散的時候，王便對大眾說：「我的女兒自然要匹配一個丈夫，但是請你們立了盟誓，要和她的丈夫同患難共生死；假如不幸海倫遭逢災難，被人劫奪，你們要協力同心，爭回海倫，歸還她的丈夫。」那時各邦王子都表示同情了，於是這美麗的海倫和一位王子麥尼勞(Menelaus)成婚。邁王子是希臘麥西尼(Mycenae)國王阿加米倫(Agamemnon)的兄弟，是希臘各邦第一有權力的君王。結婚不久，海倫的父親就逝世了，她的丈夫嗣續了斯巴達王位。夫婦兩人享了好些甜蜜寧靜的時光，一道

MG
L545.22

6

依里亞特

二



3 1774 9664 7

到了脫勞國王披里安 (Priam) 的第二個兒子，一年青貌美的巴里斯 (Paris) 一來到斯巴達，誘惑了美麗的海倫，將她劫走，還竊了無數金銀珍寶。

麥尼勞和他的兄弟阿加米倫，立即佈告希臘各王國，宣言如下：「你們現在當踐守盟誓，大眾同心同力，奪回美麗的海倫。」於是各邦君王率領了船隻兵隊，會集于阿立斯 (Aulis) 地方，就是當日不曾參預這個盟誓的，也領兵率隊而來。就中最有名的首領是梯狄阿斯 (Tydus) 的兒子狄奧米特 (Diomed)，大阿琪克斯 (Ajax the Greater)，小阿琪克斯 (Ajax the Less)，還有善於射箭的梯梭 (Teucer)，是阿琪克斯的弟弟。

其中最老的是尼斯托 (Nestor)。

最有智略的是優里賽斯 (Ulysses)。

全希臘最英武的是阿且里斯 (Achilles)，還有他的好朋友柏特洛克勞斯 (Patroclus)。

希臘軍圍攻脫勞城九年之久，還不能毀傷脫勞城牆一塊磚土。他們身服兵役，久離鄉土，這時已到了衣敝食竭的時候，因此留一部軍隊圍城，又率一部軍隊向別的城市大肆劫擄去了。

現在將他們爭鬪的情形寫在下面。

二 爭鬪

希臘兵士攻略一個城市，名客里西（Chryse），衆首領分配了擄得的婦女財物。阿加米倫得到一個女子，名叫客里西依斯（Chryseis），是全城所崇拜的愛波羅（Apollo）神廟祭師的親生女兒，於是祭師獻出無數金銀珍寶，要求贖回他的女兒。

祭師首先至阿加米倫和他弟弟面前懇求，又向每一個首領那裏哀告，請他們收受他的金錢，放還他的女兒。祭師道：「那末，願神祇保佑你們，早早攻破脫勞城，平平安安各歸鄉土。」

每一個首領聽了他的話，都很感動，但是阿加米倫喊道：「老年人，走你的路罷，你不用在這裏耽擱時候，你也不必再來，你雖然是祭司，而且因此反受苦惱；至于你的女兒，待我攻破了脫勞城之後，就帶她回去。」

由是老人心中充滿了恐怖和悲戚，垂頭喪氣的走了出去，向愛波羅神禱告，祈求神的憐憫。愛波羅聽見了祭司禱告的聲音，他是十分憤怒，萬不料他的祭司竟會遭逢如此憂患，他便從亞靈匹斯（Olympus）山巔宮殿裏下降。他下降時候，如一片暮色經過天空，他行動時候，囊中的箭，戰抖着發出可怕的聲調。他開始射着他的箭，每一枝箭都附着死神，先射狗，再射騾，最後就射着人了。如是一連九日，人畜死亡無算，到了第十日，希臘軍中阿且里斯便邀集了各大將會議。

當他們齊集時候，阿且里斯立在大衆之中發言道：「我們現在領了活的兄弟們回鄉罷，總比在這兒束手待斃強多了。我們兄弟喪命戰場中，已經

不少了，現在死于時疫的又不知其數。我們請教先知罷，愛波羅神對我們何以如此震怒。」

先知卡耳客斯 (Cathas) 聽了，便立起來說道：「你們如果要知道愛波羅爲甚麼惱怒，我願意對你們說明，但是你們要保全我的生命，因爲阿加米倫王聽了我的話，一定會發怒的。」

「說出來罷。」阿且里斯喊道，「我活着時候，決沒有人敢來傷你毫釐，沒有人敢傷害你，就是阿加米倫也不會加罪于你的。」

卡耳客斯便說道：「愛波羅所以憤怒，是因爲祭師求贖他的女兒，阿加米倫王拒絕不聽。現在立刻送還他的女兒，不但不可以收受他一些金銀，還要再選一百隻畜生，獻做犧牲。」

阿加米倫聽了這話，怒氣沖沖的站起來喊道：「你每每預言都是不祥。你簡直是一個不祥的先知。這一個女子我願意送她回去，以免百姓受災。」

受難；不過我不能夠從我手上白白丟掉我應得的戰勝品。」

「你未免太貪心了，阿加米倫王。」阿且里斯說道，「你當然不能再拿別一個人份內所有的了。等着罷，我們戰勝了脫勞時，我們補償你今天三倍的損失。」

阿加米倫道：「你不用哄我，我份內應得的，眼前就要。如若希臘人歸還我所應得的，那就好說話了；假使不然，我就不客氣，從你們隨便那一個取償就要你的，阿且里斯或是阿琪克斯的，或是優里賽斯的。但是大家打算怎樣送還這個女子？」

阿且里斯突然大怒道：「從古以來，沒有一個君王像你這樣貪心不知羞恥的。脫勞人並沒傷我毫釐，我和他們何以在戰場上相見？完全爲了你和你的兄弟。你却很安寧的坐在營帳之中，當分配俘擄財寶時候，你所得的又是第一豐富，並且又靚靚了我微薄的東西。我不願站在這裏，受你的侮辱，受

你的侵奪我回我的老家去了。』去！阿加米倫道：『帶着你的軍隊一起走罷。我還有無數將帥和你一樣勇敢有才幹；他們對我都有禮貌，你却不能。但是你要記着這句話：你所得的女子白里西伊斯（Briseis），我幾時要她，就幾時將她帶來。你要知道我是全軍的君王。』

阿且里斯聽完這些話，差不多氣的瘋狂了，他自己對自己道：『我要殺掉坐在上面的這個僮夫。』他把腰間的佩刀拉出了一半，但是恰好女神阿西娜（Athena）站在他的背後，拉住他那又長又黃的頭髮。他回頭一看，看見了這位女神——然而在場的人，却沒一個能夠看見。——他道：『你來看這個僮夫的下場嗎？』不是的。她答道：『我來平你的惱怒。希拉（Hera）皇后和我很喜歡你們兩個。有話儘管說，不用拔刀相向。阿加米倫王總有一日，對你收回三四倍今天的侮辱。』

阿且里斯答道：『我聽從你的命令；因為聽命于神，神也會聽于人的。』

於是將刀插入鞘中，女神便回亞靈匹斯去了。他又轉向阿加米倫王道：「你這狗樣的眼，鹿樣的心，聽我說罷。你看我手中的杖，從前不過是一枝樹幹，現在擺在君王手裏，從此之後，永遠不會發生綠葉，就同你們自此失去阿且里斯一樣。你以後當你的百姓死于脫勞軍刀下之時，才知道懊悔今天得罪了你全軍中最勇敢的一個。」他說罷，將杖摔在地上，跌成數段，然後坐了下去。

尼斯托老人站起，想替他們調解：「聽我說幾句話呀。」他道：「各位勇敢無比的大將軍，你們本來都肯容納我的話。你，阿加米倫王，你不必爭奪希臘人分給勇敢阿且里斯的贈禮；你呢，阿且里斯，你應該以相當的禮貌敬王，他是希臘衆王之王。」尼斯托的話終歸無效，因為阿加米倫回答是：「和平固然是好，不過這個人太霸道了。諸神使他成爲大戰士，又放任他不守法律，和命令叫他自己要明白，這兒還有人在 he 之上！」

阿且里斯大呼道：「你比我強！我假如承認我是懦夫，是奴隸，希臘人給

我的贈品，他們若是要，就儘管拿去好了。但是你要記住：假使你的一個指頭觸着我的東西，那就要你的命。」

當下大衆便鬨然四散了。沒有多久，阿加米倫王便命令侍衛道：「你們到阿且里斯營中將白里西伊斯帶來。如果他敢不放她走，告訴他說，我就親身來領，于他更沒有益處。」

侍衛們奉了這個命令，心裏很不自在，當時祇好望阿且里斯營中去，遠遠就瞧見阿且里斯坐在兵艦和營帳之間。他們將走到他的跟前，心內十分忐忑，兩腳也趑趄不前。阿且里斯看見侍衛，雖是滿懷惱怒，然而態度却很和藹，招呼他們道：「侍衛們，走近前來罷。你們是奉了命令來的，並不是你們的錯處。」

他回頭對柏特洛克勞斯道：「你把白里西伊斯帶來，交給侍衛，讓他們做這一次搶奪的見證人罷。他們可以記住，往後他如若來求我援助，我是掉

頭不顧了。』

柏特洛克勞斯就將白里西伊斯交給侍衛，她跟着侍衛去了。她臨去時依依不捨，時時回過頭來。她走去之後，阿且里斯悵然獨坐在沙灘之上，望着茫茫大海，放聲而號，伸出雙手向他的母親西底斯（Thetis）——海神的女兒。他的母親在海中的宮殿裏，傍她的父親而坐，忽然聽見她兒子的哭聲，如雲霧般昇上海面。她走到兒子的身旁，用手撫着他，又呼他的名字。

「你爲甚麼這樣傷心，我的兒？」她說。

他便將經過的事說了一遍。末後又說道：「請你現在到亞靈匹斯宮殿，祈求修士（Priest），從前你曾救助他一次，當諸神要將他練縛時候，你請了一個百手的巨人做衛護，所以沒有一個神祇敢迫近他。你對他先要提明這一椿事，然後請求他援助脫勞軍，使希臘軍受了顛沛流離之苦，那末阿加米倫才能醒悟他得罪了我，是如何愚蠢。」

他的母親道：『一定這樣。我的兒，你的命運很乖蹇，你的生命也短促，應當及時快意享樂；但是我很憐憫你，生命既然短促，又受這般苦惱。我一定求修士去，不過還要遲延，因為他和諸神有十二天的讎會，一待他回到宮裏，我就立刻向他祈求；你暫時靜靜兒安坐着等待，不必再上戰場努力。』

同時，優里賽斯送祭師的女兒歸去，祭師見了他的女兒，恍如夢裏重逢，真有說不出的歡喜。他便向他的神禱告，祈求神消滅神所降于希臘人的厲疫。但是阿且里斯獨坐在營帳之中，鬱鬱不樂，因為他生平祇喜歡戰場上生活，聽慣了兵馬雜遝之聲。

三 西底斯爲她兒子求神

十二天已經過去了，西底斯又從海底上昇，一逕來到亞靈匹斯山上。她遠遠望見修士據坐最高峰之上，她連忙近前屈下雙膝，左手按在他的膝上，右手拉着他的鬍鬚，口內喃喃禱告道：——

「啊，修士，我的父呀，如果我會替你出過力，你得允許我今天的請求，就是請給我的兒子阿且里斯一點光榮。阿加米倫當稠人廣衆侮辱他一場，又將希臘人贈給他的犒勞，侵佔去了。因此祈求你使脫勞軍暫時得了勝利，那末，希臘人才能覺悟我的兒子一退出戰場，就要敗績；我的兒子便可以恢復他的榮耀了。」

修士聽了這些話，怔怔的不聲不響，經過了好些時光。因爲他明白照這樣做去，一定會發生大困難。西底斯依然左手按着他的膝，右手緊緊拉着他的鬚子，又祈求道：「准許了我罷，祇求你點着你的頭，表明你是允諾我了；假使你一定不肯容納我的話時，也立刻使我明白，讓我知道你是如何輕藐我啊。」

修士這時才發言道：「你所請求的，實在使我進退兩難。照這樣，我和我的妻希拉將激起可怕的風波，她一定會向我嘮嘮叨叨說出怨言怨語。她已

經抱怨我偏向脫勞軍了。你走，你趕快走罷，她還不知道你來過這裏，儘我的力量，讓我來想法子。你看呀，我點着我的頭，算是答應你了，我既然點着我的頭，無論如何，總不至反悔，也不至沒成功。」

他說罷，將頭點了一下，霎時間亞靈匹斯全山都震動了。

西底斯退回海裏去了，修士也回歸宮殿。當他走近宮門，衆神都從他們座上立起迎接，直待他登上寶座，他們才按次歸位。希拉知道西底斯今天會和他會過面，心裏十分憤怒，一見他便口出怨言道：「誰和你在一塊兒談話？啊，多謀多智的修士！我不在跟前，你就乘隙躲避，任心任意行事，你還要瞞着我呢。」

修士答道：「啊！希拉，你不用儘着干預我的意見；你雖然是我的妻子，這是很不對。凡事能够正當當給你知道的，我都是先對你說了，才和其他神祇說明；但是有好些事，我守我的秘密，你不必儘着查探。」

希拉聽了，更是憤恨。『你說什麼？』她高聲說道，『我不是偵探你的秘密。你要如何便如何好了。不過這一宗事，我知道明明白白，白銀之腳的西底斯曾和你會過面，我是萬分惶恐，她趁着機會來挾制你了。天色將明未明時候，我看見她跪在你的跟前，是的，你又點着你的頭了。我的確知道你已答應她了，許給阿且里斯榮譽呀，希臘軍因此不知又要斷送了多少生命喇。』

修士答道：『真的，沒有一宗事不給你察覺，你好像女巫似的。但是任憑你說，這是我的主張。你靜靜兒坐着服從了我，假如我觸着你一下，亞靈匹斯的神祇，沒一個敢來救援。』

希拉很畏怯的坐在位上，不敢聲響。她的兒子是製造軍器，金、銀、銅、鐵的神匠，看見這情形，便對他母親說道：『這是很不幸的事，假使爲着凡人，同衆神之父口角，你和他言歸于好罷，不要再觸怒他了。如果我親眼見你挨打，這便我多麼傷心，我的確不能夠救助你。從前我會嘗試爲你們調和，他抓了我

的脚，從天門丟了下去，我自早至晚儘是墜，一直墜到黃昏時候，才墜落到一個名叫蘭姆那斯（Lemnos）的海島上面。」

他說完之後，就想設法使諸神將這一宗不樂意的事，渾忘過去。恰好有一位美貌的童子，向諸神巡行遞酒，他便代替這童子行酒。他本是跋了脚的，當時捧着酒器，一拐一拐的環繞四周，並且是氣喘噓噓，那態度很是滑稽。諸神見了都哈哈大笑，開懷暢飲，愛波羅和女神一同歌唱，就沒有了一個再想及先前紛爭這一件事了。

當諸神酣睡之後，修士依然清醒，也打算着西底斯為她的兒子所求的事如何進行。他想唯一的法子，是先去誘惑阿加米倫，使他相信自己可以攻下脫勞城，不必藉阿且里斯的武力。于是他便召夢神近前說道：「去，睡夢到阿加米倫營中去，告訴他倘若親領兵隊攻打脫勞城，一定立刻就得勝利。」
夢神奉命去了，便幻成尼斯托模樣，是阿加米倫生平最信服的一個，立

在他的床前說道：『你不是浪費了時光在夢裏嗎？你趕快厲兵秣馬，帶領兵隊上戰場去呀，你一鼓就可以攻破脫勞城。』

當時王就以假夢當作真情了。

四 巴里斯和麥尼勞決鬪

阿加米倫得着幻夢的第二天，傳令全營軍隊，披甲厲兵，向前敵拚命。全營將帥聞命之下，莫不鼓舞歡呼，以爲遙久的戰爭將告結束了。但是阿且里斯和他的隊伍，置若罔聞。脫勞城中的兵將，也是匆匆忙忙的預備迎敵。

兩軍開仗之先，釀成這一次遙久戰爭的罪魁巴里斯，忽然出現陣前。他肩上披了豹皮，背後負了弓和箭，他是有名的善射者；腰佩利刀，兩手各執一矛，對希臘軍喊道：『最有威武，最强健的，來同我一試高下。』當時麥尼勞王聽見他在呼叱，自己對自己說道：『這是我真正的仇敵，我祇有和他拚去。』他立即從兵車躍下，奔馳到隊前。巴里斯一見了他，覺着心驚膽怯，連忙從陣

前退至陣後。

脫勞軍之中最威武的，算是赫克托(Hector)了，也是披里安王的兒子。假使沒有他，脫勞城早就成爲瓦礫之場了。他看見巴里斯退縮，勃然大怒道：「噫，巴里斯，你的儀表固然是很美麗的，原來就是這樣一點也沒價值，希臘軍還以爲你是我們中第一個有武力的人。你膽敢跨過大海，將美麗的海倫從她的丈夫的臂上奪來，今天他來和你交戰，你反畏縮不前。誰知如此不用，脫勞人老早就用石子把你活生生的擲死了。」

巴里斯答道：「你的話是對的，赫克托，我應當受你大責備。至于你呢，除了戰爭以外，什麼都不介意，你的心是鐵鑄成的。現在聽我的話罷，你叫麥尼勞來和我決鬪，一人敵一人，誰得了勝利，美麗的海倫和她的財寶，就歸誰佔有了。如果他殺了我，請他攜了美麗的海倫離開這裏；若是我殺了他，她仍原是我的了。照這樣幹，無論如何，這一回決鬪，你要耐心忍受，安安靜靜做一個

旁觀者。』

赫克托聽他的弟弟巴里斯這樣說，便轉怒爲喜。他立刻趕至陣前，將槍標向當中一按，他意思是表示暫緩開仗，令兵隊各守原處，按兵不動。希臘兵卒正預備拋矛擲石，但是阿加米倫喊道：『你們住手罷，赫克托有話對你們說呀。』

兩營的兵士登時都靜寂了，聽赫克托說話。赫克托便開口說道：『聽呀，我們脫勞和希臘的兄弟，聽聽巴里斯說的話，巴里斯就是這一次戰爭的禍首。他說：「叫麥尼勞個人來和我決一個勝負，你們每一個，無論是脫勞人或希臘人，都要將兵器擱在地上，用眼睛看我們兩人決鬪。我們是單爲美麗的海倫和她的財產而鬪，其餘的人們，都要停止戰爭，永永言歸于好。」』

赫克托說完之後，麥尼勞從兵車上站起說道：『聽我說一句話，這本是我個人的事。希臘人和脫勞人從此能够和好，那末再好也沒有了，因爲他們

彼此並無仇隙，讓我和巴里斯一決勝負，聽憑我們兩人的命運做主宰，並且我們也要在神祇之前獻上犧牲，立了一個嚴重的盟誓，我們恭謹遵守約言。不過要請披里安王親獻犧牲，親口立誓，因為他總比他的年輕兒子們更為可靠。

麥尼勞說了之後，兩邊的兵將都喜形于色，因為他們已厭倦戰爭了。

於是赫克托命使者到脫勞城請披里安王，並命攜帶生羊，預備獻神。使者馳向城中去了，同時美麗的海倫正坐廳上刺繡，她受了神祇的暗示，忽然鼓動她懷念鄉土，意欲向城牆觀看希臘軍隊。她丟下手中針綫去了，她刺繡的景物，却是一幅希臘和脫勞的戰史。

同時，披里安王正坐在城牆之上，還有好幾位王子貴爵，都是年高力衰，不能上戰場馳騁，但是他們能够指導羣衆，又善演說。他們看見美麗的海倫，嫵媚近前，其中一個對又一個說道：「看，真是美艷，簡直無可形容，如果長留

在這裏，使我們的子孫，歲歲年年戰爭不息，不如讓她回歸故鄉。」

披里安王招她近前道：「走近前來，我的女兒，來看看你的朋友和親族，都在那一邊隊裏。你都要告訴我他們每一個的姓名，那一個美壯而英武的，是什麼人？比他高大的還有許多人，但是再沒一個儀容像君王的。」

「那一個，」海倫道，「是阿加米倫，是威武的戰士，是英明的君王，就是我從前丈夫的哥哥。」

披里安王脫口呼道：「快樂的阿加米倫，你看，他能駕馭這麼多壯士，是我親眼目擊在那一邊營中。你告訴我，那一個是誰？在軍隊中穿來穿去，指揮隊伍，他沒有阿加米倫那般高，不過肩膀寬一點。」

「那一個，」海倫答道，「是依薩加（Ithaca）人優里賽斯，他是天生有智略，發言料事比誰都神明。」

「美艷的夫人，你說的都對。」老人安吞勞（Athenor）說道，「我至今

回憶起來還是很清楚優里賽斯和麥尼勞奉使而來的事。他們是做我的賓客，我很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當日我們在會議廳聽他們演說，他們兩個的神情，至今還是歷歷如在目前。他們站着，麥尼勞身材比較高一些；他們坐下，優里賽斯儀態就尊嚴得多了。他們演說時，麥尼勞不過簡單幾句話，說的又恰好又大方；優里賽斯——我們都當他是傻子，板板的執着手杖，眼睛直直的望着地板，簡直是一個獸頭獸腦的人，但是他一開口，聲音是十分洪大，說出話來滔滔不竭，好似大雪密層層地連翩下降，從來所有的演說家都比不上，我們聽着便忘記了他那一副怪相。」

披里安王又說道：「那一個英雄是誰？又偉大又壯碩，他的頭和肩比誰都闊大。」

「那一個，」海倫道，「是阿琪克斯，希臘人當他是一座高塔。其餘的許多將帥，我都認識他們，又能夠說出他們的名字。但是我親愛的兄弟開斯托

(Castor) 他善于馴服馬匹的；還有波勒克斯 (Pollux) 是拳術家，却不見他們在陣。我的兄弟或是因為我的緣故，沒有面子從軍嗎？」

她這樣說着，其實他們早已喪身戰場了。

當時使者已經馳至，便對披里安稟明，兩方軍隊請王親臨，成立盟誓。披里安王便和安吞勞同往，又選了生羊預備獻神。披里安王代表脫勞，阿加米倫王代表希臘，在神前貢獻犧牲，立了盟約，發誓證明麥尼勞和巴里斯決鬥，以美麗的海倫和她的財產，歸于得勝的人。

盟誓成立之後，披里安王說道：「我即刻回城內去，我不忍親眼看我親愛的兒子和麥尼勞決鬥。」他登了戰車，安吞勞執着韁繩望脫勞城中去了。于是雙方代表公推赫克托和優里賽斯，劃明決鬥地點。赫克托便拾着兩塊小石子，放在盔帽之中，做了記號，一塊是巴里斯的，一塊是麥尼勞的。他且搖且看，誰的石子先從盔帽飛出，誰就最先拋擲矛槍。這差不多是先擲矛

的佔了優勝，倘若這一矛丟得準，立刻可使敵人斃命，自己就得出險。搖了幾下，剛巧巴里斯的石子却先飛了出來。兩位勇士披掛停當，一齊馳至戰綫之內，面對面站定，他們的眼光射出兇焰，可見他們仇恨是臻至如何程度了。巴里斯先拋擲他的長矛，擊中麥尼勞的盾牌，不過還沒穿透盾面，矛尖便屈了。現在輪着麥尼勞了，他舉起他的矛，口內禱告道：『容許我呀，修士老父，報巴里斯的仇恨，他對於我，幹下這樣大的罪惡！』他一矛擲過去，中巴里斯的盾牌，又穿透甲冑，刺進襯衣。但是巴里斯往後一縮，卻沒傷着皮膚。麥尼勞又舉起刀來，向巴里斯的甲冑重重的砍了一下，那把刀立即碎成四段了。他重又衝過將巴里斯盛甲抓住，一直拉向希臘軍隊去；巴里斯不能掙脫，因為他盛甲的皮革，束住他的咽喉。他若是沒有女神阿佛洛岱脫（*Aphrodite*）解救，早成了敵人的俘擄，砍破頭顱了。因為他是女神的戀人，她將他咽喉的革帶弄鬆，那盔帽便握在麥尼勞手內。麥尼勞王將盔帽向希臘軍丟去，又舉起長

矛怒冲向巴里斯追去。但是女神連忙播起雲霧，暗暗將巴里斯搶去，送回脫勞城內，他自己的宮室裏。麥尼勞忽然不見了巴里斯的踪影，向四方八面尋找，竟是杳然。忖度脫勞人斷無藏匿巴里斯之理，他們懷恨他，正如懷恨死神一個樣兒。於是阿加米倫大聲喊道：『現在脫勞人應該踐守約言，我們曾經立了盟誓。你們一定要歸還美麗的海倫和她的財寶。那末，我們歡歡喜喜攜了她，向你們告別了。』

五 脫勞人背盟棄誓

脫勞人如果踐守這一次盟誓，雙方從此可以脫離戰禍，但是事實却不如此。現在先敘述他們如何背盟棄約。

從披里安王出征的各國將帥，其中有一個名潘多拉斯（Pandarus），是里西亞（Lydia）王的兒子，著名的弓術家，他的箭是百發百中。這一次他在旁觀望，正在想念這一場糾紛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忽然看見披里安王的幼

子，倏然來到他的跟前。他的形容固然畢肖王子，其實是女神阿西娜幻化。前回已經說過她和女神希拉憎惡脫勞城，意欲使這城郭淪爲廢墟。

當時幻形的王子走近潘多拉斯面前，對他說道：「里西亞王子，你敢彎着弓向麥尼勞射去嗎？如果他死在你的弓箭之下，那末脫勞人一定敬愛你，巴里斯更是尊崇你了。麥尼勞就站在那裏，拉着你的弓，一箭射去，不用遲疑顧慮，不會發生什麼危厄。不過你先立誓，待你回歸故鄉時候，以百隻畜生獻上修土。」

潘多拉斯的弓是野羊之角雕成的，是他親手獵得，從首至末有四尺長，兩端鑲了金尖，弓繩束住。當他拉着弓時，他的兵隊就團團圍住，他拉滿以後，從箭鞘拔出一箭，按在弓弦，又向後一拉，拉至胸前，便推送出去，箭一離絃，飛一般的射出去了。

潘多拉斯幹的事，雖然沒有一個希臘人能夠看見，但是女神阿西娜却

看的明明白白，她連忙飛至麥尼勞站立的地方，指使這枝箭中他的皮膚，不傷他的要害。她所以並不阻擋這枝箭，因為推測希臘人若見他們敬愛的王受暗箭中傷了，一定羣情汹汹，必不和脫勞人干休。當時，那枝箭射中麥尼勞，王穿進胸鎧，透過襯衣，刺傷皮膚；登時鮮血淋漓，染污了大腿，染污了腳踵，染成一片殷紅，正如女工繪染一片潔白的象牙，做君王戰馬的裝飾品一般鮮紅顏色。

阿加米倫立在近旁，看見血花四濺，不禁失聲喊道：「呀，我的兄弟，我幹的事是何等痴獸，我竟和脫勞軍成立盟誓，他們是奸猾無倫，自然背盟棄誓。但是我道知如此無信之徒，一定受着天罰呀。背盟棄誓的人應當覆滅，只爭遲早罷了。譬如你就這樣死了，那是很大的恥辱，無量的悲哀。希臘軍因此回歸鄉土，他們一定彼此相告道：「麥尼勞已經中暗箭死了，我們何必再赴疆場呢？美麗的海倫，我們爲她血戰數載，仍原羈在敵人宇下。」奸猾的脫勞人

看見你的墳墓一定說：「你看，阿加米倫半生苦戰，白費了心血，落得一場無趣而歸。率領大隊而來，意在破滅脫勞城，但是脫勞城依然巍然獨存，他和軍隊都不戰而退；還拋棄了他的兄弟屍骸，遺落異鄉。」

麥尼勞說道：「你不用過分憂苦，我的哥哥，我的創口並不利害，你看罷，箭矢還看得見。」

阿加米倫便傳命延請最著名的麥開安 (Maehaon) 醫生。麥開安立刻到了，從傷口將箭拔出，洗淨血汗，敷了靈藥，疼痛便停止了。

阿加米倫便檢閱軍隊，瞧見各軍中，軍容嚴肅，守職循規，就用好言好語獎勵，如有隊伍不齊，散慢無度，便大加譴責，執行軍法。一切佈置完備，就全軍出發。他們軍隊整整齊齊，肅靜無嘩；但是脫勞軍那一方面，正如一羣嘈雜的羊，聽見小羊聲音，闐然嘩叫。

六 狄奧米特的功業

這個時代，是英雄建功業，功業造英雄的時代。當時衆將帥在戰場各逞身手，但是最偉大的功業還是要讓狄奧米特了。希臘諸將中沒有人能够和狄奧米特比美，也沒文字形容得出他的靈捷，他的雄威。他一臨戰場，無論是脫勞人或希臘人，都莫敢比並。那時臨陣還沒多久，有名的弓術家潘多拉斯又拉滿了弓絃向他的右臂射去。當潘多拉斯看見他的箭中了狄奧米特，傷口噴出紅血，他快樂的失聲大喊：『看呀，脫勞人，我射傷希臘最勇猛的將帥了，他立刻就要死在戰車之上，不然也是殘廢不振，不能再臨戰陣了。』

但是狄奧米特却不至這樣容易就給人暗算傷了性命。他從戰車躍下，對他的御者說道：『來，將我傷口的箭拔出。』御者承命拔了，狄奧米特看見創口血流如注，便呼着阿西娜女神禱告道：『啊，女神，臨脫我罷，如同保佑我的父親一般。使傷我的人，屈服在我的刀矛之下，他就不至再這樣誇張。』阿西娜聽見他的禱告，立刻在他近旁顯見，止住他的創痛，向他的四肢重新灌

溉了新魄力。『要勇敢呀，狄奧米特，再向陣前和脫勞軍打仗。我保佑你的父親，也保佑着你。』

狄奧米特由是再向陣前奮鬪，比未受傷時更覺兇猛；他這一次受創，不過如獅子撞進羊欄，受牧羊人的小創，更是挑撥他的兇焰。他在戰場前後奔突，逢人便殺，伊尼亞斯（Aeneas）是脫勞諸將中最英武的一個，他看見狄奧米特勇不可當，心內躊躇着抵敵他的法子，便從隊裏穿過，走至潘多拉斯面前，對他說道：『你的弓和箭呢？你看見那個人麼？他所到的地方都縱橫了尸首。你趕快射他一箭罷，不過要先向修士禱告，這枝箭才不會虛發。』

潘多拉斯答道：『這個人是狄奧米特，我認識他的盾牌和盔帽，那匹戰馬也是他的。我的確知道他有神祇保佑。剛才已經射了一箭，中了他的肩膀。我以為他已受傷斃命，我看見他血噴如泉；那裏知道却沒有傷着他一絲一毫。現在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連戰車也沒有呢。我家裏有十一輛戰車，我

父親命我載了一輛。但是我不願意帶來，因為怕擱在脫勞城裏，馬糧不能充足。因此只信仰我的弓和箭，看呀！他使我失敗了兩次。我射中了兩個大將，第一個麥尼勞，其次便是狄奧米特，真實的，我已射中他們了，眼見他們噴出殷紅的血，但是却沒傷害他們毫髮。假使有一天我能够生還故鄉，將這不中用的弓和箭，摔了個齋粉啊！』

伊尼亞斯說道：『我的朋友，不要這樣說法。你沒有戰車，乘我的車罷，試一試脫勞馬匹究竟如何。倘若狄奧米特勇不可當，我們驅着戰車馳歸脫勞城，你執韁繩和馬鞭，我來應敵；或是我做駕馭，你對敵人聽憑選擇。』

潘多拉斯答道：『最好還是主人來駕馭，不然，當緊急時候，牠們或站立不動，或欲東向西，不聽命令。』

狄奧米特現在是徒步，也不去尋覓他的車輛，御者也跟着奔馳。御者說道：『向那一面看罷，兩個雄糾糾的將軍，潘多拉斯和伊尼亞斯，向我們衝來

了。我們趕快回頭上了戰車，兩方就勢均力敵。」但是狄奧米特答道：「不要再說回頭這句話。我是向前不回頭的人。我的戰車，我是不用了。我就是我，我向前接應敵人去。他們兩個休想有一個能够脫逃，我敢斷定他們是不能生還了。如果我殺掉了他們，你趕快駕了他們的戰車，盡力奔馳，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神駿的馬匹了，這些種類，是修士賜給脫勞王的。」

當他們說話之間，脫勞兩將帥已經近前了，潘多拉斯舉矛向狄奧米特擲去，來勢很兇，穿透了盾牌，刺進腰帶，便停止了。潘多拉斯喊道：「啞哈！中着你的腰了，這一下你可不能再戰了。」『不至于』狄奧米特答道，『你還沒有傷我毫髮。你現在收受我的報酬。』他便舉矛丟去，也沒落空，那枝矛刺進武士的鼻、齒、舌，豎在下顎。他立刻從戰車中跌下，身上的盔甲便叮噹大響。伊尼亞斯不忍拋棄他的伴侶，忙從戰車躍下，手執盾牌和長矛，站在尸骸之上，如同獅子獵得野獸形狀。這時，狄奧米特手內也沒有矛槍，又不能向死尸拔

出，因此向地下拾了一塊大石，——這塊石子的分量，兩個力士都不能舉起——他望着伊尼亞斯投去，中着他的股骨，立刻便折碎了。這位英雄仆倒地上，兩手抓着泥土，眼睛昏花變成一片漆黑。假使不是他的母親女神阿佛塔岱脫庇護，立刻可以致命。她將他扶在臂上，用面幕遮蓋他的身體。但是狄奧米特却不甘心給他逃遁，舉矛向女神衝去，刺傷女神的手臂，登時鮮血淋漓——這血從神的血管流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血，不喝人間泉流的血。她大聲大呼，棄下她的兒子，飛昇天上去了。威武的狄奧米特追隨着她說道：「修士的女兒，女人只合和女伴盤桓，不必參預男人戰場之事。」但是當母親拋下她的兒子伊尼亞斯，愛波羅便將他接起。雖然如此，狄奧米特還不肯甘休，舉矛便刺，並且想從愛波羅的手臂中奪來，他一連跳躍三次，每次都給愛波羅光明如鏡的盾牌擋住。當他第四次躍上時，愛波羅發出嚴厲的聲音說道：「留心！狄奧米特，不必妄想抵抗神。」由是狄奧米特望後退去，心裏很覺志

志。那時愛波羅將伊尼亞斯送到衛城之內，他的母親雷吞娜（Latona）和他的姊妹阿梯米史（Artemis）便來醫治英雄的創口。但是愛波羅却將這英雄形像，印在戰場兵士心目之中，希臘軍和脫勞軍，一直在征戰時，這印象一些也不模糊，正如真個伊尼亞斯。

七 英雄的事業

脫勞軍的諸領袖，有一個名叫沙比東（Sarpedon），是里西亞王子，還有他的堂兄弟名革羅克斯（Glauce）。當時沙比東看見狄奧米特在軍中，如入無人之境，蹂躪着脫勞兵士，便對赫克托說道：「你平常的威風那裏去了，赫克托？你平常每每誇口，保守脫勞城的安寧，並不用你的一兵一將，更不必我們努力。是的，你也曾說過，祇有你的兄弟，和你姊妹的丈夫，就足以抵抗敵人了；但是我今天舉目四顧，却沒有你們一個。他們都懾服了，正如狗逢獅子，動也不敢一動。還是祇剩了我們接應敵人。你看我罷，我從里西亞長途跋

涉來援助你們，拋離我的妻子，捨棄我的財產。我却也沒有畏怯退後，你更應該盡你的天職，面向仇敵啊。」

這幾句話深深刺進赫克托的心坎。他立刻從戰車躍下，馳入軍中，告誡兵士努力向前。同時阿利斯(Ares)送回伊尼亞斯，他的創口已經合了，阿利斯便幻成人形和赫克托並肩走着。勇敢的狄奧米特知道他是神祇，便向後退，對他的軍隊說道：「看呀，赫克托來了，阿利斯幻成人形，和他同來。我們退後些，我們不能與神祇爲敵；不過我們依然要面對敵人。」

恰好希臘軍一位大將，是合邱里斯(Hercules)的兒子，十分威武，後來給里西亞人沙比東殺害。當時，這勇士一看見沙比東，大喊道：「你想幹甚麼？你傻極了，竟妄想和勝于你的對敵。人們說你是修士的兒子，我以爲修士兒子總更有威風。你能和我父親合邱里斯比美嗎？你聽見他如何來攻打脫勞城，如何陷破城牆，怎樣毀滅宮室，因爲是脫勞王欺心背盟嗎？我父親從海怪

手上奪回王的女兒王允許以一隊名馬爲酬但是王又食言棄約他們說你來援助脫勞人我若是斫下你的頭你的助力也是極微末了。』

沙比東答道：『真的你父親攻破了脫勞城毀滅了宮殿王果然是欺侮了他，然而已經身受災殃了。但是你不能幹你父親所能幹的事業；不待我來先取了你的命罷。』

這兩位勇士同時各舉矛擲去，雙方都中鵠了。沙比東的矛中了希臘人咽喉，立刻仆下死了；希臘人的矛也中沙比東左腿，穿透骨骼，差不多也是致命傷，但是他的命運却不是註定這一天死。他的部下將他抬出戰場，那枝矛還插在腿上，因爲他們在倉忙之時，不及想到，也不會瞧見。他們抬着走時，剛逢赫克托經過，傷人見了大呼道：『啊，赫克托，不要任希臘人傷了我的性命！至少讓我死在城內；我不能生還里西亞故鄉了，會不着我的妻，看不見我的子。』但是赫克托毫不經意，他一心正在激怒奮鬪。他們將他抬到一株大橡

樹邊，在樹蔭之中歇下，才將插在腿上的矛拔出。矛一拔出，他便立即暈眩過去，却給一陣冷峭的北風吹着，又清醒了，就重新呼吸。

希臘軍大敗了，死的無數，傷的無數。因為赫克托有阿利斯扶佐，兇暴無比，沒一個可以抵敵。那時，寵愛希臘人的兩位女神希拉和阿西娜，見此情形，對修士說道：「父呀，你看見阿利斯在戰場如何兇險，如何咆哮，追逐希臘人麼？趁他還沒有將希臘軍完全傾覆時，我們可以去阻擋他的鋒芒嗎？」修士答道：「你們喜歡這樣，隨你們的意思好了。」她們連忙駕着戰車，望着地上盡力馳驅去了。神馬的步伐又靈捷又廣大，正類人們在山巖之上，看見天空墜落海面那般廣闊無邊。她們到了脫勞地面，在兩河流相接之間卸下馬匹。她們佈了雲霧遮着車馬，不使凡人看見，她們如鴿子般飛至戰場。希拉幻做施坦托 (Stheno) 的模樣，她的聲音很洪大，同時五十人呼喊也不過如此。女神仿她的聲音大喊道：「無恥呀，希臘的人當阿且里斯親臨戰場時候，脫勞

軍不敢跨出城門一步，你們現在棄甲曳兵，反給脫勞軍趕回兵艦了。」阿西娜走到狄奧米特身邊，他正在洗滌創口的血。她道：「你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他的身軀雖短小，然而，是偉大的戰士。我不知你這般畏縮，爲疲倦呢，還是膽怯？你實在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

狄奧米特也明白誰在和他說話，忙答道：「尊嚴的女神，我所以退後，不爲疲倦，也不是膽小。你曾經對我說：『不要抵敵任何神人；祇有阿佛洛岱脫來到戰場，你才可以抵禦。』我都恭敬遵命了。她給我傷着手臂，被我趕走；但是當愛波羅帶走伊尼亞斯，我便退避。現在我看見阿利斯在前後衝突，我不敢同他交手。」阿西娜答道：「你不用害怕阿利斯。我和你一塊兒去，用你的矛，將他趕出戰場之外。」

她用手推着狄奧米特的戰車，不過沒有人能夠看見。當狄奧米特從戰車跳下，女神便上車坐了，執着韁繩鞭着馬匹前進。她一直向阿利斯趕去，阿

利斯剛巧站在他所砍的希臘人身尸之旁。阿西娜戴上海地斯(Hades)的盔帽；換一句話說，就是戴着管轄死人的神冠。阿利斯却看不見她，因為一戴這神冠，無論是天上的神，凡間的人，都不能看見。他向狄奧米特衝去，意欲立刻就結果他的性命，使盡全身力量，將矛拋去。但是阿西娜用手一揮，這枝矛轉向空中飛去，却沒中傷了人。狄奧米特也舉矛擲去，阿西娜全身的重量都附在這一枝矛，立時中着神的腰帶。阿利斯受傷了，疼痛的大喊起來，那聲音有如千軍萬馬吶喊。狄奧米特看見他昇上天空，好似霹靂一聲，黑雲四合。這是狄奧米特最偉大的功業，他刺中了阿利斯戰爭之神，將他趕出戰場之外。

八 革羅克斯和狄奧米特

現在希臘軍轉敗爲勝，又輪到脫勞軍敗績了。披里安王有一個兒子，名海倫勒斯 (Helenus)，是一個聰明先知，他很明白怎樣可以得神祇愛寵庇

佑他便來見赫克托對他和伊利亞斯說道：「令軍隊退後，越近城牆越好，比屯在曠野更爲堅固。你趕快到隊伍中，撫循兵士，鼓勵他們奮勇爭鬪。然後再到城內，告訴我們的母親，召集全城女子，領她們到阿西娜神廟，獻上她自己最珍貴的長袍，擱在女神膝上，許願獻十二隻小公牛，祈求女神憐憫，阻止狄奧米特走近城牆。我從來不會看見如此殘暴的人，就是阿且里斯也沒有如此可怕，去罷，能够怎樣快就怎樣快回來，你去之後，我們一定盡着力量，抵禦希臘人。」

赫克托先巡行軍中，慰勞勉勵了軍士，便長驅直入城中去了。

現在脫勞軍算是暫時休息一下。以後如何經過便在下面。

里西亞人沙比東的堂兄弟革羅克斯，他們一對的父親是親兄弟。革羅克斯是最偉武，他衝到陣前接應狄奧米特。狄奧米特看見他便說道：「告訴我，偉大的英雄，你到底是誰？我們從來不曾會過面。這是非常有膽略，衝至你

們全軍之前，來和我開仗。任何人的子孫，在戰場上逢着我，一定是沒時運了。告訴我：你是誰？如果你是天上的神祇，我就不便以刀兵相向；我今天屠殺得很足夠了，這是很不幸的事啊。塞雷史（Thrace）地方，利卡格斯（Lycurgus）王和神打仗，他幹了這一宗不幸的事，因此不得延年。他又趕了酒神柏克斯（Bacchus）投到海裏去，以此激怒諸神。修士弄瞎了他的眼睛，他便陷于極悲慘絕望的境地。如果你不是神，是凡人，那末走近前來，待我用這一根矛，了結你的生命。」

革羅克斯答道：『威武的狄奧米特，你爲甚麼探問我是誰，誰是我的父親，以及我父親的父親呢？人們世世代代，正如樹葉一般，春時發芽開花，秋至飄零墜散，風吹枝葉，便前後搖曳；逢春又葉萌花發，時至便殘萎零落。人們的子子孫孫正是如此，老者去而少者來了。假如你一定要尋根究底，我是從那一族來的，請你靜靜兒聽罷：希臘國土有一個戈林素（Corinth）城，裏面住

着一個戰士，名倍諾洛風（Bellerophon）。有人在國王面前，毀謗他許多壞話。國王聽信讒言，決意將他置於死地。國王自己又無顏當面強判他的罪狀，就派他投遞國書朝見里西亞王。這國書是寫在木板之上，封王加封板上寫的字是：「這是一個奸惡的人，想法將他處死。」於是倍諾洛風星夜奔波到了里西亞。他朝見了國王，王盛設筵席款待。一連宴飲九日，每日都宰了二隻大牛。至第十日早晨，王便向他說道：「今天讓我開拆了你遞來的國書。」王讀完國書之後，心內很費躊躇：如何坐他死刑。於是開始命他征服琪姆拉（Chimera）國內的大妖魔。這是曾經好多人冒險想制服牠，反給牠二個個屠殺盡了。那妖魔的形狀，是獅首，羊身，蛇尾，口噴火焰。倍諾洛風得衆神之助，竟被牠殲滅了妖魔。王又命他和最兇惡的種族梭里米（Solymi）打仗。經過一番最劇烈的奮鬥，他才得勝了。他曾說過身經百戰，從來沒有比這一族的人更強悍了。他以後又和阿美松斯（Amazons）打仗，這一族都是女人，他又得勝

了。當他凱旋之日，王又揀選里西亞一大隊孔武有力的壯士，埋伏道途，襲取他的生命。但是一個又一個的，都給倍諾洛風殲殺盡了，平平安安回來朝見國王。王這一次見了他，心內想道：「諸神這樣寵愛他，一定不是壞人。」王便探問他在國中的情形，他很忠實的訴說一番，王立刻分裂土地封贈，又將女兒下嫁。他生有三個男兒，一個是沙比東的父親，一個便是我的父親。父親命我投脫勞軍將，對我說道：「你要奮勇當先，替祖宗增光榮。」這勇敢的狄奧米特，這就是我一族的歷史。」

狄奧米特聽了他的話，好像他鄉遇故知似的，心內十分喜悅，開口說道：「僥倖我們還沒有交手，我們應當做朋友，如同我們祖父、父親一般。很久以前，伊尼阿斯（Aeneas）在他的家裏款待倍諾洛風，歡洽了二十天。當分別時候，彼此酬贈了珍貴重寶，一個是紫色繡花腰帶，一個是兩面有口的金杯。現在伊尼阿斯做我的祖父，倍諾洛風也做你的祖父；譬如你來戈林，索就是我

的賓客；我到里西亞，你也是個主人。我們不可以刀兵相見，自相殘殺，那兒許許多多的脫勞人，如果我能够征服他們，我可以任意殺戮；這兒也有強強壯壯的希臘人，假如你能够克制他們，你也可以盡情屠殺。但是我們不可互相自殘。現在我們交換了盔甲，使盡人皆知我們是朋友。』

這兩位大將，各從他們的戰車躍下，便交換了身上的盔甲。這事情過去之後，人們傳說革羅克斯很是不智：將金的盔甲換了銅的，將價值百牛的盔甲，換了祇值九牛的。

九 赫克托和安狄路曼其 (Andromache)

當赫克托走近城門，將要進城時，脫勞婦女千百成羣，都迎上前來，爭相探問她們的丈夫、兒子和兄弟的消息。但是赫克托祇令她們向神祇禱告，保佑她們的親愛；再沒有別的一句話了。他剛到宮裏，便逢着他的母親，王后希可巴 (Hecuba)，她伸手緊緊拉着他，口內說道：『啊，赫克托，你爲甚麼跑回

來難道是希臘人逼得緊嗎？或是回來向修士祈求待我斟一杯酒給你，你可以供獻神前。不是吧，然而你自己喝着，也得開懷暢意。」赫克托答道：「母親，你不用斟酒，酒會使我疲弱肢體，並且會消磨我的勇氣，我更不敢將我沒洗淨的手敬神。我回來請求你，就是請你快快召集全城婦女，拿了你生平最珍貴的長衣，同她們供獻在阿西娜膝上，祈求她阻止那個驚人的狄奧米特走近城牆。更不要忘記許下願望，以十二隻小公牛獻神。我現在找巴里斯去，命他同上戰場。真的，我願望土地有口，一下子把他吞了。他造成禍患，使他的父親，他的母親，和脫勞全國的父兄子弟，爲他流離顛沛。」

稀可巴王后連忙進內，開了寶庫，拿出她最貴重而長衣，和脫勞貴爵夫人阿西娜廟中去了。

安吞勞的妻子，女祭師，捧過長衣，供在女神膝上，念着禱辭：「啊，尊嚴的女神阿西娜，脫勞城的保護者，我們祈求神，摧折了狄奧米特的矛鋒，令他死

在脫勞城下。如果蒙神憐憫，脫勞城的母親，妻子和孩童，願貢獻十二隻未曾耕作的公牛。」

女祭司念了禱辭之後，阿西娜女神置若罔聞。這一次的確是女神阿西娜鼓勵狄奧米特，奮勇攻打脫勞軍，又賜給他新的勇力，新的體魄。

同時，赫克托到了巴里斯宮內。那宮室矗立圍城之中，既近他的第宅，又隣王的宮殿。他看見巴里斯正在磨擦盔甲和軍器，美麗的海倫坐在旁邊，和好些宮女忙着做活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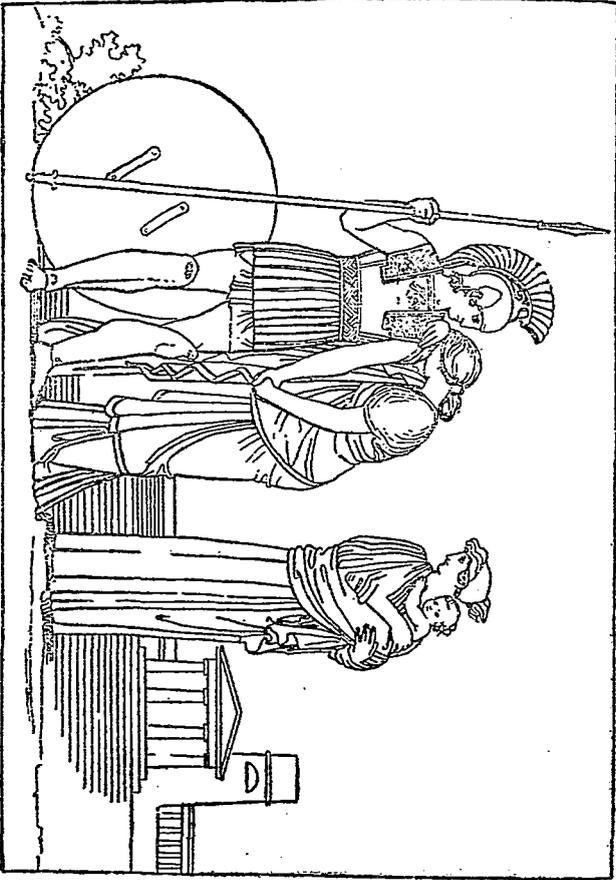
赫克托心內想道：「我假如率直斥責他是畏懦，從戰場上跑開，一定會觸怒他，並無益處；要想法和他說話。」他當下便如此說：「啊，巴里斯，你和國人纏氣，你袖手站在一旁，不再上戰場，你是對嗎？脫勞父兄子弟，差不多死傷盡了，戰事是一分鐘比一分鐘劇烈，趁脫勞還不曾成爲灰燼，你趕快出頭。你要想着，都是爲你的緣故，國人才遭了如此憂患。」

巴里斯答道：『我的哥哥，你說的不錯，但是我並沒嘔氣，從戰場上跑回；我當千軍萬馬之前，失敗屈辱，所以沒有顏面出頭。我現在也轉着念頭，想再上戰場了，這真正是我妻子的心意；而且這一次有好運，因為衆神給人們的勝利，今天賜這個人，明天又賜別一個了。』

美麗的海倫對赫克托說道：『你坐，好好兒休息一下子，你一定是疲倦了，經過了這麼多艱險。』

但是赫克托答道：『不用叫我休息，我現在一定就要趕到戰場，援救他們。真的，他們一定是在渴望，要催促你的丈夫，當我未出城門之前，就要趕到。現在我先回家一趟，看看我的妻，和我的幼小孩子，我不知此後能再見他們母子不能。』

赫克托說了這句話，便跑回自己家裏，看看他的妻子安狄路曼其。但是却不見她在內，原來她是向城牆觀戰；她十分驚慌戰慄，懷念她的丈夫。



赫克托問宮人道：「夫人上那裏去了？她是不是看她的嫂子或且和城中母親們到阿西娜廟裏去了呢？」

一個管事的老宮人答道：「不是的，夫人是到城牆塔上觀戰，因為聽見希臘軍愈迫愈近，她驚慌的好似瘋狂一般，便很慌張的同着保姆領孩子去了。」

赫克托走出門外，安狄路曼其從城牆遠望見她的丈夫，連忙迎了上去，保姆懷了孩子跟在後面，是他們唯一的孩子，是美麗的男孩，他的頭如明星燦爛，他的金色髮光澤可鑒。他的父親叫他做史該曼狄里斯 (Scamander)，是取脫勞城一條河流的名稱；但是百姓都叫他阿斯坦納克斯 (Astynax)，是城中王的意思，因為他的父親曾解救了脫勞城的危厄。赫克托看見孩子，面上現了笑容。但是安狄路曼其却無笑意，她拉了丈夫的手，眼淚汪汪的說道：「啊，赫克托，你的武勇，就是引你向死路走。你一點也不憐愛你的

妻和你的幼子，愛惜着自己。總有一天希臘兵合而攻你，你的性命就不能倖免。」——因為她不相信任何希臘勇士，單人獨馬能够匹敵他。「我假如喪失了你，我何必活着，倒不如死了還好；失去你，我也失去安慰了。我的父親已經物故了，是阿且里斯來攻擊我們城邑時候，給他殺戮。阿且里斯殺了他，還使我父親得了光榮，因為他不拿我父親的軍器做擄品，殉着我父親一同火化；是的，還有山中女神在他的墓旁種植無數楊樹。我有七個親兄弟，沒有一個活着；阿且里斯于一日之間，一氣把他們殺盡。我的母親也亡故了，當她的父親將多量金錢贖回她的時候，亞梯米斯突然將死的箭矢刺了她一下（註二）。你是我的父親而兼母親，也是我的兄弟，又是我的丈夫。你可憐我罷，你祇要站在這城牆之上；不然，你就要使我成爲寡婦，你的孩子也做了孤兒。你站在無花果樹旁指揮軍隊，因爲牆城之上，容易察看軍情。在這裏我看見希臘軍無數威武的將帥。」

赫克托答道：「我親愛的妻，這許多的事，都請你放寬懷抱，我自己知道提防。祇有一宗事我不能忍受，就祇怕脫勞城中任何男或女，看見我從戰場上逃遁回來。我最憎恨這個，我祇知道奮勇當先。我很明白披里安王和他的百姓，同這個神聖的脫勞城，立刻將要淪亡了。我並不為脫勞城，脫勞的百姓，我的父親和母親，這樣擔憂；實在因為你啊！當我想到你做了希臘的俘擄，使你在遼遠的敵國裏，紡紗汲水。人們見你，一定指着說：「看呀，那一個女奴！她是脫勞最偉大的戰士赫克托的妻子。」」

赫克托伸手想抱他的兒子，但是那孩子縮伏在保姆懷內哭將起來，因為他看見光耀耀的盔帽，馬毛的盔纓，搖動不已，便驚慌起來。他的父親和母親見了，都不覺失笑。他父親將盔帽擱在地上，把孩子抱過，摟着他親吻。赫克托高聲向修士和諸神禱告道：「允許我這一個願望罷，修士我的父，和天上諸神，使這孩子長成肖我，成為脫勞偉人。他日令百姓們看見他從戰場得了

無數俘虜，凱旋鄉里，大家讚嘆說：「威武過于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也得安慰了。」

他將孩子遞給他的母親，她樓着他貼近心口，便笑了，但是這笑臉上，却含了兩眶子汪汪的淚珠。赫克托看見她的眼淚，很感動他那副英雄的心腸，用手撫着她說道：

「這些事你都不必憂苦，沒有人能够傷害我，除非我的命運註定該死。不過無論是勇士或懦夫，總沒有能避免命運。去罷，我的妻，回家紡你的紗去，令宮女們照常工作，讓男子身上戰場。」

他說罷，拾起盔帽戴了，安狄洛曼琪也向家裏走去，她一面走，一面時時回過頭來，望望她的丈夫。她一到家內，忍不住失聲痛哭，宮女們一個個都掩面悲號，一種淒涼的情況，正像赫克托陣亡似的，其實她心內也以為赫克托從此沒有生還的希望了。

赫克托向城門走去，巴里斯在後趕來。他的盔甲在日光之下，金彩燦爛，他的氣概昂昂，好像駿馬新從櫪中走出，在草地上，盤旋跳躍，揮動牠的鬣毛。他對赫克托說道：「你倉倉忙忙回到戰場，我祇怕挨延你的時候。」赫克托答道：「你的威勇，固然沒有人懷疑。不過應當向前時，你反退後，你未免執拗不近人情。因此脫勞父兄弟，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但是現在我們趕快上戰場罷。」

于是他們穿過城門，衝進希臘軍，殺傷了無數敵人。跟着奮鬪的，還有一個里西亞人革羅克斯。

〔註一〕當一個女人忽然斃命時，傳說是給女神 Artemis 的箭射着。一個男人如同樣死了，傳說是給 Apollo 的箭射着。

一〇 赫克托和阿琪克斯

阿西娜見寵愛的希臘人，給赫克托和他的將帥殺傷了無算，心裏惘然

感憤。她便從亞靈匹斯山上降下，打算救助他們。剛到平原，就逢着愛波羅，他現在又偏向勞脫人了。當兩神會見時，愛波羅說道：「阿西娜，你援助你的寵愛希臘人嗎？你是曉得我是喜歡勞脫人，今天我們合力使兩軍停止屠殺。從此以後，直到勞脫人命運註定末日臨到了，就任他們重新殺戮。」

阿西娜問道：「我們怎樣能令他們停戰？」愛波羅答道：「我將使赫克托向希臘勇者挑戰，一人敵一人。」

由是兩神暗示先知海倫勒斯。海倫勒斯走到赫克托跟前說道：「赫克托，聽我的話，我是你的兄弟，並且神使我成爲先知，我的話請你留意。我的勸告是使勞脫和希臘兩軍停止殺戮，祇你一人向敵人中最勇者挑戰，單人匹馬交綏。你這一次交戰，一定不會死傷，神已經預告我了；但是你能殺傷敵人與否，神却不曾相示，所以連我也不知道。」

這話很使赫克托喜悅，他一直奔至陣前，握了長矛的中段一幌，令軍隊

退後。阿加米倫見了，也同樣發令。由是赫克托說道：「聽我的話！我們，脫勞的健兒；你們希臘的勇士。我們先前所立的盟誓，已經破壞了，這不是我幹的事，是神的意思。神要使我們互相殺戮，不是使你們攻破了脫勞城。夷爲平地；便是令我們追逐希臘軍逃上兵艦，遁回故鄉，方才罷休。現在我所要說，這或且神又懊悔，要使雙方停戰。你們希臘選出一位最偉大的壯士，來和我一試身手，單人匹馬對敵。還有一件事，我們更要同意：假如對方戰勝了我，他祇好拿我的軍器當做俘擄，歸還我的尸身，聽我的父兄弟，將我火葬了；同樣的，如果我勝了對方，也祇拿他的兵器，送還尸體，聽他們擇地而葬，建築墳土。如此，後來過往的人，憑弔這墳墓時，都要說：「這是希臘最偉大的戰士墳墓，和赫克托單人匹馬交戰時，給赫克托殺死的。」那末我的聲名也藉以不朽了。」

當時希臘軍各領袖，聽了這些話，大家都默不作聲。他們心裏很是忐忑，來和赫克托比武，因爲他比從前看去更是強悍威風，但是又不敢畏縮退後。

正在猶豫之間，麥尼勞忽然從他的位次躍起，大呼道：「你們簡直是婦人女子，並不像男兒丈夫。這是希臘人的奇恥大辱，竟沒有一人敢和赫克托對敵！我和他鬪去，諸神賜給人們勝利並不一定，只憑他們喜怒；一會兒助這個，一會兒又助別一個了。」麥尼勞怒哮如狂，也不顧自己的死活。真實的，他如果和赫克托交手，一定難逃生命。但是阿加米倫王却不讓他如此輕率。「不可如此任性，我的兄弟。」他說道，「你如此行徑，極了。不要妄想和一個強於你的鬪力。就是阿且里斯也不願和他輕試，你靜靜兒坐下來罷。」

麥尼勞聽了他兄弟的話，便靜了下來。但是也沒有一個肯挺身和赫克托一較。那時，年老的尼斯托立起說道：「今天是希臘最暗澹的日子了！貝利亞史（Peleus）聽見了不知要如何哀悼。我記得諸位大將軍出征脫勞時，我告訴他你們的姓名，你們的身世，他是如何的快樂舞蹈。現在他將要聽見赫克托來挑戰，你們竟然畏怯不前，他將要祈求早死了。啊，我從前是這樣一個

的人，當派洛斯（Phos）人和阿開狄亞（Aradia）人交戰阿開狄亞有一個武士，是最強壯最碩大的人，他攜了最有名的軍器來到希臘，就中一根鐵桿，沒有人能够舉起。當這人向派洛斯挑戰，大家自然而然的畏懼不敢出氣，因為他正像一個魔怪巨人；但是我雖然是當中最年輕的一個，我就挺身而出。阿西娜立在我的旁邊，她賜給我至大的榮耀，我竟將他殺了，擄得他的軍器和最大的鐵桿。啊！舊時的尼斯托，就是今天的我！我忖度不久一定總有人挺身而出，和赫克托奮鬪。」

當老人坐下時，九位將領一齊立起。第一個是阿加米倫王，其次狄奧米特，大阿琪克斯，小阿琪克斯和優里賽斯，還有其餘四個勇士。尼斯托又說道：「待我們拈鬪一下，九人之中，誰去接應赫克托。」於是九個將領，各將他們的鬪，投在阿加米倫王盛帽之中。全軍兵士都圍攏來向神禱告：「願大阿琪克斯的鬪，先從盛帽跳出，或狄奧米特的，或阿加米倫的。」尼斯托搖着盛帽，

他先說定，誰的鬪先從盔帽跳出，便是羣衆所屬望的人了。當使者拈着鬪巡行衆將領之前，沒有人認出是他的鬪，一直走到大阿琪克斯面前，他立刻認出是他自己的記號，便伸手接過，心裏無限喜樂，將鬪擲在腳邊，大喊道：『這鬪是我的，我的朋友，我是非常榮耀，我能够鬪勝這驚人的赫克托。我即刻披戴盔甲。你們向修士祈禱，倘若不願意給脫勞人聽見，就靜默祈求；假使喜歡高聲禱告，也憑你們的意思：我是什麼都不怕人的。沒有人能够克服我，無論是用強力用巧計，因為沙那米斯（*Salamis*）的人——他是從沙那米斯海島來的——不至被人克服。』

阿琪克斯全身披掛齊整，昂然走向陣前，神威凜凜，和戰神一般可怕，面上露着笑容，那笑色却不是人們喜歡看的。他跨着大步走，且走且搖他那長大的矛。脫勞人看見他如此威風，禁不住兩腿戰抖不已。就是有力如虎的赫克托見了，也感着他的心怦怦跳動，但是却不露一些驚慌神氣，也昂然站定，

因爲是他自己先向敵人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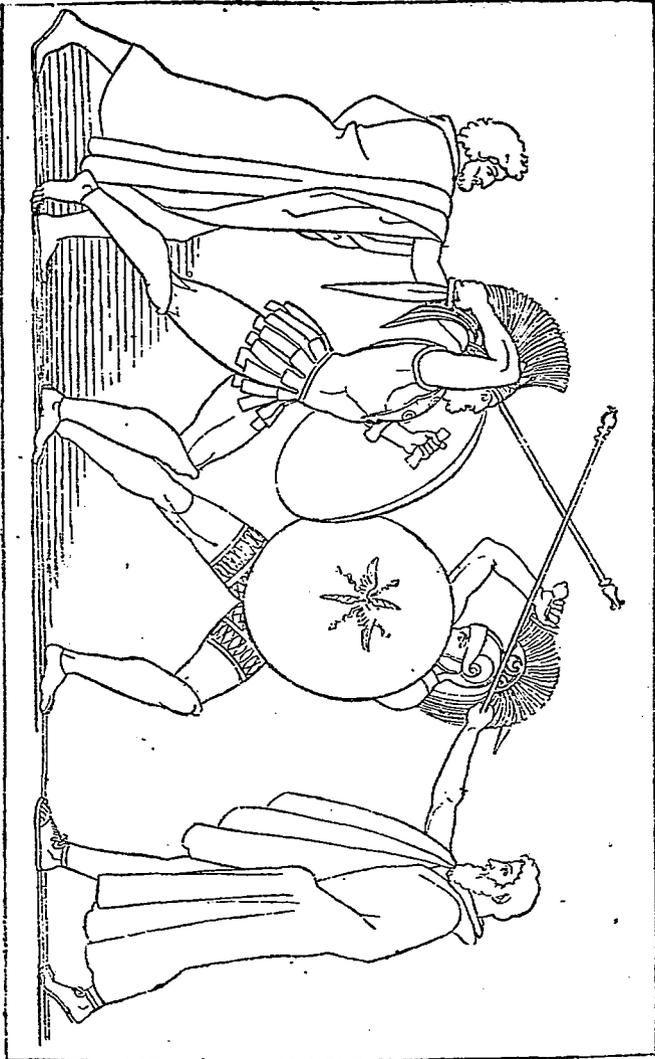
阿琪克斯走近，舉起巨大的盾牌，儼如一片圍牆，在希臘軍中沒有見到和他同樣巨大的盾牌了。那盾牌七層都蒙了牛皮，第八層才用銅製。阿琪克斯高聲說道：『走近前來，赫克托，才能看見希臘軍中，還有怎樣的人才；雖然偉大的阿且里斯，懶懶的儘是坐在他的營帳之中。』赫克托答道：『不用多說，偉大的阿琪克斯，你當我是婦人是孩子，不諳軍事嗎？戰場中的一切兵法我都懂得。我知道盾牌這樣一轉，來抵禦敵人的矛鋒；我知道戰車這樣衝過兵馬之中，和敵人對仗好，向前來罷，我們光明正大的，面對面交手，有俠氣又公正的應該如此。』

他說畢，將矛擲去。那枝矛飛一般的中着他的盾牌，刺透六層牛皮便停住了，要是刺透七層大盾，那就不很容易。但是輪到阿琪克斯拋矛，却刺進他的盾牌，他的護心鎧甲，直透襯衣，差不多洞穿他的心坎，幸而他將身一俯，因

此得救了。兩人又重新各執一矛，互相衝撞，那兇猛的形色，正如獅子野熊似的。赫克托的矛又中着大盾牌，但是矛尖折了，又落了空。阿琪克斯跳躍向前，舉矛直刺赫克托，又將他向後一推，矛尖刺着他的項上，登時血流如注。赫克托忙從地上拾起大石子，投向阿琪克斯，這石子又被大盾牌抵住，反擊過去，反動的力量更大，擊碎了赫克托的盾牌，將他撞倒地下。他的面朝着天，破盾覆在身上，這一下他可算是大失敗了。愛波羅將他扶掖起來，兩個勇士又同時各舉利刀，剛要接觸，登時兩個使者走近，將棍子向兩人之間一截，開口說道：「很足够了，我的壯士們，不可再用武了；你們兩位都是偉大的勇將，修士很寵愛你們兩個。現在暮色來臨了，命你們擱下兵器，你們要好好服從。」

阿琪克斯答道：「對的，使者，不過祇要赫克托說話，因為這一場奮鬥是他開端，他挑釁和希臘最勇者比武。如果他願意如何，我也願意。」

赫克托說道：「使者說的很對。啊，阿琪克斯的確是衆神賜給你勇力和



藝術，希臘軍中沒有更勇的戰士了。現在我們就此住手，而且我們日後在戰場上會再相見；諸神賜給的勝利，說不定是你或是我。現在我們互相酬贈了禮物，如此脫勞人和希臘人見了，彼此讚美着說：「赫克托和阿琪克斯在戰場奮鬥，分別時竟結成友誼。」」

赫克托送阿琪克斯鑲銀的利刀連同鞘和帶，阿琪克斯酬贈以紫光燦爛的盾牌，他們道別一聲便自去了。脫勞人看見赫克托很平安從戰場上回來，都有說不出的歡喜。希臘軍一方面更是舞蹈歡呼，慶祝他們的勇將得了勝利。阿加米倫王大宴軍士，爲阿琪克斯慶賀奏樂，又賜衣一襲。脫勞城中也排了筵席飲宴將士。但是這一夜修士降下澈夜大風雨雷電，預示他們，大災大禍將要臨到了。

一一 曠野之戰

第二天早晨，修士在亞靈匹斯山上會集諸神，對他們說道：「現在你們

聽我的吩咐，並且一定要安靜服從。你們之中任何一個，都不許偏袒希臘或脫勞；也要記住這句話：無論男神或女神，如敢違拗我的話，我立即將他丟到外界黑暗裏去。那時他才記得我是天上至尊無上的君王。你們或且有一個想着，以為我並不比你們有權力，是的，我並不如你們聯合羣衆之力那麼強大嗎？好罷，我們就實驗一下。我執着金練子這一端，將那一端從天門之上擲下，你們全體都來，用力拉着，看看能不能把我從寶座上拉動。你們是不夠的，雖用盡你們全身的力量。假使我一舉起手來，便很容易將你們全體連土地大海，一齊吊起，把鍊子羈在亞靈匹斯山峯之上，使你們虛懸在天空之中。」

修士說完這些話，座上諸神一齊肅然，不敢聲響，大家心裏很覺聳懼。最後，阿西娜說道：「父親，我們大家很明白，何敢來匹敵你。但是我們對於希臘人不能無惻隱之心，很怕他們因此將要全軍覆滅了。我們不來救援他

們了，這是你的禁令；但是如果蒙你允許的話，當他們生死之間，不容毫髮時候，稍稍加以指示和忠告。」

修士聽了，面含笑容，因阿西娜是他的女兒，並且鍾愛她勝於其他諸人，他立刻就許諾了。他駕上戰車，揮着鞭子，逕至天空之中，降在一座埃達（Ida）山上，俯臨脫勞，他便坐下，觀看他們戰鬪。他許諾西底斯要求的日子臨到了。同時希臘軍正是倉忙吃喝早餐，重整旗鼓趕到戰場。脫勞城中也是秣馬厲兵出發，他們結束停當，城門一開，便蜂擁而出。

兩軍兵將便開始交綏，登時盾牌相撞，矛刀相觸，祇聞一片兵器鏗鏘和軍士喊吶之聲。當朝日高昇，還分不出勝負；比至正午，修士將金秤舉在天空，一盤爲脫勞攔了重量，又一盤是爲希臘。這重量是「死」的分兩，那一邊沉重，便是災殃重了。看呀！希臘的盤漸漸沉下去了。由是修士在埃達山向希臘軍降下疾雷閃電，兵將和馬匹驚慌得不知所措。雷霆一閃，沒一個兵將能保

守原位。但年高的尼斯托依然站在原處，其實是出於無奈，因巴里斯射死他一匹馬，所以戰車不能移動。這老年人使用刀割斷了活馬的羈勒。他正在割着繩索，赫克托從羣衆衝來，若非給狄奧米特看見，趕來救援，早已死於敵人的刀矛之下了。在先狄奧米特喊優里賽斯救助，因看見他正在倉惶奔竄，剛好從尼斯托旁邊經過，『優里賽斯！』他用全力叫喊道，『你向那裏去？你不覺着羞慚嗎？』這樣子逃走，很像一個懦夫。當心呀，不要給敵人舉刀刺着你的背，使你遺臭萬年。停着你的腳罷，助我援救年老的尼斯托，從兇悍的赫克托刀鋒之下奪回來。』

他雖然如此說法，優里賽斯祇顧一直向兵艦狂奔去了，絲毫也不注意他的話，因心裏實在是很恐懼。狄奧米特見他如此，雖然祇剩了他單獨一個，仍原奮勇趕去援救尼斯托。當他奔至老人跟前，攔着他的戰車道：『老朋友，年輕的勇士對你很兇險。丟下你的戰車，任憑那一個做主，快上我的車罷，試

一試脫勞王的馬究竟如何，這是從伊尼亞斯得來。沒有馬匹比這一對更爲快捷了，也容易駕馭。你執韁繩，待我接應赫克托，看看狄奧米特的矛，有沒有從前那麼鋒利。」

年老的尼斯托聽了，便上他的車，接過韁繩，一直向赫克托衝去。他們接近之時，狄奧米特舉矛丟去，刺不着赫克托，却中着他的御者，立即倒下死了。赫克托見了十分悲憤，祇好把尸首遺棄地上，忙着選人執御。當他退回時，全軍也同時退後，他們祇恃赫克托作戰，依他的馬首爲進退。狄奧米特正要向前追逐，在這當兒，修士忙降下大雷大電，祇在他戰車之前鳴閃，戰馬戰慄，懼伏地下。尼斯托驚嚇得韁繩也落下了，大喊道：「啊，狄奧米特，我們逃罷，你不看見修士作難我們嗎？他今天賜給赫克托榮耀，或且明天又賜給你了。他要如何便如何，誰敢違拗他呢？」

「啊，老人家說的固然很有理，這是刺着我的心，令我退怯。赫克托將要

這樣說：「狄奧米特在我跟前逃走了，躲在他的兵艦上。」與其叫我聽這句話，不如令土地開口，將我吞下。」

但是尼斯托答道：「啊，狄奧米特，你要知足。假使赫克托譏笑你是懦夫，凡是脫勞的男或女，總不至相信，因為他們的丈夫和兄弟，曾給你打的在灰塵中滾來滾去。」

他說罷，趕忙回轉馬頭奔避去了。赫克托看見偉大的狄奧米特從他面前逃竄，大喊道：「你是希臘軍會宴時獻酒致敬，尊爲上位的狄奧米特嗎？從今以後，他們斷不會再如此崇敬你了，快跑罷，女孩子！快逃罷，懦夫！你是曾經躍上我們的城牆，生擒我們的百姓做俘擄的狄奧米特嗎？」

狄奧米特聽了，不勝憤激，心內遲疑不決是向前還是退後。當他沉吟時，修士於半空中又降下一陣大雷電，使他張惶得不能回轉馬首。於是赫克托喊着他的馬名道：「回過來罷，白足（Whitefoot），棕毛（Bayard），明亮（Bil-

liant)火光(Flamme)你要記着美麗的安狄路曼其，平常怎樣喂養你，比我，她的丈夫更爲愛護。儘着你的全力載我趕去，我將要得了年老尼斯托的盾牌，聽說是金子鑄的；從狄奧米特奪了他的胸鎧，聽說是天上的鍛冶場製的。」

此時，希臘兵莫不盡力逃竄，都奔進衛護兵船的圍牆之內，因赫克托在後拚命追逐，沒一個敢回頭抵抗。圍牆之中列滿戰車，全軍兵將差不多亡魂喪魄，膽氣全消。希拉暗示阿加米倫王約束將士，鼓勵作氣。由是阿加米倫王站在優里賽斯的船上，因他的船靠近堤岸和艦隊之間。王大聲喊道：「恥辱呀，希臘人！你們平常誇口說大話，以爲你們來脫勞可做百人之敵，是的，可敵二百脫勞人，這些氣概到那裏去了！當然，你喝着滿杯美酒，吃了豐腴牛肉時，很容易順口說出。現在大難臨頭，隨便一個脫勞將官，就足以匹敵你們全體，打得你們抱頭亂竄了。從古以來有一個君王，像我這樣，統率你們如此怯懦的軍隊嗎？」

由是希臘軍重整旗鼓，振刷精神，再和脫勞軍宣戰去了。第一個奮勇當先殺死脫勞大將的，便是狄奧米特。他的矛祇向脫勞軍背後刺去，逢着他的矛鋒，立從戰車之上滾下。這時又轉爲脫勞敗績逃亡了。狄奧米特之後，其次便是阿加米倫王，阿琪克斯和其他將帥。還有阿琪克斯的兄弟，老鍊的弓術家梯梭，藏匿在他兄弟大盾之下。阿琪克斯將盾牌一舉，他便從盾下闖出，朝準脫勞軍挽弓射去，他們中着箭，不是死亡，也受重傷。他射了一箭，便回頭奔向他的兄弟，有如嬰兒呢。慈母似的，阿琪克斯連忙用盾牌將他遮護。如是一連射中了脫勞八個大將。阿加米倫王一看見他便說道：『梯梭射着你的箭罷，使你的兵隊和你的父兄一齊慶幸。待我們攻下脫勞城，所得的俘擄財寶，除我之外，你是第一。』

梯梭說道：『王呀，不必酬勞，我總是很努力的。我是不住的手挽着弓射向脫勞軍；我一共發出八箭，都中着他們勇士的鎧甲了。但是祇有赫克托，我

總射不着他。」

他說罷，又朝準赫克托射了一箭，却中了披里安王別一個兒子。他繼續對赫克托發了第二枝箭，這回竟射死了他的御者。赫克托此時又悲又憤，他連忙跳下戰車，舉起大石子，向梯梭奔去，立意將他壓斃在石頭之下。梯梭看見他衝來，連忙拿一枝箭按在絃上。他剛向後拉時，石頭已打在他的鎖骨上，折斷了弓絃，兩手震得麻木不靈，再無力量挽弓了。他雙膝屈下，那張弓也墜落地下。阿琪克斯連忙用盾牌遮護，便有兩個兵卒將他抬起，呻吟着回到兵艦去了。

脫勞軍見這偉大的弓術家抬走，又壯着聲威，來逼迫希臘軍，一直將他們逼至圍牆戰壕之中。赫克托總是奮臂當先，追逐希臘軍如同獵狗擒拿野獸，當脫逃時，猛撲着野獸的腿腳一般。

希拉坐在亞靈匹斯山上，見這情景，對阿西娜說道：「我們難道沒一些

兒憐憫希臘人嗎？不想救助他們嗎？假使我們立意從此不干預凡人的事，那末這一次也要出力一下。我祇怕希臘全軍將傾覆在赫克托威力之下了。」

阿西娜答道：「這是我父親的意思。他聽從西底斯的要求，賜給阿且里斯的榮耀。不過現在或且能聽我的話，許我們賜福希臘人。你趕快駕好戰車，我即刻穿戴盔甲。我們倆同往戰場，赫克托見了一定很不樂意；我們的意見和他相反。」

希拉又駕了戰車，阿西娜也穿上盔甲，預備下降戰場。奧亞史（Houirs）開了天門，她們迅速向凡間去了。

修士從埃達山上望見她們，便命愛里斯（Tis）近前，她是諸神使者，對她說道：「趕快走罷，愛里斯，對她們兩個說去，吩咐她們還是好好服從我的命令。如果一定要和我反抗，我將使她們跛了雙腳，從戰車上摔下，把戰車擊成千片萬片。我祇用雷霆一擊，她們的創傷，便是十年也不能恢復。」

愛里斯奉命連忙趕去，就追着她們，將這消息相報。希拉聽了，對阿西娜說道：『這是很不智慧，我們爲着凡人竟和修士抵抗。他們的勝敗，任憑修士做主罷，我們不用和他違拗了。』

希拉回轉馬頭，向亞靈匹斯去了。走進殿內，坐於金椅之上，她們心內充滿了憂悶和憤恨。修士一見她們回去，也離開埃達山，回歸亞靈匹斯。走到大殿裏，他看見希拉和阿西娜憂形於色，便譏笑她們道：『你們爲甚麼如此不樂？總不是爲了參預凡間戰事，殺戮了無算心憎的脫勞人，以致發生疲倦嗎？如果因我幹的事，不能使你們樂意，那末你們要放明白一點，我要怎樣幹去，就是怎樣。正是，任你們全體聯合的力量來抵抗我，我仍原能够制伏你們。』

修士說完這些話，阿西娜惱怒得心內如蘊着一團火焰，將要爆發了，強制着一句話都不說；但是希拉却忍不住沉默，開口答道：『我們都是明白的，啊，修士，你是比誰都有強力。雖然如此，但是我們看希臘人這樣沉淪，不能無

惻隱之心。』

修士道：「原來如此嗎，你憐憫希臘軍，因見他們今天受這災難，等着罷。明天你們還要看見他們將受更悲慘的禍殃。我的皇后呀，因為赫克托要一直不住手的屠殺，直待將阿且里斯的心激動，由他的兵艦座上站起，方才罷休。」

這時日光已沉落大海，暮色四合了。脫勞軍憤恨黑暗來臨，看不清敵人的舉動。但希臘軍歡迎黑夜，因黑暗就是他們藏身的巢穴，可以自由呼吸了。赫克托便聚集軍隊，屯於河濱會議。這地方橫尸纍纍，一一可見。他立在當中，手執長矛，矛長六尺有餘，矛尖鑲着光耀耀的銅，還有一片黃金，環在矛尖和木桿之間。他對兵隊說的話是：「聽呀，我脫勞軍隊，同從軍的同盟。我以為今天殺盡了希臘軍，毀滅了希臘兵艦，和你們進脫勞城慶賀作樂，從此享太平寧靜的生活。但夜又臨到了，阻礙我們的事業。現在大家坐下來休息，飽

飽的吃喝一頓。你們卸下車上馬匹，喂了食糧，隨便選幾個人進城，尋覓牛、羊、酒和麵包，度量着足夠我們吃渴，再尋了燃料，要足夠終夜燃燒，我們傍火而坐，藉以窺探希臘軍有無從黑夜潛逃。量他們是不能夠這樣平安脫逃。我們自然要快意屠殺一番，殺不盡的至少也使他們負傷回鄉醫治，如此，才沒有人敢來脫勞城搗亂。使者們也要回城，警告老年人和男童子，都要看守城牆，婦女們都去燃燒火堆，全夜謹慎，祇怕希臘兵偵伺我攻打兵艦，暗暗來襲擊脫勞城。現在我不用多說了，明天還有話吩咐你們。但是記着，明天準備將希臘兵完全趕上他們的兵艦，那末祇要用一把火，把他們一舉殲盡了。我才知道勇敢的狄奧米特還是向我反衝過來，還是用長矛自刎而死。明天一定將希臘兵全營毀滅。我願望我自己長生不老，和神明一樣的榮耀。」

他說畢，脫勞軍歡聲如雷。他們卸下馬匹，便進城拿了糧食，也得了好些燃料。他們便坐以待旦，盼望第二天的戰事如何結果。脫勞軍燃的火焰，好像

靜夜裏天上的明星，點點閃耀，一共有千堆的火燃着，每一堆火坐了五十人。馬匹站在戰車之旁，口內咀嚼大麥。他們就這樣坐待天曉。

一二 阿加米倫王的懺悔

當脫勞軍飲宴作樂時候，個個充滿了希望，以爲他們不久將驅盡希臘軍。在希臘那一方面，却懷着憂惶和恐怖。沒有人比阿加米倫王更爲煩憂了。他傳命使者請各大將商量軍事。『吩咐他們每一個，』他說道，『不要將這次聚會令羣衆知曉，我不願意給他們聽見。』登時各領袖都齊集了，便依次坐下。他們都是憂愁滿面，兩目注視地下，悶無聲響。末後，阿加米倫王立起，開口說道：『我的朋友呀，希臘諸位王侯貴胄，真實的，修士是憎惡我了。他曾經許我攻得脫勞城，凱旋故鄉，但是他又不實行這句話。我想回我的來處去了，真正是面目無光，損傷了從我出征的無數健兒。趁現在還未至全軍覆滅時候，我們夾一匙退回那里，因脫勞城我們是不能爭得了。』

王說完之後，衆領袖還是默然，因他們已是心驚膽慄了。過了良久，狄奧米特見無人說話，奮然站起說道：『啊，王呀，你不要惱怒，假如我說你所說的什麼存身兵艦，逃回故鄉這句話，不過是一時狂亂，口出胡言，當你罵詈兵隊是懦夫時，何等氣概，才不過兩天以前的事罷；這是真的或是假的，那是希臘上至大將，下及走卒，都知道得很清楚，也不必我來說是非曲直了。不過我祇要對你說幾句話：修士賜給你做希臘元首，是王中之王，但是他不曾賜給你勇氣。勇這一個字，是天神賜給人的第一恩惠，沒有勇，做人也沒有價值了。如果要回頭走了，走罷，你的兵艦已準備了，立刻可以行駛。這水程是短短的，但是其餘全營希臘軍，都要停留，直待奪得脫勞城。倘若他們願意跟隨你的腳踵之後，祇有我和我的朋友西散勒斯（Sthenus）兩個，却要獨留這裏；我們一定在此，一直到了這個城的末日；因為神差遣我們到此，沒有成功是永遠不肯回頭。』

老年的尼斯托也立起來道：『你是一個最勇敢的人，啊，狄奧米特，你說的話，句句是理是智，無人不知，你的話都是實情。阿加米倫王，現在你向諸位求計，他們已經說了，你採擇最有智略的耐心聽從。現在大家都坐下來吃喝，他們在戰場是長日勞瘁，這算是你的責任，快給他們酒肉。你要命令哨兵看守戰壕，以免敵人乘我不備，暗中襲擊；脫勞有許多警火，和一羣強悍的兵隊，真的，今夜裏若疏忽防守，全軍就要覆滅。』

王便傳命設備飲食，諸將帥都坐下吃喝。當他們飽餐之後，尼斯托又立起說道：『啊，王呀，修士命你主宰無數國土，並賦給你無量權力，因此你更需要有人貢獻良謀善計，應當容納忠言敢諫；雖然他們的話，格不入耳，不能使你喜歡。記得有一天是不幸的日子，你從阿且里斯手中奪去少女白里西伊，由是諸將帥對於你的行爲都不滿意。正是我也曾勸諫你了，但是都不蒙你採納。你一意耽着自己逸樂和驕矜，黜辱了跟從你出征第一的猛將，從他

手上搶去他親手掙得的犒勞。所以你一定要取消這一宗不德的行爲。撫慰受你所黜辱的人，說了好話，賜給他隆重儀禮，以贖前愆。」

阿加米倫站起來答道：「你的話是真的，老夫子。那一天我真像一個瘋人，我自己也不否認。這一個阿且里斯，不止是一個勇將，並且是修士所寵愛的人。誰蒙修士的寵愛，那就賽過全軍兵將看罷，自從他袖手站在戰場之外，我們是如何奔竄逃匿！這當然是修士的喜怒了。這是我得罪他，自然要向他謝罪，並償還數倍的損失。聽我說罷，我將要送給他的物品，一個七節三腳的壺子，從來不曾經着火，十個「金推倫」(Talents)，二十個光華的釜，二十匹神駿的馬，因爲牠們的敏捷，曾替我得了無數錦標，誰得我這二十匹馬，掙得的金錢，雖沒家當，也不至成爲餓殍。再贈他數個美女，能做精妙的活計，她們都是我從雷史波史(Tespos)海島得來的一部分俘擄。正是我也送還白里西伊斯就是從他手上奪來的女子。譬如我們得神祇保佑，那就可以衝破脫

勞城，我們分配俘擄時，脫勞城中的美女，除海倫之外，任他選擇二十人，因沒有人更美於海倫了。假使再看中幾個人，我也答應。待我們凱旋還鄉之日，他就算是我的兒子，我愛惜他如同我的男兒奧里斯梯斯（*Orestes*）。我有三個女兒，她們之中，任他擇一個做妻子，可以一同回到他的父親貝利亞史家裏去。他不用遵循俗習，如人們娶妻送了許多聘禮，他要我的女兒，可不必破費一文。更進一層，我還贈送我女兒一份豐富的嫁粧，從來皇家嫁女都不曾如此富厚。我再封贈他七個城邑，每城都有廣大的牧場，餵養成羣成隊的牛羊，還有葡萄園不計其數，出產多量美酒。他便是城中百姓的主人翁，尊崇他如同君王。這些都是我贈他的儀禮，祇求他平息惱怒，請他聽從我們的祈求。世界萬物之中，只有一件東西，不肯聽人求告，這個東西是「死」。爲何「死」給人們這般痛恨，便是這原因。所以請他不要像「死」一般僵硬罷。」

阿加米倫說畢，尼斯托對他說道：「你這一副重禮送給阿且里斯，是沒

有人敢來吹毛求疵了，不要再遲延了，趕緊請人到他營中獻了禮物。第一個要請菲尼克斯（Phoenix）去，因他是衆神所寵愛，而且阿且里斯也尊重他。真的，當他年幼時，菲尼克斯曾經做過他的師傅。阿琪克斯和優里賽斯也要去的，並命兩個使者同往。現在命使者將水來洒我們的手，禱告時大家都要靜默，求大神修士憐憫，軟化了這個人的心，使他聽從我們的請求。」

於是使者捧水洒了每一個的手，每人斟滿一杯酒，先傾酒地上祭了，祈求衆神，他們便將餘酒一飲而盡，從王的營帳走出。當他們未去傳達王命之前，年老的尼斯托指示他們所應說的話，每一個都授意遍了，對於優里賽斯尤其敦敦囑托，因他們之中，他是一個口能舌辯的演說家。

一三 三大將謁見阿且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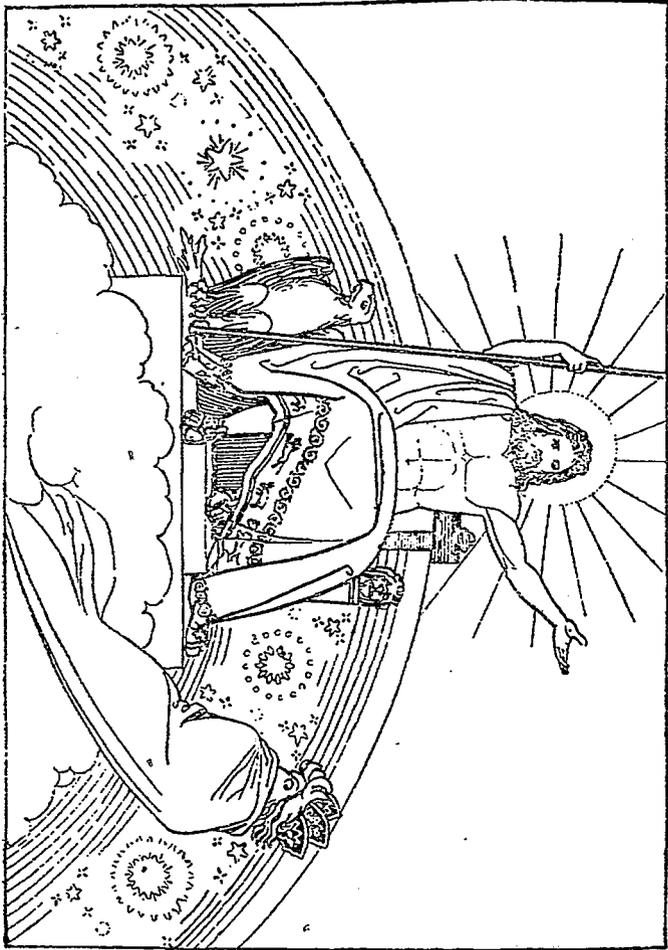
他們一齊沿海岸走，且走且禱告神明，換一句話說，就是海神，願海神撼動阿且里斯的心腸。一行人衆到了墨密敦（Myrmidons），是阿且里斯羣衆駐

繫地點，他們看見這君王手拿豎琴，這張琴是征服西卜（Thepe）得來（是安狄珞曼其的祖國）的。他且彈且唱，歌咏古代英雄的功略。柏特洛克勞斯不聲不響，坐在他的對面，服伺他歌唱。優里賽斯在前領他們走近他的跟前。阿且里斯瞧見了他們，不慌不忙的從座上跳下，手內還拿着豎琴。柏特洛克勞斯也跳下向他們致敬。阿且里斯說道：『歡迎你們，我的朋友。我雖然和王惹氣，你們依然是我的好朋友。』

他便延請他們上座，椅上一律蒙着紫色毯子。對柏特洛克勞斯道：『拿了大碗調和美酒，要十分濃厚，十分芳甜；敬我的朋友每人一碗，他們是希臘全軍中我最敬愛的。』

柏特洛克勞斯依着他的命令置備。他調和了又濃郁又芳甜的酒獻上，又忙着設備筵席。他們雖然剛在阿加米倫王席上，已吃飽了酒肉，此時也不推却，因那時的武將飲酒食肉，和他們能征慣戰相比例。他佈置筵席是這樣

是今天非飲宴作樂時候，覆亡之禍就在眼前，我們每一個無不胸懷煩亂，憂心忡忡。今天脫勞軍和他們的同盟已經逼近，將要毀滅兵艦；我們不知如何防守自救。這是很明顯的事，修士已經偏袒他們了。我們今天來請求你，便是求你從此不可再袖手作壁上觀，站於戰場之外；請你出來如同從前一樣救助我們危難。實實在在的，我們眼前是處於千鈞一髮的地步。這個赫克托是獷暴無倫，他自誇修士和他相近，並不怕任何神明和任何凡人。今夜裏他還在禱告，朝日早降，立誓焚燒我們的兵艦，待我們哽咽於煙霧迷濛之中，將我們一舉殲盡。軍隊是十分恐慌，害怕衆神賜給他威力；他的威嚇成了事實，我們全軍就成爲異鄉之鬼了。現在總算還可以挽回，未見得太晚，因此請你趕快援救，何況你本來有心援助希臘人。不可再遲延了，否則已是不及，倘若到了不能挽回的地步，你一定會懊悔的。那一位老人家貝利亞史，你的父親，那一天從你的國土菲西亞（Phthia）送你投軍阿加米倫王時，他不是對你說



道：「我的兒呀，如果蒙衆神的恩意，願他們賜給你威力，在戰場上立功；但是還有幾種事，你應當時時留心；克制你的驕矜，因溫和比驕傲相差萬里，更不可和人鬪氣。能够如此，希臘人無論老幼，都要愛重你尊崇你了！」這些話是你出征時，你的父親再三叮嚀囑咐你的，但是你却不能聽受奉行。雖然你現在還有懺悔的機會，因為王命我們獻你儀禮，來贖愆尤。這一副富厚的儀禮，沒人敢批評是沒有價值了。」於是優里賽斯將阿加米倫王的禮單，按序點明，壺、釜、黃金、美人，並許嫁他的女兒和七個城邑的嫁粧。他將禮單獻上時又說道：「你要知足，應當收受王的儀禮。真的，沒有人敢說這副禮是不豐腆了。假使你對於阿加米倫王毫無關切，那麼對於因為你袖手旁觀而慍慍待斃的百姓，你要動惻隱心腸。接受了王的禮儀罷，因此永永受希臘人的財物 and 愛戴，並且最大的榮耀，是能够殺死了赫克托。他是站在戰場，準備同你開仗，他很盛氣的以爲希臘全軍，沒一個可以和他匹敵。」

阿且里斯答道：『我現在坦坦白白說罷，優里賽斯，我要率直說出我心內所想的，和現在要做的事。這很使我不喜歡，你們坐在這裏來誘惑我，一個說這樣，一個又說那樣。正是，我要真實的說，我要明白的說，因為像那樣的人，心想這樣，口說那樣，我憎惡他如同憎惡「死」一般。你告訴我罷，譬如一個人鎮日在戰場上奮鬥，到底有甚麼好處？這不過是徒勞無功。因為一個人終日安坐家裏，和一個長日不離戰場，也不過同樣掙得一日享用；人們尊敬懦夫，和尊敬勇士，也無分別。又如一天到晚辛勞的人，和一個懶懶安坐家裏的，死神也同樣的臨到。就看我罷！我受這麼多辛苦，我的性命終日在危險裏掙扎，我得着甚麼好處！譬如一隻鳥兒，終日覓食，口銜食品喂哺小雛，從來不停止的爲小雛工作，直到牠們的羽毛豐滿，高飛時候，自己是鞠躬盡瘁了，我也是如此。我許多日辛苦，許多夜沒合眼，我乘船攻破了十二個城邑，又有十一個城市是步行攻下來的，從那裏得了無數珍寶俘擄，我都獻了阿加

米倫王他永遠是安安逸逸坐着享受祇將一小部分財寶犒賞軍士。他却完全都佔據了。如是他還要幹什麼呢？他賜給各位的都沒取分毫，竟單單將給我的又搶去了。正是他奪去了白里西伊斯。如果他願意，請留着她罷；不過不必再來求我抵擋脫勞軍。他還有許多從軍戰士，他都沒有得罪過，也沒有受過他這樣侮辱；請他向他們去祈求良謀善計，如何消滅兵艦的火。他也很預防了，已經築了圍牆，掘成濠溝；他還不能抵擋赫克托麼？從前我身臨戰地，也是這個赫克托都不敢使軍隊遠離脫勞城牆，他都不敢冒險跨出城門一步。有一次，他真真曾一鼓作氣，來抵敵我，和我單人匹馬對戰，但是僅僅在我長矛之下免死。現在我也不爲他，也不爲脫勞子孫，重新出馬征戰。明天向修士和衆神獻了犧牲，我的兵艦預備糧食和淡水，向海上開駛了。是的，明天清早，你們如果留意，將看見我的兵船在海面，我的部下正在盡力搖槳了。如若海神賜我一帆風順，第三天就得駛回我親愛的故鄉菲西亞。在那裏我備

存了無數財寶，當我來脫勞時候，我還運了白銀、黃金和奴隸，那是阿加米倫王還不會搶去。但是從此之後，我不再和他，在軍事廳裏參加末議了；我也不再在戰場傍他而立了。至於他的禮儀，在我却不屑一顧；正是，若使有二十倍那麼多，我也並不希罕。便是埃及（Egypt）賽白斯（Thebes）全城的珍寶，也不能來動搖我。世界上除了賽白斯沒有更富厚的城邑了，那裏有一百個城門，每一座城門，有兩百個武士，駕了戰馬戰車向戰場中去。至於他許嫁女兒做我的妻子，我却不要，她的面貌，就是美麗如阿佛瑤岱脫，她的針黹就是精巧如阿西娜，我也不要。請他於希臘軍中選擇一位英雄做他的女婿罷。若諸神佑我平安回到鄉土，我的父親貝利亞史，會替我選一個妻子。在菲西亞和海拉斯（Phlias）還有無數少女；國王的女兒，倘若我去求婚，我信得過他們之中沒一個會瞧不起我。從前我時時想成立室家，娶一個妻子，安靜過活，享用我年老父親的產業，和我自己所掙得的財寶。很久以前，我的母親，海上西底

斯早就對我說道：「我的兒啊，生命有兩條途徑，在你前面，任憑你的心意選擇。如若停留在這裏，攻擊脫勞城，永遠不能回歸故鄉，年輕就要殞命；不過你的名兒永世流傳。但是倘若離開戰場，回到家鄉，可免殺身之禍，而且得享高壽；但是你的名兒便隨你的身體一同泯滅了。」我曾經幾度躊躇，以為名譽賽過生命；但是我的思想，現在又改變了，因為我的名譽給人損壞了，阿加米倫王在大軍之前黜辱我。現在我決意馳回故鄉，奉勸你們也打點回去，因為你們總不能奪得脫勞城。這個城是修士所寵愛的，賜給脫勞人以威力了。請你們將我所說的話，回報給差遣你們來的人罷。請他自籌計策，抵抗赫克托，他不能再得我的援助了。請菲尼克斯今夜在這裏下榻，明早起程的時候，他可以乘我的船一同回去。不過他如果願意留在這裏，就請他留下，我並不敢勉強他啊。」

當阿且里斯說完這一席話，他們都相顧默然不語，因為他的話是過於

激烈了。

一四 菲尼克斯的歷史

過了良久，年老的菲尼克斯便慢慢的站起說話了。他一面說，一面是涕泗交流。他心裏十分張惶，生怕希臘的兵船，說不定將要完全毀滅。「啊，阿且里斯！」他說道，「倘若你決意立刻駛回去了，我沒有你怎能留在這兒呢？貝利亞史老人家，你的父親，命你從阿加米倫王出征時，他不是叫我做你的老師，指導着你，怎樣舉動，如何說話嗎？那時候你不過是一個不知世故的少年人，那裏知道參謀軍事，和戰場上的兵法。你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剛毅善戰的勇士了。不，我不能够沒有你單獨留在這裏；我不能離開你，就是衆神使我變做從前到菲西亞投你的父親時那麼年輕，我也不能離開了你，我是生長海拉斯（Hellas）地方，我離去那裏，是因為我的父親怒恨我。他竟然咀呢我，向修士和諸神祈求，使我的兒子沒一個能坐在他的膝上。當我聽了他這幾句

話，我也憤恨極了。真的，那時候竟發生了一個惡念頭，想執了利刀將他砍成兩斷。幸而衆神憐憫我，幫助我，這個惡念頭立地無形消滅了，因此也消了我的惱恨。我怎能當得起人們的譏諍指摘着說：「看呀，這一個是殺父親的兒子！」我立即決意離開我父親的家，遠別我親愛的故鄉海拉斯。我便向戚族鄉友告別，他們很誠懇的勸導我，我不爲所動。於是他們用強力把我軟禁了，一連九日九夜，他們聚集在我父親家裏看守，從我父親的食廚裏，拿了大塊羊肉、牛肉和豬肉，又向地窖裏拿了許多美酒，他們恣情吃喝，毫無顧惜，分班輪流守定着我，並且無分晝夜的燃着兩堆大火，一堆生在屋子旁邊修道院，一堆燃在大門口。但是在第十夜裏，他們都醉飽得東倒西歪沉沉睡着了，那兩堆火焰也將息了，我乘隙打斷了臥室的門，從院子裏籬笆跳了出來，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給我悄悄溜走了。我就這樣的從海拉斯逃到了菲西亞地方，奔投你的父親貝利亞史。他贈我無數財寶，又裂了土地封我。我就一直在

他之下管轄。他又將你托付我，令我訓誨你，教養你，啊，阿且里斯，你那時不過是一個小孩子。我們賓主很是歡洽，並且你也的確是愛重我。我隨便走到什麼地方，或往會議廳，或至宴會室，你總是跟隨我。我便摟着你坐在膝上，揀了精美的食品餵你，將酒杯攔你的唇上。你時常嘔吐酒漿，淋漓的我滿身是酒，也算不清多少次了。真正的，我爲了你，也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着多少磨難呀。我看你如同親生兒子無異，而我自己是一個也沒有，現在我祇求你聽我們的話，平息了你的滿懷憤怒，同我從前泯滅憤怒一般。這是很不對的，一個人的心腸不應如此強硬。便是一位神明，也有回心轉意之日；自然不用說的，神總比你榮耀有威嚴。人們要回轉神的心，便焚香爵酒燒化禱告。譬如一個人觸犯了神明，還能够挽回神祇的心，平息憤怒。因爲禱告是修士的女兒。她們指祈禱是又溫柔又委婉，然而「罪惡」是又快又強，都是向前奔馳，蹂躪全地，作祟人們。雖然如此，禱告是緊緊跟在後頭，醫治「罪惡」，造成內禍患。尙

若人們能尊敬修士的女兒，她們走近這個人，他如果肯致敬她們，肯聽從她們的聲音，她們會祝福他，保佑他。如若這個人，心剛似鐵，反抗她們，拒絕她們的聲音，她們便降罰他，咀咒他。你要謹慎呀，啊，阿且里斯，你要虔敬修士的女兒，成一個公正的人，對於你才有好處。譬如阿加米倫王，遠遠的站着，不來獻給你儀禮，不送還搶奪你的東西，果然如此，我也不勸告你了；不，斷不求你將希臘人從大災大難當中救出。但是他已獻了一副豐厚的儀禮，還許下無數財寶，又特派了大使到你這裏來，他們是全軍中位次最高，第一有智略的大將，並且也是你最親密的朋友，因此你更不可拒絕，要聽從他們的勸告。現在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你就可以明白。這是如何愚蠢的事，一個人無論他如何偉大，若是掩耳不聽祈求。

「有一個時代，伊多利亞（Aetolia）人和可利安（Carium）山邊人們大爭鬭。爭鬭的原因是這樣：有一隻極巨大的野熊，蹂躪了卡里敦（Calymon）全

地，就是伊多利亞人住的地方。這地方的君王曼里亞格（Meleager）向希臘徵求獵人，他們從遠道攜了獵狗一同應徵而來，因為這隻熊又大又兇，很不容易獵獲，並且很需要許多獵人。他們之中有一個名阿他浪他（Alcides）是阿開狄亞（Arcadia）地方美麗的少女。當這野獸就擒之後，便起了一個大紛爭，就是誰應當得這獵勝品，換一句話說，便是熊的首和皮。因曼里亞格王賜給了少女阿他浪他，王的母親兄弟，從阿他浪他那裏搶去，王很憤怒，就將他們殺掉。但是王的母親阿耳西亞（Althea）聽見她兄弟死亡的消息，便咀呪他，是時，咀呪她親生的兒子。由是伊多利亞和可利安山邊的人開始征戰了，因為她是可利安山邊的人。並且這咀呪也靈驗，這爭鬪是越發劇烈了。從前曼里亞格王曾領伊多利亞人一同出征，他是一個極偉大的武士，無人敢和他抵敵，但是這一回和他的母親嘔氣，所以不來參預戰事，不肯援助他們，幽幽的閉在自己私室裏，可利安的人便佔了優勝，伊多利亞人便給他們驅

遂進卡里敦城中，城門周圍轟然大響，並且是十分張惶，深怕敵人攻破城牆。城中長老舉了代表見王，還有神的祭師，國中最聖潔的人，求王御駕親臨保護。他們願貢獻上一件無價之寶，是伊多利亞地方一片大土地，一半田畦，一半葡萄園。就憑他自己選擇，也不過如此。祭師見王獻上儀禮，祈求援助，他却而不納。末後他的母親同她的姊妹，也來請求，他拒絕得尤其堅決。他的父親奧尼亞史（Oeneus）也向他祈求，站在他私室門前，頻頻搖撼着屋門，他也不聽。他也不肯容納他的朋友和同輩的話，雖然是他生平所親愛關切的人。最後，敵人就一直爬上了城牆高塔，要放火焚毀卡里敦全城，正是立刻將轟擊到宮殿的大門了。於是他美麗的妻子客利奧柏脫（Clippata）便站起來向他祈求，揮了無數酸苦的眼淚，說了許多懇悃的話。「現在想想罷，」她說道，「你的百姓將要遭受如何憂患！如果敵人衝進了，這城立刻就要焚毀，你的百姓男人呢，將受刀兵踐踏之禍，女人呢，做俘擄做奴隸去了，」這幾句話，感

動了他的心靈。他奮然立起，穿戴盔甲，一直衝出去了，這才救了伊多利亞一座城池；不過他們所許的儀禮，他却沒有得着。這個阿且里斯，就是曼里亞格的故事。你的思想斷斷不可和他相像。這是很愚蠢的事，拒絕他們的請求，一直到兵艦着了火的時候。來罷，將阿加米倫王贈送你的儀禮受了；如此希臘人尊崇你如同神明一般。如果你再挨延，將失去你的榮譽和財寶，雖然你以後將我們從脫勞軍所放的火焰當中救出。」

阿且里斯答道：「菲尼克斯，我的老父，我用不着榮譽和財禮。我自有的財寶，任憑我自己揮霍，修士曾經賜給我榮耀了。聽這句話罷：你若是爲阿加米倫王來求助，請你不要用祈禱的聲音，和含淚的眼睛來擾亂我，你更不可偏護這個人，不然，我是敬愛你的人，將轉爲憎惡你了。你還是去麻煩觸犯我的人罷。現在和我一同回菲西亞去，我平分了土地貢獻你。你今夜在我營裏安歇；明天我們再商量，或去或留。」

阿且里斯向柏特洛克勞斯點着頭遞了尋號，爲這老人設一張床帳。這
樣，令那兩位大使見了，不得不起身告辭。

柏特洛克勞斯爲老人安了臥榻。阿琪克斯見了，向優里賽斯說道：『我
們走罷，優里賽斯，我們今天幹的是勞而無功了。我們立刻走罷，將這消息傳
達給差遣我們來的人。至於阿且里斯，還是怒氣勃勃；他一點也不顧惜他的
朋友鄉鄰，和這些軍隊。他懷着的願望，我却是一點也不知道。一個人雖然殺
了兄弟，殺了兒子，却也要向別人償還流血的代價。失去了金錢，奪還金錢，就
得消滅了惱恨，可以平安回鄉，寧靜過活。這個人却一直憤恨，僅僅爲了一個
女子緣故。看呀！王已經給他七個美女，以七個抵償一人，他還不肯收受，當然
是他貧短。』

阿且里斯答道：『你說的句句有理，阿琪克斯。但是我心裏的憤恨依然
在燃燒，因阿加米倫王當千軍萬馬之中狠狠的黜辱我，待遇我如同一個平

庸的人一般。你們去罷，帶這消息去。我不再現身戰場了，一直等到赫克托逼近我的營帳，放火焚燒我的兵艦，如果這樣，我就挺身而出，無論他如何威武剛強，我有力量抵制。』

阿琪克斯和優里賽斯便告別了，將這消息回報阿加米倫王。

一五 狄奧米特和優里賽斯暗襲脫勞軍

這一夜諸大將都安寢了，獨阿加米倫王睡不貼席，心內說不出的煩擾。向脫勞兵營眺望時，看見火光四射，聽見他們兵馬嘈雜當中，隱隱透出簫笛之聲。他尤其驚慌，由他眼光看去，脫勞軍隊聲威之壯，爲從來所不曾看見。他又回顧自己的兵艦，不覺頻頻嘆息，搔着自己的頭髮，心內越發惴惴，不知明天更有什麼意外災殃降臨百姓。自己想道：『我看看年老的尼斯托去，或者他能籌劃萬全之計，暫保眼前的安寧。』他從床上翻身起來，穿了草鞋，披上外衣，拿了獅子的皮圍在肩上，執着長矛走出。

麥尼勞這一夜也是不能合眼，感念都爲了他的緣故，希臘才勞師遠道，出征脫勞。他也從床上起身，披了豹皮，手執一矛，來見他的哥哥。他逢着阿加米倫王時，看見他也是武裝執矛，他說道：『你尋什麼？你看見那一面脫勞軍麼？我們最好遣一個偵探，探探他們在幹什麼，到底一共多少兵馬。我毫不疑惑，敢判斷他們是在計劃攻打我們。但是有沒有人敢幹這宗事，實實在在是極危險的。』

阿加米倫答道：『真的，我的兄弟，我們是處在大災大難之中，要保全百姓，很需要良謀奇計，當然，修士對於我們，已大大改移他的心意了。有一時他曾經偏護我們，但是現在赫克托這般逼迫我們，也是他的意思。我沒看見有人像赫克托，如此明顯得神人增他威勢。他不過是一個凡人，他的父親並不是神，他的母親也明明是個塵凡的女子。現在你先去招集衆將議事，我看看尼斯托去。』

衆將一瞬時都齊集了。尼斯托說道：「我們先去探探，守衛兵是睡覺還是清醒。」他們便巡行圍牆一周，看見守衛兵都沒偷懶，十分盡職看守，正如獵狗在深林之中偵伺野獸一般靈敏。他們一聞音響，立刻四顧探望，以爲是脫勞兵脚步響動。年老的尼斯托見了，不盡喜慰，口內說道：「你們很能盡職，我的兒子們，不然我們都成了敵人的俘虜了。」

他們經過戰壕，擇一處廣闊的地方坐下。這裏的積尸已不可見，因赫克托追殺希臘軍，直至暮色來臨，又從這裏回去。他所經過的道路，兵馬踐踢尸身都向別地方滾去了。尼斯托站起說道：「現在有沒有人敢冒險到脫勞營，探探他們計劃如何進行？有這樣的人，將得大榮耀，並且王也要酬勞他一副厚禮。」

狄奧米特立從座位站起說道：「我就去，不過最好有人同我一塊兒去。因爲有伴侶可以增我勇氣，也有了憑藉，並且兩個總比一人強多哪。」

常時好些人願意跟狄奧米特去。阿加米倫王因麥尼勞挺身欲往，他很爲擔心，忙立起道：『由你選擇啊，狄奧米特選一個最合你意思的人；不論身世，不論品格；只擇你心意中以爲最合格的人。』

狄奧米特答道：『若憑我自己的意思，請優里賽斯和我同去。他是勇敢明達而兼謹慎，並且阿西娜也愛寵他。』

優里賽斯答道：『你不用過分贊美我，也不用過分責備我。我們即刻就要趕去，夜已經是過半了。』

兩個人立即穿戴好了。狄奧米特拿兩頭尖刃和盾牌，祇戴了無纓絡的盔帽，如此就不容易給人瞧見了。優里賽斯執了一張弓，掛上盛滿箭矢的箭囊和一口利刀，頭上戴着革帽，周圍鑲了野熊的白牙。兩人便向阿西娜禱告，求神保佑。一切都停當了，就從夜色朦朧中走去，有如兩隻獅子，踏過了無數殘肢斷脛和血跡。

剛巧同時赫克托在他營裏，也和他們同樣思想，要如何偵探希臘軍，他們夜裏幹什麼，明天怎樣計劃。因此也即召集脫勞大將和同盟會議，他說道：『現在誰敢往探希臘營，探看他們如何防守。如果能够探得他們議會明天的戰事如何決策，有這樣勇敢的人，會得大報酬，一輛戰車，換一句說，就是兩匹希臘全營中最神駿的馬。』

內中有一個名多浪(Dolon)的站起。他是一個使者的兒子，是他父親唯一的男兒，還有五個姊妹。他的面貌極醜陋，但是有極神速的腳力，是一個賽跑家。他開口說道：『我去，赫克托，不過我要得很大的報酬，就是要希臘大將阿且里斯的馬，因他的馬是全希臘最神駿的。舉起你的笏，立一個誓，戰勝希臘時，賜給我這兩匹馬，不可用別的馬代替。』

這是極愚蠢的願望，多浪是什麼人，竟妄想得偉大阿且里斯的戰車馬匹！赫克托心裏何嘗不明白，雖然如此，祇好舉了他的笏，發誓賜給多浪這兩

匹馬，不以別馬代替。於是多浪便穿戴好了，手執着弓，戴上狼皮的帽，還拿了一枝利矛，便走了。他緩緩的走着，以爲希臘營沒有人在守望。優里賽斯聽見他的腳音，對狄奧米特說道：「對面來一個人，或且偵探軍情，或是作踐尸體。任他走過，我們把他擒着，不給他生還了。」

兩人連忙向積尸中躺下，多浪昂然走近，一點也不知道積尸中還有兩個活人。他走了五十碼那麼遠近，兩人便從積尸中跳出，追逐着他。他聽見他們急步追來的聲音，他心裏這樣想道：「赫克托命人來追我了，恐怕是令我回頭吧。」他祇願如此，已覺膽怯了。當他們離他祇有一矛之遠，他才看明是希臘人，嚇得拚命奔竄。兩人一直追去，正如兩隻獵狗追逐鹿或野兔；他雖然奔走迅捷，總不能超越兩人的速度，這兩個人也不能趕上他，不過他是不能再回頭了。當他們近了戰壕，狄奧米特在後喊道：「站住，不然我就用矛刺死你。」他說罷，將矛擲去，並不想將他立時結果，不過故作聲勢，來嚇嚇他。登時

這枝矛經過他的肩膀，却不偏不倚，在他的跟前泥土中豎着。他看見這枝矛，好像一根柱子豎在面前，就怔住不動，上下牙齒祇是打戰。兩人便趕上了，氣喘噓噓的，因跑得太急忙了。多浪一面揮淚，一面說道：『饒了我的性命，我父親若是聽見我拘囚在你們的兵艦上，他一定肯出極大的贖金，獻上多量金、銅、鐵，來贖我的生命。』

於是優里賽斯說道：『放開心懷。老老實實對我們說，爲甚麼黑夜裏跑了出來？你是偷竊尸首，還是赫克托派你偵探我們，或者是你自己有甚麼私事？』

多浪答道：『赫克托勸誘我出來，允許酬報我阿且里斯的車馬。因此我冒險來探探你們的情形，有沒有嚴謹守衛。』

當這人說到阿且里斯的車馬，優里賽斯禁不住大笑。『的的確確，』他說道，『這是你應受的大報酬。阿且里斯的馬，除神和女神的兒子，就很難駕

馭，但是告訴我，赫克托在甚麼地方？脫勞人戒備很嚴謹嗎？」

多浪答道：「當我從脫勞營走出時，赫克托和諸大將正在依勒斯（Is）墓旁會議。至於守衛兵除脫勞營中一部分，其餘却沒派出一個人。同盟的將官，他們都沉沉睡覺，也沒顧到守衛，他們以爲脫勞軍總有巡行守衛。」

於是優里賽斯又問道：「同盟各將官還是和脫勞兵同營安寢，還是各自分開？」

多浪都告訴了營中情形，那邊是誰的軍隊，這邊是誰的營帳。「但是，他又說道：『倘若你要知道最安穩的路徑，還不會給人發覺，向左邊最遠的那一條路走去。那裏是新從塞雷史來的兵馬，和他們的國王里色斯（Rise）。我從來不曾見過馬匹，像他們那麼高大強壯。牠們比雪還要潔白，比風還要迅速。現在可以送我到你的兵艦，若是沒有人送我，那就把我縛在這裏，請你們自便好了。』」

但是狄奧米特說道：『多浪，你不用妄想，饒你這一條命，雖然你已經告訴我們這許多脫勞營中的秘密。要是留你的命，你還會來探聽我們的軍事，或且是在戰場相見。不如把你殺了，才不會再來勞動我們。』

他們立刻刺死他，又將他的軍裝拉下，掛在近旁一株樺樹上，用蘆葦和樹枝做了記號，回來時便容易認識。他們逕向脫勞營走去，尋得多浪所告訴的地方。那裏果然是駐紮着塞雷史兵士，他們都睡着了，各人身上都擱了自已的兵器。在這一羣兵將中間，便是里色斯王，戰車停放旁邊，戰馬羈在車杠之上。狄奧米特也不猶豫，便揮動刀矛，擊殺這一羣在睡夢中的兵將，如獅子衝進羊羣，十分兇猛，十分貪饒，他們羣衆慌做一團，勢成孤立無援。他一氣殺了十二人。他一面殺，優里賽斯一面拋擲尸首，由是開了一條路，使馬匹前進，因道上橫尸，馬匹便驚嚇跳躍。這些馬或且自己也在想道：『還不慣作戰。』狄奧米特殺了十二個人，第十三個就輪到里色斯王了。當狄奧米特舉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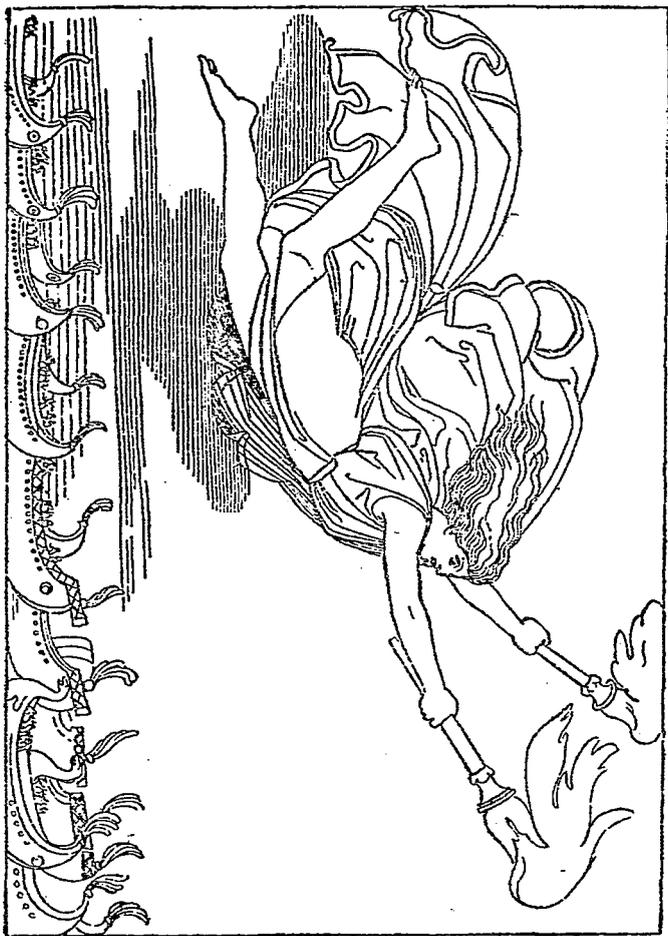
候，他是氣喘唏噓，正在做惡夢。此時優里賽斯連忙解下戰車馬匹，趕出營帳之外，將他的弓鞭着馬，因慌忙牽着馬，却不曾拿了鞭子。他趕着馬，口內呼嘯作聲，遞給狄奧米特暗號，叫他不要遲延，趕快回頭。他是很明白，狄奧米特一經屠殺起來，就不容易滿足。真實的，這個人正在躊躇，不進不退，自己斟酌着，是立刻回頭呢，還是向前殺戮。但是阿西娜在他耳旁低聲警告他道：『要想到回頭，或且有神人會警醒脫勞人來圍困你。』

果然愛波羅立刻喚醒他們。里色斯王的從兄弟突然清醒了，看見馬匹已失，就高聲喚王，因此全營都驚覺了。但是狄奧米特和優里賽斯已跨上馬背，望希臘營奔馳去了。各大將迎着他們兩個，又聽見兩人訴說所冒的險阻，一齊歡樂稱贊不已。

一六 希臘諸大將之受傷

天色黎明時候，阿加米倫王結束軍隊，赫克托也指揮將士，準備上戰場。

迎敵，兩軍兵隊都很樂意聽從命令。開仗良久，雙方無分勝負，一直奮鬪到正午時候，那情形譬如一個在森林砍採材木的人，此時正是疲倦需要吃喝時候，希臘軍漸漸佔了優勝。第一個當先衝破脫勞隊伍是阿加米倫王。他一直追趕脫勞軍逼到城牆之下，他從來不敢幹如此驚人的奮勇。赫克托也不敢向前抵抗，因愛里斯傳遞修士的話：『當阿加米倫向前時，你要退後，他的命運註定今天應該得着大榮耀；要等到他受傷時候，你才可以向前，追逐希臘軍。』直上他們的兵艦，日光就西沉了。赫克托聽了便望後退，不久阿加米倫王受傷了。安吞勞兩個兒子共乘一輛戰車，向王迎敵。王舉矛向少的丟去，却落了個空。這個脫勞人也向王拋矛，剛巧中在胸鎧。這一下他是用全力拋矛，中雖中着了，不過胸鎧很堅固，矛鋒一觸，便彎曲了，好像鉛質。王又舉手中的矛，望敵人頸上擲去，他立刻死在戰車。他大的兄弟見了，也丟矛擲王，這一下也不落空，恰恰中在王的手腕上。王又舉矛刺他，他受傷了，王又用刀將他



的頭砍下。過了良久，王的瘡口覺着發熱，王依然盡力奮鬥。又一會，傷口感覺冷了，變硬了，痛楚的不能忍受，便對御者說道：『現在駕我回兵艦去，我不能再戰了。』

第二個大將受傷的，便是狄奧米特。當他拉下殺死脫勞人兵器時，巴里斯用暗箭射着他。巴里斯是伏匿依勒斯墳墓石柱後，發出他的箭，中在他右腳踵之上。他看見他的箭中着了，大聲喊道：『我願望射中你的腰，勇敢的狄奧米特，你就不能再來搗亂了！』

然而狄奧米特答道：『倘若你敢和我面對面交戰，你這懦夫，你的弓和箭就不中用了。至於我腳上給你的箭輕輕一插，何足輕重，有如受婦人孩子打擊一下罷了。你走近前來，給你看，我的矛尖，刺成傷口是怎麼個樣兒。』

他於是示意優里賽斯站在他的面前，他將拔出腳上這一枝箭。優里賽斯聽從他的意思站定。但是一拔出箭矢，疼痛得站立不住，雖然他曾說了許

多誇大示威的話，也命御者驅回兵船去了。

現在祇剩了優里賽斯單獨一個了，沒有第二個將官在他近旁。因阿加米倫和狄奧米特都負傷去了，希臘全軍都震撼不寧。優里賽斯對自己說道：『現在我怎樣幹呢？這是如何恥辱的事！如果在脫勞軍跟前逃走了，雖然他們人衆我寡，但是我假如受擒受殺傷，豈不更壞了。當然，這是修士的意思，降災降難於希臘人，然而我是誰，敢同修士反抗？但是我何以這樣說法？祇有懦夫才向後退，有勇氣的人，無論是死是活，仍原站在原次。』

當他沉吟想念間，脫勞兵一擁而至，團團包圍他，如獵狗在森林中，追圍一隻野熊相似，那隻熊站住，咬着磨着牠那露出又大又白的牙齒，等待抵敵。優里賽斯這樣的站住，執着矛東衝西刺。他一氣殺死脫勞五個將官，五人之中，一個還沒給他殺掉時，從旁刺着他，刮下他脅骨上一片肉。於是優里賽斯大呼求援，他一連喊了三次，第三次才給麥尼勞聽見了，他便叫阿琪克斯：

『啊，阿琪克斯，我聽見優里賽斯的聲音，那聲調好像含着痛苦或且是給脫勞人包圍了。來罷，我們趕快去援救他，倘若他有損失，那末希臘人是難上加難了。』

他說罷當先趕去，阿琪克斯跟着奔馳。他們到了那地方，果如麥尼勞所說，大隊脫勞兵包圍着，譬如深山中一羣豺狼，圍着一隻長角鹿；又如一隻野獸，中了獵人一箭，瘡口硬了，僵立不能轉動了，正是獅子來了，一羣豺狼便一圍四散了。脫勞兵這樣的紛紛四散了，當阿琪克斯衝來的時候，麥尼勞伸手扶掖優里賽斯，從羣衆中走出，阿琪克斯前後奔突，追逐脫勞人。

現在還有一個大將受傷了，巴里斯依然伏在依勒斯墓上石柱後，又向麥開安射了一箭，中他右邊肩膀上。一個將官瞧見了，大喊在他旁邊助戰的年老尼斯托道：『趕快呀，尼斯托，將麥開安扶上你的戰車，駕回兵艦去，因醫生一條生命，賽過無數兵將。』

尼斯托將麥開安扶上戰車，舉鞭揮着馬，風馳電掣的奔向軍艦去了。

同時赫克托正在奮鬪，他的御者說道：『看呀，阿琪克斯在追逐我們兵隊，我們趕快接應去。』他連連鞭着馬拚命奔去，戰車從無數積尸上滾過，車輪和轉軸都染成殷紅了。修士施起法力，使大阿琪克斯驚嚇。他總不奔避，回轉頭來用盾遮護肩膀，一步一步向兵船走去。好像騾子衝進田畝，吃食大麥，給村中兒童用棍子揮打；兒童力弱，棍子反被騾背折斷了，他們揮不去騾子，直讓那騾子吃得飽滿了，才慢慢吞吞的一步一步走去。脫勞兵爭向他拋矛，他一會兒回轉頭來，交戰了幾合，一會兒又走他的路了。

這時正好阿且里斯站在他兵船末段觀看，柏特洛克勞斯在他旁邊站住。當年老的尼斯托載着麥開安奔回，他便對他的朋友說：『我忖度不久希臘營又有人來求我援助，他們現在是極危險了。你先去看看，尼斯托到底載了誰回轉兵船。那個人的肩膀，看去像麥開安，我却不曾看見他的面貌，因車

馬奔馳的如風一般迅速。』

柏特洛克勞斯奉命去了。同時尼斯托載麥開安到了他的營帳，伏伺老人的侍女，正在調和一大碗酒漿。營帳當中安一張桌子，上面置一個大銅盤，又擱着一瓶酒，還有一束調味的大蒜，黃色的甜蜜和麥粉。又尋了一個四柄的大碗，碗的兩邊各有兩個同樣的柄子，每個柄上站着一隻銅鴿子，看去好像互相用嘴爭啄似的。這一個巨大的碗，若盛滿了湯液，從案上舉起，很是吃力；尼斯托雖然是一個老年人，舉起這巨大的碗，如同拿着小杯。侍女將瓶子裡的酒傾在碗內，投了甜蜜和細片的羊乳油，便將大蒜和在一起。當這酒漿調和停當，便請他們吃喝。他們且喝且說話。

他們正在說話，柏特洛克勞斯剛好走到，站在營帳門邊。尼斯托連忙走到他的面前，伸手扶着他說道：『你來同我們坐坐，喝喝酒罷。』柏特洛克勞斯推辭不肯就坐，『不要留住我。』他道，『我是來看看誰受傷了，你載他回

來。現在知道是麥開安，因此我要趕回報告阿且里斯去。你很知道阿且里斯是怎麼個的人，他容易發怒，又容易責備人。」

尼斯托說道：「阿且里斯對希臘人還有什麼關心呢？他爲甚麼還要探問是誰受傷？阿伯特洛克勞斯，你還記得當我和優里賽斯到貝利亞史家裏時候麼？你的父親也在那裏，在大廳上飲宴，當酒闌席散，我們告訴貝利亞史，如何到此會集全希臘軍隊，攻打脫勞城，你和阿且里斯都奮勇投軍。兩位老人家訓誨了你們好些話。貝利亞史對阿且里斯說道：「在戰場上你一定要奮勇當先。」但是你的父親對你說道：「阿且里斯的身世比你顯赫，體格也比你強壯，但是你比他年歲長大，歲月是可以增加人的智慧。這是你的責任，應該勸諫時，你就站起來規諫。」你何以不勸勸他救助我們？如若他還固執不聽，就請他派你助戰，領着他的軍隊，再借了他的盔甲。如此脫勞軍見了，一定以爲是阿且里斯親臨戰場了，他們一定驚嚇退走，那末我們呼吸也就可

以自由了。』

柏特洛克勞斯聽了，立刻奔回阿且里斯營帳中去了。

一七 圍牆之戰

這時候，脫勞兵已迫近戰壕了；但是他們祇能站在壕邊，因戰馬驚嚇不進。那壕溝極深，一根根又尖又大的柱子豎着。脫勞軍中最智慧的波里代麥斯（Polydamas）對赫克托說道：『赫克托，這是瘋癲的行爲，要想乘着戰車，越過溝壕。這壕既深且闊，又有一列尖柱豎着。你再看這裏罷，就是給我們經過，又有什麼法子？如果修士的意思，真要使希臘軍完全覆滅——那就好了；如若和從前一樣，勝敗也不止一次了，希臘兵若回過頭來，驅逐我們，我們又將如何？不，我們還是將戰車擱在這裏，用得着的時候，回來乘坐。現在祇好下車步行，攻打這圍牆。』

他們一齊從戰車跳下，攻擊圍牆。一共五隊，並排前進。第一隊人數最多，

又最偉壯，赫克托當先領隊。第二隊巴黎斯爲首。第三隊是先知海倫勒斯做首領，扶佐他的也是披里安王的兒子岱弗柏史 (Deiphobus)。還有一個同盟愛西亞斯 (Asius)，是阿里斯比 (Arise) 國王。第四隊是依尼亞斯當先。第五隊是里西亞人沙比東和革羅克斯。他們互相靠緊，盾牌碰着盾牌，併力攻擊。他們全隊除了愛西亞斯王，都在濠溝這一面下車。王將他的戰車趕至一個地方，那裏有一條路通過濠溝，瞧見有一個門，恰巧是開張着。因守門的有意開張，預備軍隊急難時可以躲進。當時兩個雄糾糾的守衛，看見愛西亞斯和他的隊伍衝來，便奔向門前站住，因倉猝之間來不及關閉了。他們站定時有如兩隻野豕，等候抵禦一羣獵人獵狗。這時，立在圍牆上的兵卒，不停手的投下大石子，霎時石子紛紛下降，如隆冬密層層的雪片飛墜一般。脫勞兵的盔帽和盾牌，觸着石子，一齊鏗鏘大響，也有撞倒地下；愛西亞斯王雖十分兇猛，却也不能衝進牆內。

又別一個門，赫克托率了隊伍向前，這當兒忽然望見天空裏發現一宗怪異，他們瞧見一隻鷹擒着一條大蛇，用爪抓住，要飛回去喂哺小鷹。但是大蛇盡力抵抗，用身體纏繞大鷹，一直繞到鷹的胸前，狠狠的咬着。那鷹受了傷，兩爪一鬆，大蛇突然降落在兩軍之間，鷹長鳴一聲，高飛去了。皮利代麥斯是一個聰慧的人，明知這是兩軍的象徵，對赫克托說道：『啊，赫克托，我們還是不要向兵船逼緊希臘人。因天空裏發現這一宗怪異，怕是預兆。鷹是象徵脫勞軍，蛇是象徵希臘軍。你看鷹擒着蛇，却不能把捉得牢，就像我們暫時得勝了希臘軍，却不能永遠制伏他們。就同大蛇回過頭來，咬住了鷹。照這情景，希臘軍將要回身反攻過來，我們就大大損傷了。我們若是被他們從兵艦追逐回來，那就要棄了我們許多健兒，拋尸在後。』

赫克托聽了這些話，不覺怒從心起，大聲說道：『你勸諫我的話，是很不吉利。衆神一定將你的聰明改變愚蠢了。你難道使我違背了修士的命令，他

明明令我逼迫希臘軍直上兵艦，你反使我注意天空裏經過的鳥類，跟着牠們東飛西去嗎？鳥類究竟是飛東飛西，或且向左向右，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不用提了，勇者祇有一種表示，就是爲祖國致命。因此我勸你自己努力。倘若你自己畏懦退縮，或是使任何一個兵將畏避，我用我的矛洞穿了你呀！」

他說畢，向前躍去，軍隊一擁跟隨他，喊聲震天的前進。修士從埃達山上降下大風，風挾灰塵，直打希臘軍，脫勞兵一點也不感覺。當脫勞兵要毀除圍牆雉堞和尖柱，却不能損傷移動分毫，因建築得十分堅固，並且希臘軍老守原位，盾牌接連盾牌，在牆上抵禦。

過了片晌，里西亞人沙比東走至陣前，是受修士的暗示，使他今天掙得大榮譽。他拿着盾牌，兩手又各執一枝長矛，譬如一隻獅子飢餓的瘋狂了，衝進牛羣或羊欄，也不顧慮多少獵人和獵狗在守衛，沙比東這樣的衝向圍牆奮勇攻打。他對他的親戚庫羅斯道：

「告訴我，革羅克斯，爲甚麼我們在家鄉太平時候，我們的百姓，在宴會廳上，都尊我們首位，獻了美酒肥肉，他們在珊色斯（Sarus）岸邊劃了一片大土地，菓子園和田畝供奉我們？當然因爲我們在戰爭時，立在隊前第一列打仗了，指導他們做戰場的表率。人們見了一定說：「啊，真的，這是可敬愛的人，里西亞王子，他們應當吃肥肉喝美酒，他們戰爭時總在第一列呀！」假使我們能够希望長生不老，逃過了老死，也不來勸你立戰功了，但是我們現在有十萬機會是死，那末能够掙得榮譽，就拚命奮勇，說不定或且給別人得勝了。」

他說着便躍向前去，革羅克斯也隨後奔躍，全里西亞軍隊緊緊跟隨在後。看守牆門的是雅典（Athen）人，他驚慌失措，張惶求助。他向圍牆回望，祇見大阿琪克斯和小阿琪克斯，還有一個梯梭，赫克托擊傷他的瘡口已經合了。守衛早就要大聲喊叫他們救援，但是兵器相觸的聲音，鬧成一片嘩響，祇

聽盾牌盔甲鏗鏘之聲，徽類轟轟之聲，兵士吶喊之聲，可以覆蓋他的叫喊。他急對一個使者說道：『趕快去，請大阿琪克斯來，——如果能夠，大的小的都請回來——因為這裏是十分緊急，里西亞諸將已逼近我們了。倘若那邊也有急難，祇用大阿琪克斯來，至少要同梯梭帶了他的弓箭來。』使者如飛去了，大阿琪克斯聽了，對小阿琪克斯道：『你祇站在這裏，抵當敵人，我向那一面去了，即刻就要回來的。』

阿琪克斯同他的兄弟梯梭拚命趕去，里西亞全軍剛巧此時衝進，正如一陣大風大雨。然而希臘軍仍原奮勇抵擋，阿琪克斯殺了里西亞一員大將，梯梭射中革羅克斯的肩膀。革羅克斯迅速跳下圍牆，他不願意被任何人瞧見他是受傷了。但是沙比東却看的明明白白，心裏很覺憂傷，因革羅克斯是他的親屬，並且是戰場上的健將。雖然如此，他依然奮勇的向前攻打；他殺了牆上一個兵士，用手拉撼雉堞，一片圍牆跟着他的兩隻手崩頽了。便開了一

條路徑，可使軍隊擁進。阿琪克斯和他的兄弟竭力抵禦里西亞兵將，兩人便對準沙比東，梯梭用矛來刺，因已逼近不能用箭，不過祇穿過盾牌皮帶，却沒傷着他。阿琪克斯也用矛刺他的盾牌，將他向後推去，他站立不穩，便從牆上跳下。然而他的勇氣毫不稍挫，大喊道：『里西亞的健兒啊，快快來助我罷。我的力量無論怎樣強，單獨一個，總艱難拉崩圍牆，給你們開道路進去。』他們兵士聽見他的聲音，又一擁衝上。但是對方的希臘兵也是很努力保守，都奔向危急地方助戰，真正是生死安危的關頭。兩軍交戰好久，無分勝負。里西亞人不能攻破圍牆，衝到兵艦；希臘人也不能擊退里西亞人。

末後，修士又賜給赫克托光榮。他那時向前一躍，大喊道：『脫勞健兒，隨着我罷，毀滅他們的兵艦去。』圍牆面前有一塊大石頭，底闊頂尖。在那個時代，兩個勇士之力，也難抬起，但是赫克托毫不用力，一手舉着，正像牧童手中拿着羊毛。圍牆中有兩重小門，不用啟閉大門，可由此進出。現在這小門用栓

門了，又用鎖鎖着。赫克托看定這小門，兩手捧了石頭，高高舉起，高出頭上，兩腳站開，對於他的鵠可以更準更有勁了，他用盡平生之力，望小門撞去，那門受這一擊，立時破碎了。赫克托乘勢向前飛越，兩手各執一矛，目光如火炬般閃射。兵隊跟在後面，有的從小門衝進，有的跨過圍牆。

一八 兵艦之戰

海神柏賽頓(Poseidon)寵愛希臘人。他坐在山上遠遠瞧見希臘軍倉惶奔竄，覺着十分懊惱；自己心內想道：『我總要救助他們。』正好修士的眼光轉向別一方面去；他以爲衆神沒有膽觸犯他的禁令，敢來救助希臘軍。柏賽頓立刻回歸宮殿，駕上戰車乘風破浪去了。他經過時候，海中大獸如鯨魚海豬等都出來迎送，牠們都知道尊敬這位海中君王。他到了脫勞地方，將戰車擱在山洞，急步向希臘營走去。他幻成卡耳喀斯使者的形狀，來到大阿琪克斷和小阿琪克斯身旁，說道：『你們要振作精神，救助百姓，因你們比別一個』

強而有力。除赫克托攻打那一面圍牆，其餘都不必擔心。你們就去接應，願神賜你們膽量和勇力。」

他一面說，一面用杖觸着他們，使他們精神飽滿，勇氣頓增。他施行法術之後，渺然不見了，那樣迅速，正如大鷹追捕小鳥，飛落山巖似的小阿琪克斯見了，才知道是一位神祇，便對大阿琪克斯說道：「神明令我們交戰。當他隱去時我才認識；真的，我心裏勃勃然想逞身一鬪。」大阿琪克斯答道：「我也如此。我的心和火一般熱，渴想奮力一鬪。就是單獨一身，我也要與赫克托拚力。」柏賽頓又巡視隊伍，同樣的鼓勵各將官。脫勞軍正在得勢，大肆兇焰。梯梭殺了脫勞有名勇將英百里亞斯（Indrus），用矛洞穿了他的耳朵。英百里亞斯倒下時，好像河邊一株又高又大的楊樹，經樵夫的斧頭砍下一般。赫克托忙用矛來擲梯梭，却中着旁邊將士。當這將官倒下，赫克托便抓着他的盔帽，意欲拉回軍中。大阿琪克斯連忙一矛過去，中着他的盾牌之上，竟將他

推向後退。他的手一鬆，希臘兵抬着尸首送回兵艦去了。第二個殺死的是卡里亞（Oria）的勇士，他來投脫勞軍，意欲立功，得披里安王的女兒卡生德拉（Cassandra）做妻子。他曾在軍中高聲誇口，一定將希臘軍逼回兵船，王也已允許女兒下嫁了。他現在竟陳尸戰場了。這時，客利梯（Cleob）王見他撲倒地，下，大呼道：『果然幹了很大功業，所以披里安王允許匹配他的女兒。你還是來投希臘軍罷，阿加米倫王會賜給你極美貌的女子，是從亞各斯（Argos）帶來的，只要爲我們攻下脫勞城。你現在和我一同到兵船去，我們同你會議這件事，你才醒悟希臘人是天生就慷慨心腸。』王對尸首說了許多譏刺的話。

愛西亞斯王聽了，不覺怒從心起，走近客利梯王子，舉矛拋去，他是徒步的，他的戰車緊緊在後跟隨。但是他的矛還不曾拋去，客利梯王子早在他胸上擊了一下，他撲倒時，正類山中的橡樹或松柏被樵夫砍下。他的御者在戰車上，驚慌的不知所措。當時，尼斯托的兒子安梯洛克斯（Antiloohus）用矛將

御者刺倒，跳上戰車，佔據去了。脫勞軍傷了無數，死了無數，便是驚人的赫克托也被擊倒片晌。他又舉矛擲向大阿琪克斯，却被又堅又厚的鎧甲屈折了。他見他的矛不能洞穿他，連忙退進隊裏。大阿琪克斯拾起撐兵艦的大石子，望赫克托丟去，恰恰中在他的頭頸上。他倒下去如電劈橡樹無異。希臘軍見他倒下，吶喊連聲一齊衝上，要將他拉回兵艦。但是脫勞軍怎肯讓他們逼近，許多勇士站在他的跟前，一齊舉起盾牌遮護。他們趕退希臘人，將他抬至河濱，用水噴着，良久便漸漸蘇醒，但是剛坐起來時又復昏暈過去，因受阿琪克斯這一擊，傷勢很重。希臘軍見赫克托抬去，更振刷精神，一時槍標刀矛齊齊舉起，望着脫勞軍投擲擊刺，一直追出圍牆，逼過溝濠。脫勞軍回到了停戰車的地方，他們站在那裏，祇是驚慌戰慄，不知如何是好。

修士同時又回轉眼光向脫勞望去，却見脫勞軍正在逃亡奔竄，心內不勝惱怒；又瞧見赫克托睡在地下，如陳尸一般，他的朋友團團圍住，現着張慌

失措的形態。他厲聲對希拉道：『這是你幹的嗎？你這大逆的人，快對我說明實在情形，不然，於你更是不利。』希拉答道：『這不干我的事，是柏賽頓賜給希臘軍力量 and 勇氣。』修士對使者愛里斯道：『你到柏賽頓那裏去，警告他不要干涉我的事。請他即刻回海裏去罷，那地方才是他做主宰；天上下界的事，都是屬於我的。再到愛波羅那裏，命他將奄奄待斃的赫克托重新賜給新體力，再起來爭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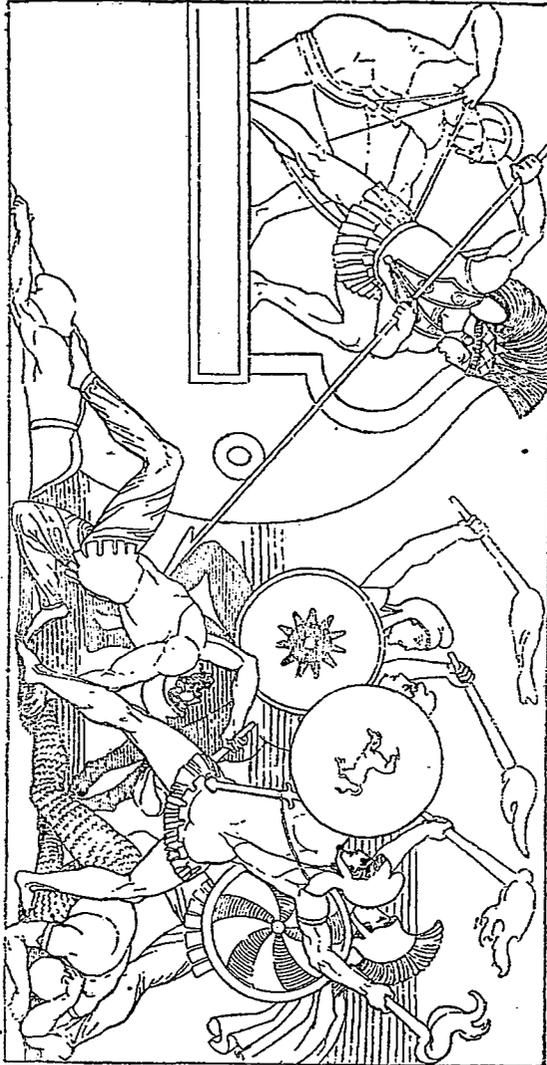
愛里斯奉命去了。先見柏賽頓傳達了修士的命令。他聽了這些話，勃然惱怒道：『我還不是和他一樣尊貴嗎？他有什麼權力命令我，幹這個，不幹那個？我們三個兄弟，都是時間（Old Time）的兒子，賜我管轄大海，賜給伯拉圖（Pinto）治理死國，修士主宰天和地。』

愛里斯答道：『啊，柏賽頓，如此說着，修士使得嗎？你知道麼，第一個先出世的，是第一有權力。』柏賽頓答道：『愛里斯，你說的很有見識，但是修士如

果立意救助脫勞人我們之間將結永遠不解的大仇恨。」

愛里斯又趕到愛波羅那裏傳遞了命令。愛波羅急忙趕至河濱，赫克托已經起坐，他的神識漸漸恢復了。愛波羅說道：「爲甚麼這樣子，啊，赫克托？甚麼緣故儘坐這裏，不上戰場？」赫克托答道：「是神和我說話嗎？你不會看見阿琪克斯如何投了大石擊傷我，所以不能再上戰場嗎？真實的，我以爲已經向死國去了。」愛波羅說道：「你要努力呀，我的朋友。我是拿金刀的愛波羅，我奉修士的命令來保佑你。站起來罷！率領兵隊向兵艦去，我和你一路走，使你如入無人之境。」赫克托立刻站起，此時體力十分健全了，指揮兵隊再衝到兵艦。希臘軍望見莫不大驚，他們如獵人擊打麋鹿，山羊或獅子，以爲已經受傷死了。雖然如此，依然鼓勵勇力，緊緊相挨，面向敵人；但是大將都屹立不動，無數兵卒差不多都轉背奔逃了。赫克托衝進，愛波羅當先，兩肩環繞火燄，手執修士的盾牌。一剎那間，殺傷希臘人不計其數。脫勞軍乘勝跨過溝濠，牆

門也沒法抵抗，他們長驅直入，又衝到兵艦地方，赫克托當先，後面一員大將，手執火炬，緊緊追隨，預備焚毀兵船。阿琪克斯執着尖刀對他胸口一刺，立時倒地死了。赫克托便舉矛來擲阿琪克斯，却中着他身旁一員將官。阿琪克斯大喊梯梭道：『你的弓和箭呢？射罷！』梯梭便拉着弓射去，第一箭射死了脫勞一個將官；但是第二枝箭剛接上絃索，瞄準赫克托彎起弓時，那條絃忽然斷了，那枝箭歪斜着飛向別一面去了。梯梭見了失聲喊道：『一定是神和我反對，這條絃是今天新安上的。』阿琪克斯道：『丟下你的弓罷，神不讓你使用。用你的矛刺罷！真的，假使脫勞人得勝了，也不能白白任他們毀壞兵艦。』梯梭立即丟下弓箭，執了盾牌和長矛。赫克托見了大呼道：『來罷，我的健兒，修士俯臨我們，得修士垂青的就是強，受修士唾棄的便是弱。看呀，偉大的弓術家梯梭，他的弓是如何斷折了。來罷，神賜給我們勝利了。並且就是有一個死，爲國家犧牲，便是偉大的功業。他的妻和子女，將享受榮耀，自己的名兒也



永世不朽啊！』

赫克托用這些話鼓勵軍心，對方阿琪克斯也在驅勉兵隊，克盡軍人天職，雙方殺傷無數兵將，但是脫勞軍更佔優勝，希臘軍漸漸向後退却了。赫克托兵隊佔據了一隻兵艦，這是第一隻泊近海濱的。他一躍上船，一刀殺死船上的主將。這場爭鬪越發劇烈了，人人棄下刀劍槍標，大家面對面用矛尖斧頭砍刺。赫克托大喊道：『快快撒下火種，焚毀盜賊的船，今天是修士賜給我們勝利呀。』脫勞軍聲勢更爲強壯，所以阿琪克斯被逼退了。先前他站在船尾甲板上，後來船身一轉，船頭向海船，尾靠岸，他被逼至中段搖槳人坐位的地方，他還是竭力奮鬪，執着矛望着撒火的脫勞兵將，祇是刺去，又向自己的兵隊，發出可怕的聲音大喊道：『你們當振作精神，好好盡軍人天職，努力相拚呀，希臘的健兒！如果立刻給人克服了，還想誰來救助我們呢？現在還有什麼牆來躲避呢？這裏是沒有城，沒有牆，沒有塔，也沒有雉堞可以躲避的。我

們現在面向脫勞土地，背後便是大海，我們是遠離故國啊。我們所有的希望就是「勇」這一個字。如不能自救，也沒有人來救助了。」

阿琪克斯很懇摯的警告希臘人，口內說着話，兩手不停的惡悻悻擊刺脫勞兵。

一九 柏特洛克勞斯的功業和死亡

同時，柏特洛克勞斯啼泗交流的在阿且里斯旁邊站着。阿且里斯說道：「有什麼事情，柏特洛克勞斯，這樣傷心？你好比一個女孩子，牽着母親的衣角，直待她將你摟在手臂，才拭乾眼淚。你得着菲西亞的惡消息麼？我知道你的父親是很安全的，老人貝利亞史也是平安無恙；而且爲着愚蠢的希臘軍將要覆滅而沉痛，或是因爲王太魯鈍而傷心呢？」

柏特洛克勞斯立刻答道：「你不要同我生氣，偉大的阿且里斯。希臘軍是處在很危險的地位，最英武的大將都受傷了，但是你依然怒氣沖沖，不肯

出來救助，他們都說貝利亞史是你的父親，西底斯是你的母親，但是依我說，你這般強硬，你的父親是石頭，你的母親是大海，倘若你會受神人警告，不願意身臨戰場，就讓我率領你的軍隊向前迎敵，許我穿上你的盔甲，使脫勞軍見了，以爲你臨蒞戰場，希臘軍才得透露這一口氣。」

柏特洛克勞斯如此哀求阿且里斯，却不道就是哀求自己的死亡。阿且里斯答道：「我用不着什麼警告，警告也不能阻止我的心意。這些事都不會擾亂我。但是這些人們，當我受着侮辱，一點也不羞恥，昂然眼睜睜看他們的王，搶我親手掙來的酬勞。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曾說過，我不再打仗了，一直到脫勞軍焚毀我的兵艦時候。但是他們現在的確是在大災大難之中，你可以穿戴我的盔甲，領導我的軍隊，救援他們。真實的，應該救助的時候了，我瞧見脫勞軍包圍兵艦，希臘軍夾逼在敵人和大海之間，已無站立的餘地了。我四處眺望，看不見狄奧米特和他的矛，也看不見阿加米倫王；我祇聽見赫克

托喊叫他的兵隊努力向前的聲音去罷，柏特洛克勞斯，你不要等他們的火燃着了兵船。你幹了這件事，就要回頭，不用再和脫勞軍交戰了，因克服他們是我的事，不要爭奪我的光榮。再要記着這一句話：你心裏如覺樂於戰鬪，但是不要任意奮勇，不可逼近脫勞城牆；不然，隨便逢着一位神人都要受害。因好些神祇寵愛脫勞軍，尤其愛護他們的是偉大的善射箭的，攜了死的箭矢的愛波羅神。」

這兩個人在營裏說話時，兵船上的阿琪克斯差不多是獨力難支了，無數槍標射到他的盔甲，鏗鏘作響，沉重的盾牌壓在肩上，使他癱軟了。他的呼吸也窒塞了，一顆一顆大大的汗珠，直流至地上。最後赫克托逼近，用利刀來刺，却中不着他，祇割斷了他的矛尖。阿琪克斯登時不覺大吃一驚，慌忙退後，脫勞兵便撒火燃着了船尾，一瞬間火焰騰騰上昇了。當時，阿且里斯瞧見火光冲天，兩手擊打着大腿，吶喊道：『快快去罷，柏特洛克勞斯，我看見兵船燃

着了』

柏特洛克勞斯連忙穿戴盔甲——胸鎧盔帽——佩了尖刀，手執長矛。但是巨大的貝利(Pelian)盾牌，却拿不動，除阿且里斯再沒人能够舉起。御者便駕了戰車，兩匹馬棕毛(Payard)和斑花(Piebald)是仙家的種，其餘不過凡間種類。阿且里斯召集墨密敦健兒赴戰。他點了五十隻兵艦，每隻五十名健將。當他們列成隊伍，他對他們說：『不要忘記了，墨密敦兄弟，當我令你們從戰場退出時，你們曾說過了什麼話。你們是怎樣怨憤，如何責備我，如何抱怨我，違反你們的壯志。現在你們可趁了心願了，幹你們所願意幹的功業。』

墨密敦軍隊接連排列，盔帽並盔帽，盾牌並盾牌，一如工程師建築城垣，壘疊石子一般。柏特洛克勞斯當先駕了阿且里斯的戰車，御者旁坐執轡。他們奔向戰場去了。阿且里斯回到營中，開了櫃子，拿出他母親西底斯給他的大酒杯，這杯除了阿且里斯，從沒碰着別一個人的唇上；獻酒修士之外，也從

來不曾供獻別一位神祇。他先用硫磺淨了杯子，又將清水洗滌，便斟滿一杯酒，很虔誠的站在營帳之前，將酒祭在地上，向修士禱告道：『啊，修士，今天我的親愛朋友助戰，請神降臨他的左右，使他又強又勇，賜給他光榮，領着我的兵隊，平安凱旋。』

他懇惓祈求，修士聽見他的禱告，一半允諾了他，一半又拒絕了。

同時，柏特洛克勞斯率領墨密敦軍隊到戰爭最劇烈地方，就是赫克托撤火的兵船。脫勞軍驟見他如飛衝進，以爲阿且里斯怒氣已平，親臨戰陣了。登時他們圍然回頭奔避。因此又轉到戰壕之上，脫勞軍毀傷了無數戰車馬匹，這是他們第二次駕車越過溝濠；祇有阿且里斯的馬，大踏步跨過溝濠，又是靈敏，又是偉壯。脫勞軍驚嚇的失魂落魄，便是偉大的赫克托也不由自主的回頭就走。柏特洛克勞斯一心只想追殺赫克托，將臨行時，阿且里斯叮嚀囑咐他，救息了船上的火，就不必遲留戰場這句話，完全忘記了。他雖然緊追

赫克托，但是脫勞的馬匹十分神駿，他竟不能超越過去追上。於是他便捨下赫克托，將戰車前後馳突，擊殺脫勞軍，乘他們正在逃亡奔竄的時候。

但是還有幾個脫勞大將和同盟，不肯退却。里西亞王沙比東看見他的軍隊在柏特洛克勞斯面前奔逃，向他們大喊道：『你們鼓起勇氣站着罷！待我來和這位武士試試身手，看看他的本領如何。』他說罷，從戰車跳下，柏特洛克勞斯也便跳下，兩個人又兇又猛的正如兩隻大鷹相向衝撞。沙比東兩手各執一矛，同時一齊丟去，一矛中着阿且里斯戰車上一匹凡種的馬，一矛飛過柏特洛克勞斯左肩墜下了。但是柏特洛克勞斯的矛却中他的鵠了，恰好刺中沙比東的心坎，穿過胸鎧，他立時撲在地下。他跌下時，有如山間一株楊樹或松柏，被樵夫砍倒一般。他喊着他的親戚革羅克斯道：『你要表示你自己也是一員勇將啊，革羅克斯，不可讓希臘人擄了我的兵器。』他說罷，便不能動彈了。當時革羅克斯被大弓術家梯梭給他的創口還沒有合着。但是

他聽見沙比東的聲音，便向愛波羅祈告道：『求神賜給我勇力，從希臘人手上奪回我親族的尸首。』愛波羅聽見了，就用法合了他的瘡口。於是他便對里西亞兵隊說道：『你們要協力奪回你們王的尸首。』又向脫勞軍用尊嚴的口吻告誡他們，應當敬重同盟的人。最後他又對回轉戰場的赫克托說話，『啊，赫克托，』他說道，『你對於你的同盟很不關切。看呀！沙比東死了，死在柏特洛克勞斯長矛之下。你甘心任墨密敦擄去他的尸首，侮辱他麼？』

赫克托和脫勞人聽了，都一齊悲悼，因同盟中沒有一個武勇於他們的人了。他們一齊奮勇，直向圍繞尸首的希臘兵衝進；希臘兵將忙回身接戰。沒人認得出沙比東睡在紛亂兵馬之中，全身蓋滿了灰塵和血跡。結果，希臘軍又追退脫勞軍，拉下尸首上的兵器，但是不能傷損他的軀體。因愛波羅承修士的命令下降，從兵馬嘈雜之中，將尸首擡起，交給「睡」和「死」，令他們送回里西亞地方。柏特洛克勞斯完全忘記了阿且里斯的警告，一心一意

想：『現在我要打破脫勞城』他追逐脫勞軍直到城門自己從牆的斜角裏爬上。他一連爬了三次，都給愛波羅用手按着他的盾向後推去。當他第四次又爬上時，愛波羅發出可怕的聲音喊道：『回去！柏特洛克勞斯，不是你的力量能够打下脫勞大城；不，就是勝你萬倍的阿且里斯也不能够。』他聽了便向後退，怕沖犯了神人。他雖然不敢再想攻打脫勞城，但對於脫勞軍之猖獗，怒氣還不會消滅，於是愛波羅暗中鼓勵赫克托和他對敵。赫克托立刻醒悟了，畏怯之心，立即消滅，對他的御者道：『我要向前一試，能不能驅逐這個；這個是柏特洛克勞斯，一定是他，不是阿且里斯，雖然身上是他的盔甲。』當柏特洛克勞斯看見他們近前，舉起大石頭打去。這塊石却打中御者的盔帽，這個人立時倒下，他的頭垂出戰車之外。柏特洛克勞斯見了大笑道：『看，這個人多麼輕捷靈敏！看，這個人游泳多麼有致！雖然在大風暴雨之中，他竟會從甲板跳下，向海中採集許多螞蟻。誰想得到脫勞人有這麼游泳能手！』

柏特洛克勞斯一連三次馳入脫勞軍，每一次都殺死脫勞九個將官。當第四次再衝進時，他註定的死時辰到了。愛波羅站在他的背後，向他的頭頸重重的擊打一下，他登時兩目昏花，盔帽從頭上落下，盔纓侵入泥中了。這盔帽是從阿且里斯第一天戴起一直至今，從來沒有觸着土地。他手中的矛也折了，肩上的盾也丟了，胸甲也鬆了。他呆呆的站定，神志昏亂，也不知抵抗。一個脫勞將官，舉矛向他的背刺去，他連忙向隊伍中奔避，赫克托又丟去一矛，中着他的腰上，便倒下去了。當希臘軍見他倒下，很悲慘的闐然一齊哀呼。赫克托踏在尸上說道：「柏特洛克勞斯，你妄想攻破了我們這座城池，用你的刀擊殺我們，將我們的妻子和女兒，擄上你們的兵艦嗎？這不是你能够幹的着呀！我的矛已洞穿你的腹了，克服你了。空中的鳥類要來啄你的肉了。就是偉大的阿且里斯也無法可施，不能救援你了。他曾對你說：「拉下這個人的襯衣，帶回給我嗎？」你的愚蠢，使你自信，立功不成，反送了生命！」

柏特洛克勞斯答道：「你太誇口了，赫克托，我並非屈服在你的矛尖之下，是愛波羅領我向死路去。便是有你同樣的二十人，向我挑戰，我能够一個又一個的殺掉。但是你要留意這句話：你離死也很近了，因為偉大的阿且里斯就要來殲滅你了。」

赫克托答道：「你爲甚麼預卜我的死亡？誰指示你未來的事？或且我殺了你，再要除掉阿且里斯。」他說時，柏特洛克勞斯已經斷了最後一口氣了。於是他拔出尸上的矛，來追逐阿且里斯的御者，希望殺掉他，擄得戰車馬匹，但是馬跑得風一般快，他實在不能趕上。

二〇 阿且里斯的悲憤

爲了柏特洛克勞斯的尸首，兩軍爭鬪很劇烈，雙方的兵將死傷無數；第一個被殺的便是從背面刺傷柏特洛克勞斯的脫勞將官，因他走近尸首拉下盔甲時，麥尼勞將矛拋去，他立即倒下。他雖死了，却不能拉他的盔甲，因赫

克托立刻踏在他的身上，麥尼勞不敢向前，他自己很明白，不能抵擋赫克托。赫克托回轉身，將柏特洛克勞斯尸上的盔甲拉下，就是阿且里斯借給他穿戴的。他便抓了尸首，拉向脫勞軍去。大阿琪克斯奔至，用他的大盾遮護尸首，正如一隻母獅護她的乳獅，抵禦獵人。阿琪克斯很兇猛的站定迎接脫勞人。赫克托見了便向後退。當時，里西亞人革羅克斯大怒說道：『你不覺得羞慚麼？赫克托，你不敢立在阿琪克斯面前？你和其他的脫勞人怎能保全城邑？當然，你的兵將不能努力替你們奮鬪了。他們雖然拚命相助，但是你們對他們就不肯努力。沙比東還不是爲你們殞命嗎？而你們竟任他做了野獸的肉食。現在祇要你向前接應阿琪克斯，拉着柏特洛克勞斯的尸首，將他的兵器，向希臘軍交換，迎回沙比東的身體。但是這或且不成功，因你是害怕阿琪克斯，當他近前你就逃避了。』

赫克托答道：『我並非畏懼阿琪克斯，也不害怕隨便那一個；但是我很

明白，修士賜給人們的勝利，一剎那給這個，一剎那又給別一個了，我祇擔心這個，這是違反修士的意思。但是你且站住，看看我是不是一個懦夫。」

柏特洛克勞斯的盔甲，赫克托已命人送至城中了；但是現在聽見革羅克斯這樣說，又追回他們，脫下他自己的盔甲，將阿且里斯的盔甲穿戴了。修士看見他如此，不勝大怒道：「赫克托將受這盔甲的重大代價。」然而當赫克托奔至隊前時，兩軍兵將莫不大驚，儼然是一個阿且里斯衝至。脫勞軍重又鼓動勇氣，一齊衝前，這場血戰越鬪越奮勇了。希臘軍自己互相說道：「與其被脫勞軍搶去柏特洛克勞斯尸首，不如請土地張開大口，將我們活活吞下。」脫勞軍也自相說道：「如果爲尸首戰死，死也甘心，我們是不肯屈服。」他們雙方奮鬪不已，阿且里斯的馬，站得遠遠的，淚落不止，牠們很親昵柏特洛克勞斯；現在見他戰死了，牠們矗立不動，也不奔至戰場，也不馳回兵艦。御者用盡法子，恐嚇牠們，哄騙牠們，都不能使牠們向前移動。牠們好像一根石

柱豎立在墓上，牠們的頭，低垂至地，淚如泉湧，滾滾的墜落地上，長長的鬚毛拖垂泥土。

修士見了，惻然憐憫，他說道：『這是我的過失將不朽的你們賜給凡人宇宙之間，一切生靈，人類是最不幸。赫克托不能夠得着你們，他已經很足够了，搶得阿且里斯的盔甲也太過分了。』

於是兩馬便動移了，聽從御者的命令，赫克托雖是很渴望，始終不能搶得神馬。

一個長時間爲了柏特洛克勞斯尸首酣戰不已。結果希臘軍漸漸不振，脫勞軍愈逼愈近，阿琪克斯和麥尼勞比其餘將官更爲奮勇。他對麥尼勞說：『倘若能夠尋着尼斯托的兒子安梯洛克斯，叫他快快將柏特洛克勞斯死亡的消息報告阿且里斯，說希臘軍和脫勞軍正在爭奪尸首奮力血戰。』麥尼勞便如飛去了。良久，尋到安梯洛克斯，對他說道：『我有壞消息，你看罷，脫』

勞軍今天得勝了柏特洛克勞斯已經陣亡。你趕快告訴阿且里斯去，兩軍正在爭奪尸首，或且他能够搶回尸體；至於盔甲，已經給赫克托穿戴了。」

安梯洛克斯聽了，心內說不出的悲傷，兩眶子充滿眼淚，聽完麥尼勞的話，飛一般快的傳遞這消息給阿且里斯。

麥尼勞又趕至站在尸首面前的阿琪克斯那裏，對他說道：「我已尋着安梯洛克斯了，他已經傳遞這消息給阿且里斯去了。但是我很懷疑他不能親臨戰場，無論他如何憤恨，怎樣悲哀，他已沒有盔甲穿戴了。我們要想法如何來救護柏特洛克勞斯的尸首。」

阿琪克斯答道：「你和麥利奧尼斯（Meriones）向前，扶起尸首抬着走罷。」麥尼勞和麥利奧尼斯便扛了尸首。當他們抬着走時，脫勞軍惡悻悻的衝撞爭奪，兩軍又奮勇酣鬪；希臘軍不能救出尸體，脫勞軍也不能搶去。同時，安梯洛克斯到了阿且里斯營帳，他正坐營門，心裏很是惶惑，因瞧見希臘軍

奔竄，脫勞軍在後追逐。尼斯托的兒子說道：「我是傳遞惡消息來的。柏特洛克勞斯戰死了，赫克托搶了他的盔甲，現在雙方爭奪尸首，很劇烈的戰鬥。」

阿且里斯聽了立刻投身地上，兩手抓着灰塵撒在頭上，又撕扯着頭髮。營中侍女們一齊大放悲聲。安梯洛克斯也頻頻揮淚，一面執着阿且里斯的雙手，生怕他憤恨悲哀至此，發生意外不測。他的母親也聽見了他的哭聲，立從海底上昇，將手撫着他的頭道：「我的兒，你爲甚麼如此傷心？對我說罷，不必隱瞞。」阿且里斯答道：「你向修士祈求，他所允許的願望都實現了；但是有什麼好處呢？我生平第一愛惜的人，已經戰死了，柏特洛克勞斯穿戴我的盔甲，又被赫克托擄去了。至於我，非報了這大仇，斷斷不願再活人世。」

西底斯說道：「我的兒子，你不要這樣說；你知道麼，當赫克托死時，你死的時辰也將近了？」

阿且里斯怒哮道：「我寧願立刻就死，我將我的朋友送上死路，我比全

希臘軍善戰，還不能保護他的性命，我呶呶使人們互相爭鬪的「怒」這一個字，「怒」使我和阿加米倫王鬪氣。至於我的命運——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當來時任他來好了。第一件我要先報了赫克托的讎怨，母親，你不必阻止我和敵人打仗。」

西底斯答道：『從你的願望罷，我的兒子，不過你沒有盔甲不能接戰；你的盔甲已經給赫克托擄去了。待我求希非史脫斯（Hephaestus），請他爲你製造一副新盔甲。』

他們正在說話的時候，戰場上脫勞軍愈逼愈緊，阿琪克斯差不多沒有力量抵禦了，脫勞軍就要搶去尸首了；若非修士差遣愛里斯報告這個消息：『快快起來罷，貝利亞斯的兒子！不然，柏特洛克勞斯將成爲脫勞狗的肉食品了。』阿且里斯答道：『我怎能够出去呢？我沒有盔甲，我也不知穿戴誰的盔甲。我可以用阿琪克斯的，不過他正在陣上爭鬪。』

愛里斯說道：『你祇要在戰濠現身，脫勞軍自會驚嚇退避，希臘軍便得進退自由了。』

阿且里斯祇得奔至戰濠，西底斯執着大盾遮護他的肩膀，望去好像金環圍繞項上，閃耀得如一團火焰。他站在戰濠，聽從他母親的警戒，並不馳入戰線之內。於是便高聲呼喊，那聲音竟如號角一般響亮，很足蕩人心魄。脫勞軍無不聳然驚慄：戰馬張惶四竄，戰車互相衝撞。阿且里斯在戰濠如是喊呐三次，脫勞軍心大亂，人馬四散逃亡，向後退却。當時傷損十二員大將，有的受自己的矛尖刺死，有的給自己的馬匹踐踏；全軍慌亂失次，祇顧脫逃生命。希臘軍乘勝扶起柏特洛克勞斯的尸首，安置棺架之上，緩緩抬向阿且里斯營帳中去了。阿且里斯手扶棺架揮淚跟隨。這一天是很悲慘的日子，希拉盼咐太陽早早西沉，使希臘軍蘇息戰場上的疲勞。

脫勞營各大將聚集會議軍事，有一個長老站起說道：『我們不要在這』

裏等待天亮最好乘阿且里斯和阿加米倫王還沒有和好的時候攻打兵艦。但是也未必會成功的。明天他還是要來戰場，爲柏特洛克勞斯報讎洩恨，在盛怒悲痛之時，自然更加兇暴。倘若我們等候他來臨，當然是我們最不幸的日子到了。我們還是回城內去罷，城牆又高，城門又堅固，誰想越過城池，必遭覆亡之禍。」

赫克托佛然答道：「這是很不吉利的話。難道叫我們都關閉在城內嗎？我們預備的全夜糧食白白糟蹋了嗎？那不是很足夠兵士們吃喝嗎？不，我們當然要在這裏通夜防守。阿且里斯若是出來挑戰，待我來應接罷，衆神賜福人們，並不一定，一會兒保佑這個，一會兒又向別一個了。」

全營兵士聽了，一齊拍手附和，他們多半是懵然無知無識，那裏忖度到明天會遭逢如何禍福。

二一 製造軍器

依里亞特

希臘軍爲柏特洛克勞斯掛孝，全軍營籠罩悲哀慘切的情景。阿且里斯站在當中說道：『衆神總不肯使人們稱心滿意。我不是對柏特洛克勞斯的父親說過，我和他的兒子凱旋回鄉之日，將奉獻他我們所得的脫勞俘。現在他已經陣亡了，我也不能再看見我的父親貝利亞史，我也註定死在此地，這都不足介意；祇願望報了赫克托的讎怨。當然，現在不必打點葬禮，要等我擄得赫克托的頭和軍器，祭奠了他，然後歸土。』侍女們將柏特洛克勞斯沐浴了，又用香油塗抹傷口，扶在床上，從首至脚用麻布蓋着，麻布之上又覆了潔白長衣。墨密敦的羣衆，通夜的哀呼號喪，人神都感覺淒惶傷悼。

西底斯到了希菲斯脫斯那裏，他是製造金銀銅鐵的神匠。她望見他正在鍛冶場勤懇工作，製成神人需用的釜鑊。這些釜鑊，底下安了金輪子，用時可以自由輪轉進出宮室。希菲斯脫斯的妻子格雷斯（Grace）一見了西底斯，連忙迎上握了她的手說道：『啊，我們最敬愛的女神，有什麼事吩咐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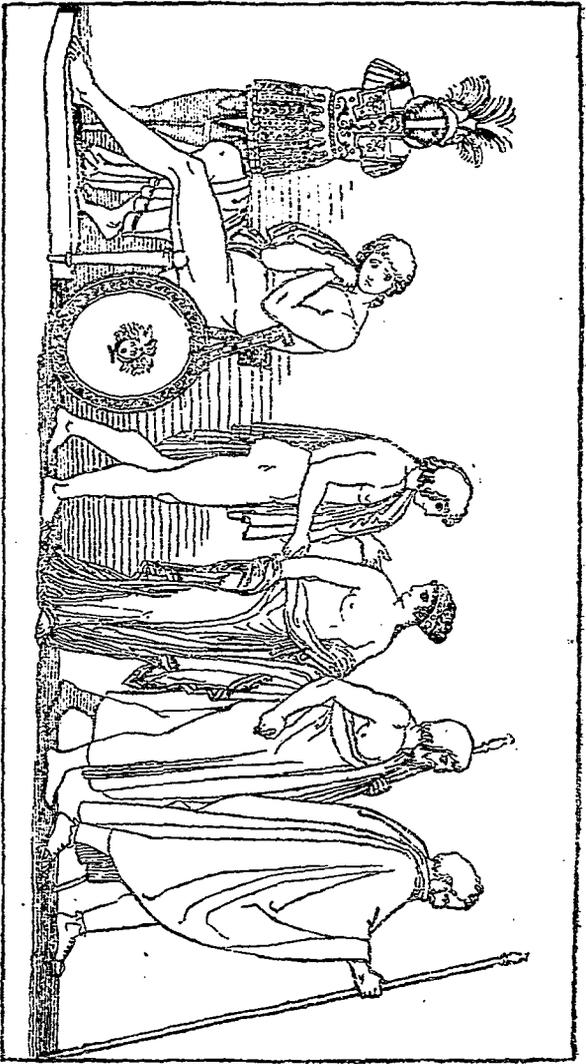
我們總是樂於奉命的。」她延請她走進屋裏，請她坐在鑲銀椅子上，腳下又安了一個小凳子。她便喚她的丈夫道：「西底斯光顧我們，她有一點事情，快來罷。」他答道：「當然的，沒有比西底斯再受歡迎的賓客了。我的母親生下我，因為是跛了腳，將我拋棄門外，西底斯和她的姊妹將我接到海裏，我和她們相處九年之久，正是我在宮旁洞裏，為她們鍛鍊了好些首飾玩具，當然我應該以我的性命來報答西底斯。」他放下工具，整理身上的衣服，扶了手杖到屋裏坐下，又說道：「告訴我，盤旋在你腦子裏的事，如果我做得到的，很願意效勞。」於是西底斯便一一對他說了，她的兒子阿且里斯如何受阿加米倫王侮辱，他是怎樣憤怒，和以後經過的事，還有柏特洛克勞斯如何死在戰場，盛甲怎樣失落。她追述一遍，又說道：「我來求你替我的兒子阿且里斯製造一個盾牌，一個盔帽，一雙腿甲和一個胸鎧。」

『一定照辦！』希非史脫斯答道，『我就替他製一副盛甲，使人見了都

要驚奇，但是我不能使他很安寧的逃過死亡呢？」

他回到鍛冶場，扇起風箱，吩咐他們工作。他向火中鎔化了銅鐵金銀，安上鐵砧，一隻手拿着錘子，又一隻手拿着火鉗。

他先製成盾牌，又巨大，又堅固，盾背鑲一個銀帶，便於把握。盾面雕成天地、海、太陽、月亮和星星。又刻兩個城邑，一城是太平歌舞景象，一城是殺戮戰爭情景。和平的城，有一隊樂人歌舞，伴送新人進新郎的大門，一羣婦女圍聚門前觀看；城的別一面，審判官高坐上面，正在判斷殺案，一個說流血代價已經償還了，因如果一個人殺死人，總須償命，另一個又說並沒償還代價。戰爭的城，城的四周一隊兵將正在攻打牆垣，城牆上站了無數軍隊竭力抵禦，城內又有一隊兵士埋伏河邊，有一羣牛走下喝水，埋伏的兵羣起奪牛，把牧人殺了，圍城的兵將聽見喊聲，騎上馬背，趕至河邊，和奪牛的兵隊奮鬥；又刻一塊田畝，農人正在耕種，另一面農人正在割稻，一羣男孩子將稻一束一束縛



着，主人站在阡陌之間，面現滿足之容，因收穫豐盛。又有一個葡萄園，園中小徑，無數年輕男女，頭上各頂一籃子葡萄，一個少年站在當中，手奏豎琴，口唱悅耳的歌曲。又刻着一羣牛走進牧場，旁有兩隻獅子分食一牛，還有一羣狗在遠遠狂吠。又有一羣男女相攜舞蹈，男的銀腰帶上懸掛了金七首，女的戴了黃金冠冕。盾的四周，鏤刻着廣闊無邊的海洋。他又造成胸鎧和金脊的盛帽，纓絡鑲在金脊之中。又有一雙錫腿甲。一副甲冑造成功了，便捧着送給西底斯。她接了盔甲，如大鷹般迅捷，立刻到她兒子的兵艦，看見她的兒子睡在地上，撫着尸骸號咷大哭，他的兵隊也是悲聲不絕。

女神站在當中，握了她兒子的手說道：『來罷，離開這陳死的人；這是禱的意思，他的命運註定該絕的。但是你要幹別的事。現在先接受了希菲史脫斯的贈禮，這副盔甲。真正是神工，凡間的人，從來不曾穿戴過。』

她說罷，將盔甲擱在阿且里斯腳邊，觸在地上鏗鏘有聲，光華燦爛，閃射

得墨密敦羣衆眼光撩亂。阿且里斯拿起盔甲，心裏十分滿足，口內說道：『母親，這真是祇應天上有了。我很自傲有這副軍器走上戰場。但是還有事使我悲苦，祇怕敵人不會擒着，柏特洛克勞斯的尸骸先就朽腐了。』

西底斯答道：『這不用煩惱，我用法保存。你先和王相見解釋前嫌，就預備出征。』她說罷，拿出仙家之寶，放在死人鼻孔，保全尸首。

二二 憤怒的結果

阿且里斯週巡兵艦，大喊希臘兵將準備赴戰，全營如潮湧一般趕到，沒有一兵一將落後，就是看守兵船的，管理糧食的，無不隨聲齊集。因阿且里斯重臨戰場，沒一個不踴躍奮臂，全營大將如狄奧米特，優里賽斯和阿加米倫王，他們因瘡口未合，都倚着長矛趕到。

阿且里斯便說道：『我們是極愚極蠢，阿加米倫王，爲了一個女子弄成如此局面，無數希臘人因此犧牲。過去的已經過去了，脫勞軍休想再乘我門

內亂而佔優勝了。現在我已經心平氣靜了。趕快命軍隊整旅出征，看看脫勞軍是來兵艦攻擊，還是在城牆抵抗。」

阿加米倫王答道：「聽呀，希臘的健兒，爲這場爭鬪，你們都責備我；但是並非我的過失，是「怒」使我如此，牠會使人們癡狂。雖然如此，我應當贖罪。優里賽斯以我的名義，送你一副儀禮，現在仍要相贈。你先坐下，待我命侍衛到兵船將這副禮物拿來。」阿且里斯答道：「啊，王，如果你是樂意，請你自己留用。我最渴望的，祇有請你立刻發令整隊出戰。」

當時最有智略的優里賽斯說道：「阿且里斯不要使希臘軍挨餓而鬪，因衆神扶佐脫勞軍，這場戰鬥，一定永久，兵士若不飽餐，從日出打到日落，那時飢渴交迫，四肢的力量還不能支撐身體。我們還是令軍隊暫時散下，飽飽的吃喝一頓，請王將禮物送到你的營帳，再請他備了豐盛的筵宴，專誠致敬；朋友構釁講和之後，都是如此。」阿加米倫王答道：「你說的很中聽，優里賽

斯，你先打發送禮，再令兵士排設筵讌。」阿且里斯道：「柏特洛克勞斯的尸首還未安葬，我何心宴飲？不用再遲延了，請希臘軍待打敗脫勞軍之後，再痛飲一場。至於我，一點肉食，一滴酒漿，都不能下咽啊。」

優里賽斯答道：「你比我強壯，貝利亞史的儿子，但是我比你年紀大，究竟多閱歷，不可令希臘軍爲死人禁食；戰場上天天都有死亡，如果如此，天天都是禁食的日子了。我寧願先安葬死者，儘一天行禮舉哀，就不至觸目痛心，漸漸渾忘了。讓活的盡情吃喝，補助心力，打仗可佔勝利。」

優里賽斯到阿加米倫王兵艦，打發送禮至阿且里斯營內，釜鑊，馬匹，金銀和女奴，第一個做領袖的便是白利西伊斯。當她看見柏特洛克勞斯陳尸床上，她禁不住捶胸抓髮，放聲悲號，因感念柏特洛克勞斯爲人溫和仁愛；其餘的女奴也隨聲哀呼，她們各自哭各的痛苦，一齊哀哀欲絕。

主和諸大將請阿且里斯上席，他固執拒絕，「我不吃肉，也不喝酒。」他

說道，「直到我報了讎恨爲止。啊，柏特洛克勞斯，我們無論是在營，是出戰，多是你預備飲食，你現在是死了，就是喪了我的年老父親，死了我的單獨兒子，我還不至如此傷慟。我時常對自己說，我一定死在這裏，但是柏特洛克勞斯會回鄉指導我的兒子，授給他我全部的產業，財寶、宮殿和奴隸。」

他說罷，放聲大哭，無數老年人都淚落不止，他們一時觸動心懷，感念故鄉的親愛。

於是全營希臘軍都忙着吃喝，諸將帥和阿加米倫王共餐，兵士也各覓伴侶飽啖，祇有阿且里斯一人孤坐，單獨禁食。修士對阿西娜道：「你不顧惜你所寵愛的阿且里斯嗎？你看希臘軍如何大嚼，阿且里斯單獨坐在那裏禁食。」阿西娜立刻從山上下降，將天上的玉液瓊漿，灌注阿且里斯胸中，使他不致給飢餓挫折了。他却毫不知覺，登時祇感着體力忽然輕健，於是穿戴了西底斯從天上拿來的盔甲，向矛套拔出祇有他能舉起的長大貝利矛。結束

停當了，就躍上戰車，對他的馬說道：『要小心呀，棕毛同斑花，今天不要離開你的主人，如同昨天丟柏特洛克勞斯死在戰場。』希拉令棕毛口吐人言答道：『啊，阿且里斯，柏特洛克勞斯的死，不是我的過失，是愛波羅殺了他，成全赫克托的榮名。你也總有一天被神人或凡人殺死。』阿且里斯答道：『我早已知道我的命運，但是除報復脫勞人的讎怨之外，其餘都不關心。』

二三 河濱之戰

兩軍正預備開仗，愛波羅對伊尼亞斯說道：『伊尼亞斯，你平常每每誇口要和阿且里斯一試高下，現在這勇氣到那裏去了？』

伊尼亞斯答道：『真的，很久以前我曾說過了。當他攻打雷尼色斯(Tyrrhenus)時，我曾和他對敵，但是給他打了敗仗，我從他面前脫逃，若非我這雙腳迅捷，早已死在他的矛尖之下了。真實的，一定有神人在他左右，使他擲出的矛，又銳又準。』

愛波羅答道：「若說他是女神的兒子，你也是的。真的，你的母親比他的母親，位次更高，她是修士的女兒，西底斯不過是海神之女。用你的矛刺他好了，不必畏懼他那兇惡的言語和面貌。」

伊尼亞斯聽了，奮然衝向隊前。阿且里斯對他說道：「這是什麼意思，伊尼亞斯？你要想殺我嗎？是不是脫勞人獎勵你來戰勝了我，擁戴你爲王，或是報酬大土地，田畝和菓子園？你不要看做這麼容易；你忘了在雷尼色斯那一天，當我面前棄甲曳兵而逃嗎？」

伊尼亞斯說道：「貝利亞史的兒子，你不必把大話嚇着我，我也是女神的兒子，來罷，我們試一試誰的手段高強。」

他用矛擲去，恰恰中在阿且里斯的盾，發出一聲怪響，便是阿且里斯也嚇了一跳。然而盾是神匠製造，凡人的矛自然是不能刺破；穿進兩層銅質，便屈曲了，第三層是黃金，四五兩層是錫質，莫想傷損毫釐。阿且里斯也舉矛拋

去，很輕快的中着脫勞人的盾，雖也不會傷着他，矛尖近在膚體祇有毫髮之差，這就使他嚇昏了。阿且里斯又舉刀砍去，拾起大石子投擲，他竟茫然不知躲避，如無神人庇護，早已喪身戰場了。因衆神判決，他和他的子孫，將來世世爲脫勞君王。柏賽頓雖然不袒護脫勞軍，因有這一段因緣，便將他帶出戰場，先將盾上的矛拔出，置在阿且里斯腳邊。阿且里斯見了，不禁大大駭愕。他喊道：『這是我親眼見的奇事，我丟去的矛，竟然歸還腳邊，中着我的矛的人，也渺無踪影了。』伊尼亞斯一定爲衆神所寵。」

他直衝進脫勞隊裏，逢人便殺。赫克托欲向前抵禦，愛波羅阻止說：『你不可和阿且里斯交手，他比你強，他力能殺你。』赫克托便站立一旁。但是他一看見他的最少兄弟被殺，實在忍無可忍，奮然衝向阿且里斯接戰。阿且里斯見他衝來，正趁了心願，自語道：『時機到了，這個真正是殺柏特洛克勞斯的讎人。』他對赫克托道：『你來嘗嘗死的樂趣罷。』赫克托答道：『你不用

把大話恐嚇我，貝利亞史的兒子，雖然勇過萬夫，但是祇藉修士賜給誰佔勝利。」

他舉矛拋去，阿西娜吹了氣，那矛便斜向別處去了。阿且里斯大喊一聲，跳躍向前，愛波羅連忙將他扒開閃避。他三次跳躍向前，三次祇擊着雲霧。第四次他大哮一聲道：『狗，四次都給你逃過生命，等愛波羅離了你，再來取你的命好了。』

脫勞軍現在四散脫逃，到了珊色斯河邊，一齊跳下，河中塞滿了兵將和戰馬，河水爲之不流。阿且里斯棄矛岸上，也跳進河內，手執利刀不停揮的擊刺。脫勞軍正如海中小魚躲避海豚——他們或匿淺灘，或伏岩石，這隻大獸祇是急急吞咽；內中祇有一個人敢來抵抗。阿且里斯問道：『你是什麼人，敢來碰我的刀尖？』那個人答道：『我是河神阿克西亞斯（Axius）的兒子，我從拔奧尼亞（Paonia）來的。』他說着，兩手的矛同時丟去，他力能平均運

用兩隻手，一矛刺中兩層盾面，又一矛中着阿且里斯的右手，登時血如泉湧。阿且里斯也擲去一矛，竟是落空，這枝矛却豎立岸上。那個人抓着矛，用力來拔，却不能搖動分毫。阿且里斯突進，將他殺了。然而他已得了榮名；脫勞全軍，祇有他能擊傷偉大的阿且里斯。

阿且里斯不止和凡人交戰，還和河神打仗。河神看見阿且里斯恣意殺戮脫勞軍，幻做凡人模樣對他說道：『啊，這是無疑的，阿且里斯，你是人間最偉大的勇士；你不止勇過凡人，並且是衆神扶佐你，保佑你，或是神祇的意思，假手於你殲滅脫勞子孫。我祇請求你離開這裏，到陸地上一任你大肆威力，因水流都給尸首擁塞滿了，不能疏通大海。』

阿且里斯答道：『我幹任何事情，都不想會觸犯你，然而我不能就此住手；如果使我罷休，除非他們避入城內，或且直到我和赫克托面對面交戰。他刺死我，或我殺掉他，這是聽憑諸神的喜怒。』

阿且里斯又回轉身來刺殺了無數脫勞人。於是河神奮力升上，沖撞他的盾，使他立足不穩。他連忙抓住岸上一株白檸檬樹，這株樹立即連根拔起，橫倒河中，枝杈四撐，擋住流水。阿且里斯心中大駭，連忙跳上陸地；河神在後追逐，意欲阻止他肆虐脫勞軍，因脫勞人虔敬河神，按時貢獻犧牲，所以爲河神寵愛。阿且里斯雖然兩腳迅捷，終被河神趕上，的確的，神比人究竟高強，他想擊斷河流，一陣一陣的浪花，滾滾的沖激他的肩膀，沉壓得他不由自主的雙膝屈下去了。阿且里斯伸兩手向天喊道：「難道沒有一位神祇憐憫我，保佑我麼？我寧受赫克托一刀，他是人間最英武的戰士，勝如我今天的遭逢，這很像牧童在曠野，忽然給大風大雨，漂滂流浪而死，死得無名。」

河神越發惱怒，他向別一條河流，他的兄弟說道：「兄弟，我們協力阻擋這個獷暴的人，不然，他一定毀滅了我們忠誠的披里安城。你將水流高高澎漲，興起大浪大濤，夾着樹幹尸首，望他衝去，使他無休無歇的漂流蕩擲，再擁

泥沙將他覆蓋了，省得他的部下在他遺骸上面，建築一座墳山。」

希拉見了這情景，對她的男兒火神說道：『趕快來援助一下，點着你的火，燃燒兩岸樹木，不但如此，也要燒沸了河流。』

火神開始燃着大火，先燒曠野中的積尸，再焚河濱的樹木，如柳樹，檉樹，白檸檬樹，都成爲灰燼；最後撒火河流，河中水藻和小魚鰻鱧之類，牠們灼痛的祇是在鼎沸的河流中翻覆打滾。河神向火神喊道：『停子手罷，不要再燒灼了；聽憑阿且里斯如何屠殺。凡人的事，對於我又有甚麼相干呢？』火神便停息了火焰；河神也不再磨難阿且里斯了。

二四 赫克托被殺

披里安王站在城牆塔上，看見阿且里斯大肆殘殺，心內是殷憂百結，不知用什麼法子救援百姓。他走下塔來，對守城門的說道：『你把小門開張，用手緊緊拉着，任兵卒趕快進來，避免阿且里斯的刀鋒。』守門將官依言開了，



兩手握住門環，兵士如潮水般汹涌而入。他們無不饑渴交迫，身弱力微。阿且里斯在後緊緊追殺，若非愛波羅救助，希臘軍可以立刻攻得脫勞城了。譬如城門開張，希臘軍正好從逃兵之後擁進，城門閉着，將要全師覆滅。當日，愛波羅用法術救護保全。他暗暗鼓動安吞勞的兒子阿近納（Agenor）的勇氣，自己便站近他的身旁，保佑他避免殺戮之禍。阿近納受神人暗示，心內勃然思逞，自己想道：『我同這些兵士一起逃罷？不，阿且里斯兩腳風一般快，被他追上，也是一死，正如懦夫小卒一般，死得不堂皇。或是伏匿埃達山上，躲藏深林之中，等到暮色臨到，再避入城內嗎？然而給他看見了，一定追來，也是趕上我了。我何如立在城牆之前，等候他來對仗呢？他也不過是一個凡人，矛尖可以刺死。』

他便站立城門面前，愛波羅更賜給他膽量。當阿且里斯近前，阿近納一矛拋去，中在他的小腿，然而腿甲反抵矛尖，竟沒受傷。阿且里斯衝上舉刀便

砍，愛波羅忙將阿近納舉起，送進城牆之內。愛波羅幻成阿近納模樣，急急奔竄。阿且里斯在後追趕，由是脫勞軍才無阻無礙的逃避城中。那時，脫勞軍真如潮湧一般，從小門奔進城內，他們早已是魂消膽落，也沒工夫顧到誰是生還，誰已殺傷；祇剩赫克托一人，站在城外史開亞（*Scaia*）門前。這些時候，阿且里斯很兇悍的一直追着假阿近納，末後愛波羅回過身來對他說道：『你爲甚麼拚命追逐我，捷足的阿且里斯？你還不明白我是神人嗎？你的暴怒，你的奔跑，豈不是妄費了一場辛苦嗎？現在脫勞全軍很安寧進城去了，你在這裏空跑了這麼遼遠，想追殺一個不死的神人。』

阿且里斯怒氣沖沖答道：『你如此作弄我，很不對的，諸神之中獨有你最會惡作劇。若不是你從中弄狡猾，全城脫勞軍也不剩一個了；但是你救了你的寵愛，却奪了我的榮名。啊，我也可以報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償還你的欺詐。』

他立即轉身向城牆奔去，好似神駿的馬駕着戰車，風一般的飛馳。他的盔甲閃耀的如秋天葡萄成熟時，天上顯現出奧利安（Orion）星光那樣閃射。人們也有叫做狗星，這星光很不吉利，人們見了會發生狂熱病。年老的披里安王看見阿且里斯，禁不住高聲長嘆，伸手招他的兒子赫克托，屹立在城門等候這驚人的勇士對仗：

「啊，我的兒子，你不要等候這個人，他會殺死你，他的確比你強悍。我願望諸神和我同樣愛憎，使他成爲狗和鷹的肉食。我有好幾個兒子，都給他殺害了，若再損傷了你，除城中百姓之外，祇有我和你的母親爲你服喪了。你走進城內來罷，我親愛的孩兒，來罷，你是這一座城的柱石。來罷，不要使我晚境遭逢厄運，親眼看見我的兒子受戮，我的女兒被擄，嬰孩拋擲地下。」

老年的披里安王含着兩眶子的酸淚，懃懃懇懇的勸告，却不能挽回英雄鐵石的心腸。於是他母親王后稀可巴也從城牆那一邊走來，悲聲淒咽的，

希望感動她的兒子。她雙手把胸膛袒開說道：「啊，赫克托，我的兒，憐憫我罷。憶念這個，你幼小時，啼飢喊餓，都是這個胸口撫慰你來罷，我祈求你走進牆內，不要等候那殘暴的人打仗。若是給他得勝了，不特斷送性命，希臘兵船兩旁的鷹和狗，將爭食你的肉了。」

她悲哀懇悃的話，也不能撼動軟化他的心，依然站定等候阿且里斯。他雖站定，心裏的思潮却是起落汹涌不止：「詛呪我罷，假如走進城牆之內，我不給先前警告我的長老們責備麼？當偉大的阿且里斯奮起攘臂時，他們不是勸告我領着百姓避進城內嗎？我現在很願意聽從他們的話，如果如此，百姓也免了殺身之禍。但是如今我已斷送了他們無數生命了。我很怕脫勞的父兄將要抱怨道：「赫克托自恃威力，應當能够保護百姓，他反引領百姓送上死路。」我還是站在這裏等候阿且里斯決鬪，不是我殺他，便是他殺我，強於逃避城內，或是放下我的盾，卸下我的盔甲，倚着我的矛，望風迎迓着說道：

「我們願獻出美麗的海倫，和巴里斯搶來的財寶，更張羅城中珍寶慰勞希臘軍，我們立誓並不反悔，祇求你們釋甲張帆離開此地。」這些都是廢話啊！阿且里斯那有羞恥和憐憫的心腸，如果我卸下武裝，他早已一刀飛來把我砍了。不，我還是披甲執矛，迎着他一鬪，試一試修士是保佑他，還是保佑我。」這些想念正盤旋在赫克托心頭，阿且里斯已經衝至，他搖着右肩上的巨大貝利矛，身上的盔甲光耀如一團烈火，又像一輪紅日。赫克托迎面一見他，不自覺的渾身戰抖，勇氣頓消，忙轉身逃避。他從史開亞門前風一般的跑去，阿且里斯也是風一般追趕，有如飛旋最迅捷的大鷹，在山中追捕一隻鴿子似的。兩人緣城牆奔走，經過防守塔，經過無花果樹林，一直跑到河流發源所在。那裏有兩個泉源，一流瀟沸如湯，一流寒冷勝雪。又有兩隻石塘，是脫勞婦女搗衣之所，當希臘軍未來之先，太平時候用的。他們一前一後又飛越過泉源，這並非賽跑，求得錦標，羊皮或牛皮製造盾牌；這個錦標，便是赫克托的性命。

他們繞城奔跑，脫勞軍在城牆眺望，希臘軍則在平原注視。亞靈匹斯山上諸神，都朝下觀望。修士說道：『我看見這慘厲的情景，我很爲赫克托傷悼。』赫克托一向虔敬我和諸神，供獻犧牲，却沒有一次懈怠。看呀，這個有力如虎的阿且里斯如何的追逐他來罷，我們商量一下，是救出赫克托呢，還是任他死在阿且里斯矛鋒之下？』

阿西娜答道：『你是什麼用意，想救一個命運註定死的人嗎？任憑你幹罷，如果你是願意，不過祇怕諸神未必能够心悅誠服。』

修士答道：『這也不是我願意幹的事，聽你的意思罷。』這些辰光，赫克托仍是奔逃，阿且里斯仍在追逐。赫克托一心祇想奔進城內，然而阿且里斯無休無歇的，將他趕向原野去了。正如在睡夢之中，一個在脫逃，一個在追逐，這個脫逃不得，那個也不能趕上。愛波羅用法救助赫克托，使他兩腳強而有力量，健步如飛，不然他總不能逃過飛跑最迅速的阿且里斯。他們繞城牆奔跑。

三匪第四次又跑到泉源時，阿西娜從空下降，對阿且里斯說道：『今天是你得勝的日子，你一定殺了赫克托，他雖然是一個威武的戰士。這是他的定數，就是愛波羅也不能救護。你站定這裏透了一口氣，我引他自來接應你。』

阿且里斯站定，倚着他的矛。阿西娜幻做岱弗柏史形狀，走近赫克托說道：『我的兄弟，阿且里斯苦苦追迫你來罷，我們兩人一齊迎上去抵擋他。』赫克托答道：『啊，岱弗柏史，兄弟之中我是最疼愛你，現在更使我愛惜，他們都躲進城內，祇剩你來扶佐我。』岱弗柏史答道：『父親母親和同人都懇求我躲避城內，但是我總不肯依，心裏實在不忍拋棄你一個人丟在城外。來罷，合我們兩人之力，和他一鬪，試一試誰勝誰負。』

於是赫克托對阿且里斯說道：『你繞城三匝追逐着我，我却不敢回身抵禦，我現在並無絲毫畏怯了。我們先立一個盟誓，今天修士若賜我得勝，送你的尸首歸還希臘軍，祇留下你的盔甲，你肯允許我同樣的待遇麼？』

阿且里斯佛然答道：「赫克托，對我不用說什麼盟誓。人和獅從來是沒有互相發誓，狼和羊也沒有條約。再不用遲延了，我們就此交手罷，我可以替朋友們報仇，尤其是柏特洛克勞斯的流血，他是最親愛的朋友。」

他說完，將大矛擲過，赫克托見了，立即閃避，連忙蹲下身體，這矛從他的頭上飛過，豎立地上。阿西娜將矛拔起，送還阿且里斯，赫克托却不能看見。他對阿且里斯說道：「阿且里斯，你的矛却不能瞄準，現在試試我的矛，不能比你更準。」他就一矛丟去，果然擲得很準，刺中他的盾牌，矛尖一觸盾面，反飛擲別處去了。於是他大喊岱弗柏史道：「再給我一根矛！」但是看呀！岱弗柏史已是渺無踪跡了。他就醒悟他的末日到了，自己想到：「諸神判定我的死期臨到了。我以爲岱弗柏史在我身邊，却不道也是躲在城內，這真是阿西娜作弄我的詭計。雖然我是註定死了，至少也要死得有功有蹟，使人們永永紀念我。」他沉吟之後，奮然舉起大刀，有如一隻大鷹，從雲霄下降，攫取食餌。

一般。他的刀還沒砍下，阿且里斯便迎上前來，他兩手一盾一矛，他盛帽的纓絡飛揚搖動，矛尖光潔如黑夜明星。他遲疑一下，不知從那一方拋矛，因赫克托身上的盛甲，就是他的，十分堅韌，能抵擋矛尖。然而祇有一處，刀矛都可以致命，就是項骨和肩膀接連之間。他看得準確，一矛過去，便刺透頸骨，赫克托立刻撲下去了。阿且里斯大喊道：『赫克托殺死柏特洛克斯，又奪去他的盛甲，却想不到還有我這一個人。現在你也撲倒了，狗或鷹要啄食你的肉了，但是對於柏特洛克斯，希臘軍要舉行榮耀的葬禮。』

赫克托的音吐已模糊不清了，對阿且里斯說道：『啊，阿且里斯，你什麼都可以固執不屈，我祇懇求你將我的遺骸，送還我的父母，讓他們親送我入穴。他們一定獻上無數金銀財寶求贖我的尸首。』

『不用對我說什麼贖金的話，』阿且里斯答道，『披里安不能夠贖回你的尸首，不，就是和你同樣重量的金子，也不能夠贖回。』

赫克托說道：「我很明白你是什麼性子的人，安在你胸前的心是鐵打成的，祇請你要提防，神人的憤怒，將要降罰到你的身上，總有一天巴里斯和愛波羅就在這個城門前殺死你。」

他的話說完，便瞑了雙目。阿且里斯說道：「死罷，你這隻狗！我的定數，如果神樂意降臨，我也歡然接受了。」

當時，阿且里斯生出極殘暴的思想，他將死人的腳踵洞穿，用牛革縛在戰車之上，一路拖回戰船去了。

安狄路曼其一點也不知曉戰場中一切經過。她坐在廳裏組織大披肩，織着人物花卉。她吩咐侍女預備沐浴湯水，等候赫克托從戰場回時洗滌。她還在做着好夢，却不知道他就是這時光陣亡了。她正說着，耳內祇聽得城牆那一面發出哀呼慘叫的音調，她慌忙立起，手中的梭也丟下了，對侍女們道：「來罷，我去看看有什麼事情，祇怕脫勞逢着什麼大災難，或是赫克托有

危險。他總是膽大包身，在戰場當先殺敵。」

她一直狂奔至城牆，好似得着癩痢病，俯下一看，看呀！阿且里斯的戰車，拖掛赫克托的尸首，向兵船去了。她登時祇覺眼前一片漆黑，便跌下地來，有如陳尸一般。

二五 求贖赫克托

希臘軍哀悼柏特洛克勞斯，舉行隆重葬禮，赫克托的尸首大受侮辱，阿且里斯天天命軍隊整列成行，拖了尸首環繞他的朋友墳墓二週。修士便召見西底斯對她說道：「到希臘營去，命令你的兒子保全赫克托的尸首，等候脫勞人來贖；我看他如此黜辱死人，很觸我的惱怒。」

西底斯立刻到阿且里斯營帳，看見他很微弱的嗚嗚咽咽悲悼他的朋友，因感傷過甚，也無力大聲號呼。她告訴他道：「修士的意思，令你等候他們來贖赫克托的尸首。」他答道：「若是神祇意思如此，我祇好遵命了。」

修士同時又命使者愛里斯見披里安王，他正坐在宮中，他的臉埋伏披巾之中，諸王子站在左右吞聲拭淚；他的女兒和媳婦，各自在宮屋內悲啼。愛里斯對他說道：「你要放寬心懷，不可太悲痛呀，我奉修士命令來的，他命你預備財寶，向阿且里斯求贖赫克托的尸首，他一定不會拒絕你的。」

披里安王聽了，他那淒涼欲絕的心，也覺稍稍寬慰。他慢慢站了起來，也不聽從王后苦口勸諫的話。「我聽見修士的使者聲音，我一定去的。我便是因此死了，又有什麼關係呢？任憑阿且里斯舉刀殺我，還得用臂再摟着我的兒子。」

他預備無數珍寶，裝上車輛，簇新的披肩，毯子，外衣，每種十二件，十個金推倫，釜鏤和盆子，還有一個塞雷史人獻的大金杯。他祇求贖回他的兒子，身外的財寶是毫無顧惜。他命侍衛們將騾子駕上車輛，又叱責他們許多暴刻的話，說他們是懦夫，劣種，虛詐，祇有天生就吃喝的本領。他們是一聲也不

敢響，一任他嗷嗷罵詈。王又自己將馬駕上戰車，衛士連忙相助結束。當獻酒修士之先，口內禱告道：『聽我的祈求呀，我的父修士，使阿且里斯憐憫我，再賜我一個好兆頭，我才敢向希臘營求贖我兒子的尸體。』

修士立刻令一隻大鷹，展開羽翼，棲集披里安王右臂之上。

王釋然驅車逕出城門，衛士在前駕着騾車。王端坐戰車，自己執轡。修士對漢米斯（Hermes）說道：『去，保護這一個君王，他未到阿且里斯營帳，不可給希臘軍看見了。』漢米斯穿上有翼鞋子，飛至脫勞曠野。他們的車輛驅至依勒斯墳墓，衛士瞧見黑暗裏有一個人影。「漢米斯的幻形」便對王說道：『我們怎麼辦呢？我瞧見黑暗裏有一個人。我們逃避好呢，還是向前乞憐？』王聽了心內不勝憂苦。漢米斯已經走近說道：『你們星夜載這些騾子馬匹望那裏去？難道你們不怕希臘軍嗎？若是給他們探知運載這處多財寶，那又怎麼辦呢？你的年紀老了，怎能保護自己？然而不必焦苦，待我來衛護你，如同

我自己的父親一般。」

披里安王答道：「那末，他是十分慶幸，有這樣一個兒子了。當然是仰藉神祇保護，遇着你這樣仗義的人。」

漢米斯答道：「告訴我實在的話，是不是因赫克托死了，怕這座城池淪爲廢墟，將財寶埋存祕處？」

披里安答道：「你是什麼人，會說到赫克托的名兒？」漢米斯答道：「我是阿且里斯部下墨密敦之一，我常常瞧見你的兒子在隊前奮鬪。」

王又問道：「赫克托的尸首已經殘缺嗎？給鷹狗吞嚙麼？」

漢米斯答道：「尸首一點都沒損傷，和死的時候一些都沒變動。他雖是死了，諸神還是很寵愛他。」

披里安王拿一件珍寶贈給這個年輕的人。但是漢米斯辭謝道：「我不能瞞着主人私受盛儀，這一定會觸他惱怒。假如你要向那地方去，我可以做

個領導，護衛你到他的營帳。」

他便跳上戰車，接過韁繩。他們到了戰壕，恰好哨兵正在進餐，漢米斯用法使他們一齊生倦瞌睡了。他張開大門，領着王和裝載財寶的車輛悄悄溜進去了。一直走至阿且里斯營門，這年輕人說道：「我是漢米斯，奉修士之命來引導你。你快快進去，擁抱他的雙膝，求他憐憫。」他說完話，便失蹤了。

披里委王慢步進了阿且里斯營帳，他剛用過晚餐，端坐案旁。王一見他，連忙投到他跟前，伸手擁抱他的膝，又吻着他的手，真正的就是這一雙殺死他許多兒子的手。他含着眼淚悲切切的說道：「憐憫我罷，啊，阿且里斯，想念你自己的父親罷。他是和我一般年高，然而他的晚境很美滿，因你是依然很壯強，他正希望親眼看見你凱旋回鄉。至於我呢，簡直祇有沉痛攢心，這三顆心搖搖欲絕，我失了許多兒子，現在他們中第二有榮名的，也死去了。看呀！我吻着殺他的這一雙手啊！」

阿且里斯見他的顏色，聽他的說話，不自覺的竟深深感動了，登時淚下如雨，憶念着自己年高的父親，又回想他死去的朋友柏特洛克勞斯。沉默了良久，才站起來說道：『你怎麼深夜敢冒險來到我這裏，老年的人？你的心真是鐵打成的。來罷，請坐下來用一點酒饌，人們當極悲慘的時候，祇好以酒肉澆愁。』

王答道：『我的兒子陳尸時候，求你不必款我看酒。你接受了贖赫克托尸首的貢禮。』

阿且里斯怫然變色說道：『你不用嘮叨了，我已決定送還赫克托的尸首，我自有的主意，讓我自己來打發。』披里安王一聲也不敢再響了，怕激怒阿且里斯。當下阿且里斯走出營帳，便有兩個侍者跟隨出去，令人卸下車輛財寶，揀了兩件外衣，一件長袍，預備掩覆身體。阿且里斯吩咐侍女們沐浴尸首，塗抹香油，令她在營外僻靜地方料理，方不至被披里安王瞧見尸首，大



肆滂沱，激起他的憤怒。她們滌淨尸首，抹好香油，阿且里斯伸出雙手，舉起尸首，放在牀上，兵士就扛上軍輜。

諸事都布置停當了，阿且里斯長嘆一聲，呼他的朋友的名兒道：『不要和我生氣，柏特洛克勞斯，我將赫克托的尸首，歸還他的父親。披里安貢獻給我珍寶贖金，我把一份祭奠你。』

他就走進營帳說道：『老年人，你的兒子算是贖回了，明天你就得親見他回到脫勞城。現在我們吃一點肉，喝一杯酒罷。』他們便坐下食肉飲酒了。席散之後，兩人互相凝視，阿且里斯見披里安儀表尊嚴，不勝讚美；披里安也在暗暗驚嘆阿且里斯英偉美壯，真正是干城之才。

披里安道：『讓我安息一下，自從我的兒子死亡之後，我都不曾合過雙眼。』他們於隱僻之處，爲他安設臥床，生怕給別一個將帥瞧見了。王將睡之先，又說道：『脫勞軍和希臘軍，想要求立休戰九日條約，因我們舉行赫克托

葬禮。」阿且里斯道：「由着你的話罷，我答應你停戰這麼些日子。」

當王就寢時候，漢米斯顯形說道：「啊，披里安，你敢在敵營安睡嗎？你趕快起來，立刻回去，阿且里斯雖然受了赫克托贖身金子，但是無論給那一個希臘將官碰見了，你的兒子們不是又要來贖你嗎？」

王聽了立刻站起，敏慧的侍衛倉忙駕馬牽騾，他們於夜色茫茫中悄然經過希臘營，竟沒驚動一兵一卒，平平安安回歸脫勞城。

一直九天，王和百姓舉行赫克托葬事大典禮，脫勞自建國以來，不曾行過如此尊嚴顯赫的葬儀。

二六 脫勞的末運

最後有一個黑將軍，名曼農（Memnon），人們都傳說是「晨」的兒子，他殺死尼斯托的兒子安梯洛克斯，自己也死在阿且里斯矛鋒之下。不久，阿且里斯在史開亞城門附近遇害，被巴里斯暗箭中着，這枝箭是愛波羅指使

的。

這時脫勞城還不曾傷損，當日有個優里賽斯監禁的先知海倫勒斯在牢內說道：『你們現在是攻不破脫勞城，要一直等到你們得一個攜了希利斯（Hercules）的弓箭的人。』他們隨後便尋訪得這個人了。他射死了脫勞軍不計其數，構成這次戰爭的罪魁巴里斯也死在他的一枝箭上。

結果，希臘軍設下計謀，選擇最武勇的大將，暗伏在一匹大木馬腹中，倉皇結束，退兵拔隊，張帆旋歸故里，其實祇駛至附近海島，又暗暗回轉船頭，潛伏城外。脫勞軍得了大木馬，拖進城內，慶祝獻神，黑夜中各大將突然從木馬內跳出，城外將士也一擁而入，由是便一舉攻下脫勞城。自圍城至今，整整十個足年了。

訂改

文藝概論

錢歌川編著 一冊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本書共分四章，於總論藝術之後，又將文學美術音樂三種姊妹藝術，分別說明；在文學概論中並論及新興文藝，俾便知道我們時代的產物，不致專囚在古人的象牙塔中。全書皆能擇要節繁，敘述簡潔，使讀者於極經濟的時間中，得到一個藝術的輪廓。與坊間出版的文藝概論，內容單就文學一方面而立論的，迥不相同。所以本書不僅為愛好文藝者所宜備閱，即中學校用作教材及補充讀物，亦極適宜。

中華書局 新出版

希臘民族的故事

美國格伯 (Guenber) 原著 廖凡譯 一冊 一元二角

故事體裁，灌輸歷史知識，文字淺顯，分課簡短，學者稱便；且希臘神話歷史，最饒興趣而有價值。內容自希臘民族之起原。至希臘之滅亡止。其中如若孫之探險，伊第澄思之身世，斯巴達之教育，奧林壁之賽會，突洛伊之大戰，荷馬之詩歌，蘇格拉底之死亡；下至馬雷頓之戰役，亞力山大帝之征伐，皆中學生不可少之常識。或採作課外讀物，或與原文對照，為學習英文自修之助，皆極相宜。譯筆明暢，曾經林語堂先生詳細校閱，尤為可貴。原書圖畫一并列入，可增加讀者興趣不少。

此書原名 (The Story of the Greeks)，早已

風行一時，美國學堂採用為教本者，不計其數；即在吾國，亦久受學界歡迎。蓋以

(語體) 天方夜談

◆ 肥體生 二冊 五角
天笑生

(語體) 依里亞特

◆ 高 歌 一冊 五角

(語體) 奧特賽

◆ 高 歌 一冊 五角

新文藝叢書

- | | | | |
|-----------|---------|----|-----|
| 旅店及其他 | 沈從文 | 一冊 | 五角 |
|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 查士元 第一輯 | 五冊 | 五角 |
| 結婚集 | 梁實秋 | 一冊 | 五角 |
| 一幕悲劇的寫實 | 胡也頻 | 一冊 | 五角 |
| 盤 | 徐志摩 | 一冊 | 五角 |
| 波多萊爾散文詩 | 邢屬舉 | 一冊 | 五角 |
| 珊拿的邪教徒 | 王質味 | 一冊 | 五角 |
| 休息 | 王質味 | 一冊 | 二角半 |

- | | | | |
|---------|------|----|------|
| 口供 | 郭子雄 | 一冊 | 三角半 |
| 一個女人 | 丁玲女士 | 一冊 | 三角半 |
| 少女書簡 | 夏志道 | 一冊 | 三角半 |
| 幻醉及其他 | 謝冰季 | 一冊 | 七角 |
| 金絲籠 | 陳楚淮 | 一冊 | 七角 |
| 春之罪 | 茅以思 | 一冊 | 五角半 |
| 犧牲 | 查士元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石子船 | 沈從文 | 一冊 | 五角 |
| 現代法國小說選 | 徐霞村 | 一冊 | 五角半 |
| 過嶺記 | 孫用 | 一冊 | 三角半 |
| 死的勝利 | 伍純武 | 一冊 | 二元五角 |
| 愛神的玩偶 | 孫孟壽 | 一冊 | 五角半 |
| 斷橋 | 曾虛白 | 一冊 | 六角 |
| 傀儡師保爾 | 羅念生 | 一冊 | 三角半 |
| 卡爾與安娜 | 陳林華 | 一冊 | 五角 |
| 愛麗兒 | 盛明若 | 一冊 | 五角 |
| 詩人柏蘭若 | 李惟建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水仙辭 | 李高居 | 一冊 | 六角 |
| 勃萊克 | 梁宗岱 | 一冊 | 四角 |
| 虹 | 邢鵬舉 | 一冊 | 三角半 |
| 阿鳳 | 胡山源 | 一冊 | 八角半 |
| 德國名家小說集 | 冷西 | 一冊 | 五角 |
| | 劉思訓 | 一冊 | 五角 |

中華書局發行

三 學 生 文 學 叢 書 高 歌 譯

奧特賽

▼一册五角 本書係希臘上古詩人荷馬之第二首史詩，與「依里亞特」為姊妹篇，敘述希臘各邦王子，聯合海陸大軍，將克勞城攻破後，各自凱旋回國，祇有依里賽斯因遺神譴，須在外漂流十年，於是依里賽斯即在歸途中，經歷許多驚心動魄的危難，漂流無數怪誕離奇的土地，如長人國、吃人國、妖人巨怪等不可思議的地方。十年之後，始得孑然一身，回國故鄉，與其愛妻相見。本書亦由高歌君根據 A. T. Church, M. A. 的散文本譯述，故較讀詩體文更易了解。

依里

亞特

▼一册五角 荷馬的兩首史詩，是希臘文學史上最古的紀念作品。自古及今，傳誦人口。高歌先生根據 A. T. Church, M. A. 的散文本譯述，所以較讀詩體的作品，更易了解。內容係述希臘各邦王子，為了一個絕世美婦人海倫，給脫勞王子誘去，於是集成海陸大軍，橫渡愛琴海，和脫勞血戰十年，書中並加精美插圖八幅，藉供讀者的清賞。

天方夜談

笑天 譯 一册五角

兒童話集

許遠 譯 一册三角半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發行
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批平天津駁家口石家莊那合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濟陽百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荷 高 中 中 中
馬 歌 書 書 書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二八八)

◎ 體語
依里亞特(全一册)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滙費)

7
142271
1997

標商冊註

